寒　月

沿着喧闹的大街一拐弯，四处骤然冷清起来。黑暗中，唯一的交通信号灯发出的红光，在寒冷的夜空颤抖着。

速见修平朝前探了探身子，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往信号灯左边的方向开。

这一带为世田谷的住宅区，最近兴建了一些超级商场和公寓。修平现在住的公寓便是3年前竣工的。

住宅区的建筑高度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这里大多是比较低矮的三层楼房。修平就住在二楼。从建筑物的占地面积来考虑，盖这样的低层楼房确乎有些浪费，随之而来的便是房价也相当昂贵，然而修平考虑到这一带很清静，距私营铁路也只有7分钟的路，十分便利，他终于还是下决心买了这套公寓。

车子往左拐弯后继续前行，渐渐地左边出现了一幢镶着白砖的公寓。

"行了，就停在这儿吧。"修平让车子停下来，付了钱后从车上下来，抬头望了望。

公寓对面的榉树上，挂着一轮盈盈欲满的圆月。刚刚听收音机上说，今冬以来最强大的寒流正在高空徘徊。此时，月亮似乎也带上了些寒意。

修平缩了缩脖子，看到公寓的入口，不由长长叹了口气。以往他与别的女人约会后，回到家里时总会感到有点心

虚。待会儿，自己将带着怎样的表情，回到正在家里等待着的妻子身边呢？要是摁一下电铃，妻子就会来给他开门，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修平总是用自己的钥匙开门。平时进门时总要说一声"我回来了"，但在今天这种时刻，修平却会一声不吭地从妻子身边绕过去。

更令人难堪的是，家里只有修平和妻子两个人。独养女儿弘美住在箱南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高中的集体宿舍里，除了周末以外是不回家的。要是孩子在家，可以和孩子说说话，三言两语也就搪塞过去了。只有自己和妻子两个人，那可是一点遮掩的办法都没有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他只好赶紧溜到里屋换好衣服，再回到起居室看晚报。一展开报纸，就可以挡住自己的脸，这样心里便多少感到坦然一些。

其实妻子房子对修平的这一套把戏，或许早就看穿了。因为同样的事重复几次后，便会不知不觉地露出蛛丝马迹。然而房子至今还从未公开对丈夫说过什么怨言。偶尔也说上几句，诸如"还是不要勉强的好"、"今天的领带可真漂亮呀"之类的，可就此也不能断定就是在指责丈夫的见异思迁。

妻子果真已经察觉到了呢，还是她仍浑然无知？有时候修平一边偷看着妻子的脸，一边心里琢磨着。

仅仅从她表面的态度上来看，并没有已经察觉的迹象。要是她已经察觉了却装得很平静的话，那她可真是够有耐力，也够厉害的了。

不过房子本来就颇为宽容，对丈夫的行动几乎从不干预，只是偶尔稍微提醒一下。况且自结婚以来，除了抚养孩子的 5 年以外，房子一直是一名自由记者，也不可能只与丈夫一个人打交道。

当然，修平一年前开始与冈田叶子交往，也不能说就是利用了房子的这一性格。叶子比房子小 6 岁，刚刚 32 岁，已婚，可没有孩子。

修平是麹町的共济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生，他在两年前结识了叶子。当时，叶子前来参加医院召开的健康管理者讲习会。叶子原来是一名营养士*，在赤坂某宾馆的健康中心就职。她来参加会议是由于她正从事健康中心成员的健康管理及指导工作。

从此以后，修平便时常在那个健康中心露面。两人之间逐渐亲密起来，一年前发展到了有肉体关系的程度。叶子与她名片上印着的"限量饮食调配师"的身份十分相符，长得小巧、匀称，看上去非常年轻。据说她丈夫在某家石油公司就职，然而表面看上去，说她独身也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虽说健康中心的成员多为一流企业的经理、董事，然而叶子在指导他们时却干得十分利落，处理问题得心应手。

今天与叶子的约会，早在 3 天前就决定了。

由于有约会，因而修平在今天早上离家前告诉妻子说：

"今天要晚些回来。"

当时房子正站在门口，她问道：

"那么，不回来吃晚饭了？"

"不回来了。我与制造商一起吃。"

修平在工作中，常常与有关医疗器械或制药方面的公司人员打交道。对妻子，他笼统地称他们为"制造商"。

---

* 营养士：持有日本都、道、府、县的许可，在公共团体中负责营养方面指导工作的人。——译注

如果她要再追问一句:“是哪儿的制造商?”他已想好了一个制药公司的名儿。然而房子并没有再问下去;本来她就不是那种爱刨根寻底的人。

“你走好!”

身后传来房子的声音,还是往常那样,既不特别冷淡也不特别热情。

房子在神田一家出版社的女性杂志做编辑工作,常常在过了 10 点以后才离家。因此,她早上有充裕的时间做早饭,目送修平去上班;晚上除了定稿的日子以外,6 点至 7 点就能回家。作为自由记者,时间上比较自由,所以尽管夫妇两人都有工作,但几乎并没有什么妨碍。现在修平对这种状态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么,我走了。”

这个早上,修平在离家时,向身后站着的妻子轻轻挥了挥手。平素总是默默地走开的,今天做出这样的举动来,也是由于晚上将与别的女人约会的那份心虚在作祟。

医院在严寒的天气里变得格外繁忙。内科自然不用说了,就是修平所在的整形外科也忙个不歇。滑雪时折断了腿、腕的伤员,以及因严寒而复发的腰疼、膝关节疼的患者都增多了。

上班的时间里,修平全然忘记了叶子及妻子的事。到了约定的 6 点钟,他去了皇宫附近的一个旅馆,在门厅内等候着。

叶子是个很守时的女人,6 点刚过 5 分便来了。才一见面,她就说:“我今天 9 点左右就得回去。”

修平只知道叶子的丈夫在某个石油公司就职,此外就没

再深入地寻问过。

叶子的家在中野，往常她总是11点左右回去。

“怎么，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有一点儿……”

看到叶子支支吾吾的，修平也不再深究下去了。在都有家庭的男女的交往中，某些时候避免过分地干预也是一种礼貌。

“要是只能到9点的话，那你8点半就得走了。”

按往常的程序，他们见面后总是先去吃饭，然后再去旅馆。要是只能到9点钟的话，便只好放弃其中的某一项了。

“你觉得饿吗？”修平问。

“我没事儿。”

听了叶子的回答，修平明白了她也盼着早些去旅馆。于是他们便去了原来常去的那个涉谷的旅馆。

由于时间不多，动作似乎有些匆忙，可这样或许反倒更富于刺激。叶子变得一反常态地兴奋。修平感到她仿佛要以浓烈的程度来弥补时间的短促。

这样，肉体上的欲望满足了，食欲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出了旅馆，与叶子分手以后，修平决定先去吃饭。中餐也好，生鱼片也好，眼下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只是一个人去就餐未免有些冷清，而眼下回家再让妻子准备晚饭也实在有些太随便了。

于是修平在道玄坂附近的一家生鱼片店吃了生鱼片饭卷后，搭上了出租车。

在接触了叶子柔软的肌肤，又饱餐了一顿后，修平感到

十分满足。然而，随着车子离家越来越近，他才注意到这时候回家似乎早了点。

与叶子约会以后，他总是过 11 点才回家。当然与制造商们会餐时，也有餐后再接着喝酒，一直到 12 点以后才回家的。对妻子说了"晚些回来"，指的就是要到那个时间才回去。可一看手表，才刚到 9 点钟。

这个时候带着一副没喝酒的样子回去，妻子肯定很吃惊。不仅如此，可能她还会识破他的不轨行为。他想索性去哪儿喝一通吧，可是转念一想：一个人去实在没趣，另外天气也太冷了。

正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车子已到了家门口。

虽然刚过 9 点，可公寓四周已是一片寂静。门房的小窗也已拉上了窗帘。修平在斜眼看窗帘的功夫，心里盘算着早回家的借口。

"制造商那边有了急事。"这个理由初一看蛮不错的。可是仔细一想：由于作为接待者的一方有了急事而中止会谈，这种说法还是有些不自然。

"一起去的男人突然病了。"这么说的话，要是她问起那个男人的名字及生病的情形来，他也许就会露出破绽。

"明天一早预定了手术。"也许这是个万无一失的理由。

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已经到了二楼。是摁电铃呢，还是自己用钥匙开门——修平疑惑着走近门口，却发现信箱里还插着一份晚报。

估计是妻子忘记取了，真是个漫不经心的家伙。修平这么想着打开了门，却见屋内一片漆黑。

修平赶紧打开灯一看：屋内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窗帘也

紧闭着。

"莫非还是我先回来了?"

妻子不在家，刚才的种种不安情绪也就自行消失了。修平总算松了口气。下面便可以喝喝威士忌，看看电视，与情人约会的事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修平走到里屋，脱下西服，换上睡衣和长袍，再回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忽然发现桌子上面放着一封女儿弘美的来信。

信早已开封了。他打开信一看，是给妻子的生日贺卡。上面写着:"永远健康! 愿您当一个出色的妈妈。"旁边又添上了一句:"这次，我将带39支蜡烛回来。"

看见这张贺卡，修平记起来了：再过两天就是他妻子的39岁生日。"那么说，再过一年就40岁了。"

修平比妻子大7岁，已经46岁了。那么再过一年，他俩就都是上了40岁的人了。

"真是快呀……"他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在心里感叹着，不由为妻子感到了悲哀。迄今，妻子虽说一直在工作，可是却从未体验过热恋的味道。就勉强算上与修平订婚以后至他俩结婚的这段时间吧，那前后也不过一年光景。此后就只是生孩子、工作。她尽管一直在干着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可眼看着就快到40了，人一天天地老起来，还是怪可怜的。

修平今天之所以这么感慨，与他和叶子的约会也不无关系。想想自己尽干些图自己痛快的事，而妻子却到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心里还是有些歉疚。

"你要是去稍微玩一玩就好了。"他一边翻弄着生日贺卡，一边喃喃自语道。

然而房子对于娱乐似乎从来都不沾边。从外表上看，她显得颇为修长，对一个中年女子来说，体型算蛮不错的了，脸长得也挺端正的。两个月以前，他俩有事在外面碰头。看她衣摆飘动着走近身来的那份神气劲儿，人们会以为她才30刚出头呢。

房子的缺憾，与其说是外表上的，还不如说是她那份直爽的性格。她脑子反应很快，做事情也干脆利落，有时似乎还略胜男人一筹，因而总让人觉得她少些情趣。

总之，她不是男人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

漫无边际地想着妻子的事，喝着威士忌，不觉已过了10点半了。

"难道她加班了？"

房子晚归的时候，事先总要打个招呼的。说好"10点钟回来"，准是10点钟回来；说好11点的话，11点肯定打开家门了。那么精确地遵守时间，也是她没劲的地方之一。

于是继续边喝威士忌边看电视，渐渐时针已过了11点。

或许是由于在做爱以后喝的酒，酒精的反应很快就上来了。

"可是也太晚了点儿。"修平刚回家时，看见妻子不在还觉得挺心安的，可现在却对此有些生气起来。他正要又一次举起玻璃杯，电话铃响了。

冬天的深夜，铃声听起来格外刺耳。修平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抓起电话。电话里冷不防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已经到家了吗？"

"什么?!"

修平不加思索地反问一句，只听那边“啊”地惊叫一声，电话断了。

修平一时不知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侧着脑袋，一动不动地握着对方已经撂下的电话。

方才听到的分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的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或许更小一些。不知是否由于夜晚的缘故，那声音听起来象是含浑不清的窃窃私语。想到这里，修平放下了电话。

“这会不会是给房子的电话呢？”

修平又坐回到沙发上，看看餐具橱上的时钟，这时已是11点20分了。他在已经喝光的空瓶里注入纯酒，一口气把它喝干。热浪很快就涌了上来，嗓子又烧又呛。待这些感觉平息下去后，他又一次想到了刚才的电话。声音无疑是男人的。那男人说了句“你已经到家了吗”，然后就放下了电话。起初，修平也想到有可能是谁打错电话了。可要是那样的话，道一声歉也就完了。然而打电话的人显然很惊慌，还不由地“啊”了一声，随即挂上了电话。那样的惊慌可是有些不太寻常。要不是打错了的电话，也不是给自己的电话，那么就是给妻子的电话了。

“然而，为什么要给妻子打那样的电话呢？”

既然他问了“你已经到家了吗”，那么就是说在这以前妻子是与打电话的人在一起。他们分手后他又打电话过来问一下，意外的是修平接了电话，这使他很狼狈。他会觉得这一下可完了，于是留下一声惊叫，挂断了电话。

要是以上推论当真的话，那么妻子今晚是与别的男人有了约会。

"简直是……"修平嘟囔着，摇了摇头。

妻子与自己以外的男人幽会，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作为一名女编辑，她偶尔晚上也有与男人交往到很晚的时候。可那些都是工作上的交往，与桃色行为没有什么关系。以前，修平就这方面的事曾经问过妻子。

"编辑部的工作多是晚上干的，你们那儿的男女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顿时，房子愣了一下，随即又很生气地反驳一句:

"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检点的女人吗?"

"我不是指你，我是问一下别的编辑有没有这样的事。"

"别人的事，我可不知道。"

的确妻子是太生硬了些，她的行为也从不暧昧。只要一问她去哪儿，与谁见面了，她总能给予很干脆明白的回答，从不给人留下任何疑虑。

老实说，修平甚至希望妻子也能稍微出去玩一玩。

她离家时总是带着满脸认真的表情，回家也大都是在事先预定的时间。象她那样一心一意地工作本来也没什么不好的，只是仅仅只有工作，使她原来就颇为欠缺的女人味儿更少了。

"要是有合适的男人，她稍微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不好的。"近来，由于自己干了亏心事，他甚至冒出了这个念头。

因此，他总觉得今天突然想到妻子有什么不轨行为这种念头很荒唐，仿佛自己是在读一部小说的一个情节似的。

可是毕竟已成为现实的是，妻子还没有回来，又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从这个男人的语气来看，慌慌张张的很不一般。

“有可能是当丈夫的蒙在鼓里吗？……”

修平哼哼着，脑子里不由地浮现出妻子的肌体来。尽管快到40岁了，房子的乳房和腰还是那么细腻、柔软而富于弹性。年轻时还黑瘦一些，近来渐渐变得丰腴起来，肤色也变白了许多。

房子的肌体与陌生男人的形象重叠到了一起，两人嬉闹着。房子让别的男人也同样干着她曾允许自己干过的事。

脑子里闪过这么一幕，修平顿时就心神不定起来。他又倒了一杯纯威士忌酒往喉咙里灌下去。

不可思议的是，当他一想到妻子也可能有见异思迁的行为时，妻子的肌体也变得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真混蛋……”他斥责着胡思乱想的自己，又看了看表，已是12点差10分了。

妻子往常晚归时总是临走前打了招呼的，而且要是太晚了还在外面的话总会打个电话回家。今天这么晚了也没电话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呢？修平从一时的狂想中清醒过来，开始为妻子的安全担心了。会不会突然得了什么急病倒在路上了，或者碰上了什么交通事故？就算她与刚才那个男人有了什么约会，那个男人总是估算着她快回家了才来电话的吧，那么她也应该已经到家了。她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会不会在与那男人分手后又被卷入什么事件中去了呢？

这么想着，在修平脑子里那个男人的电话或是妻子的不轨行为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无论如何，但愿你能平安地回来。”

他再一次看了看表，又喝起了威士忌。这时，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声。

修平慌忙把酒杯放回桌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房门。他听到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看来妻子终于回来了。修平正准备起身，因为门并没有上锁。然而妻子似乎立刻便注意到了这点，很快就传来了开门声，接着好象她进屋了。

修平背对着起居室的房门，继续抽烟。他方才还在期待着她的平安，这会儿知道她已回来了，登时不觉又变得怒气冲冲了。原来想在她刚进屋时便怒吼一声，现在看来，在这种场合下满脸不高兴地沉默可能效果更好。忽然他想看看妻子回来时是什么样的表情。

正当他转过身来，窥视大门的时候，妻子已推开起居室的门进来了。

"嗳……"

她轻轻招呼一声，随手解下了围在米黄色大衣上的围巾。肩上挎着的黑皮包，是她上班时总带在身边的。

"你早就回来了呀。"

"9 点钟回来的。"

"你不是说今天要晚回来的吗？"

房子将包放到电话桌上，开始脱大衣。她在罩衫里面穿着苔绿色的套裙，与平素的装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她脖子上挂着的两圈真珠项链，对她来说略显华贵了些，这似乎是唯一可以显出与平素不同的装饰了。

"你是与制造商一起吃饭的吗？"

"原定是那样的，可是……"修平开始后悔不该一开始就把 9 点回家的事告诉她。他强调在家里等了她这么长时间，这反而成了她反击自己的把柄，"对方有了急事，所以只是匆匆吃了顿饭。"

“是吗？那你干吗不告诉我呢？”

“我人并不在那个公司呀。”

“那你也可以在出门前打个电话过来嘛。”

“对方突然起了变化，我有什么办法？”

平时妻子回来晚了，修平也并不会发火。尤其是他与别人幽会以后，总是分外提心吊胆，甚至让妻子倒杯茶也有所顾虑。然而今天在妻子晚归的情况下，又来了奇怪的电话，于是修平满腹的不快便全都溢于言表了。

房子察觉到修平与平时有些不一样，便进卧室去了。

修平独自呆在起居室里，重新考虑刚才妻子的态度。准确地说，从妻子的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她有任何心神不定的痕迹。然而再细想一下，妻子在开门时对修平的归来应该有所察觉。打开门，看见入口处的鞋就该完全明白了的。这样，一直到她进入起居室为止，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她完全可以镇静下来，对于怎样去见丈夫也就可以有颇为充分的心理准备。修平在和人幽会后回家时也是这种情形。尽管如此，要是干了亏心事回来后，总会在什么地方显得不太自然的。就是对幽会富有经验的修平有时还做得挺笨拙的；那么对于不习惯于寻欢作乐的妻子来说，要是与别人约会的话，事后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修平注意到：妻子这么晚回来，甚至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平时她总要老老实实地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却显得那么平静。也许她还有这么一种心理：你明明说好要晚回来的，却这么早就回来了，那么即使你有什么怨言，也是没道理的。的确，要是她抓住这一点的话，修平就该心虚了。无论如何，自己确实已干了亏心事，也不能仗着自己回来早了

就耍威风。

修平边琢磨边喝着酒，这时妻子出来了。已经过12点了，他以为房子一定换上了睡衣，谁知她却在蓝裙子上面套了一件灰毛衣。

"给我沏杯茶什么的吧!"

房子望了修平一眼，弄茶去了。修平看着桌子上的信，冲她的背影说了声：

"弘美来信了。"

"嗨，真讨厌!"

看来她是对那39根蜡烛有些不满。那边传来了点燃煤气、水烧开了的声音。待这些声音消失、四周安静下来时，修平问她：

"你这么晚去哪儿了?"

"干完活，去喝了点。"房子正背对着修平沏茶。

"太晚了，真让我担心。"

"又不是孩子了，没事的。"房子将茶碗放在盘子上，端了过来，"你喝酒了? 是和大家一起吗?"

"是啊，怎么了?"

房子打开电视，与修平并排坐在沙发上。电视上夜间节目的主持人正与裸体的、刚刚成名的女演员交谈。看上去房子并不特别想看电视。修平注视着她的侧面：

"刚才来了个电话。"

"谁来的?"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个男人的声音，只问了一句'你已到家了吗'。"修平偷偷看了妻子一眼，房子一直盯着电视屏幕，"等我说话时，那边马上就挂了。"

"不会是谁打错电话了吧?"

"可是，他很惊慌地'啊'了一声。"

"近来，玩恶作剧的电话可不少哇。"

"不过，那可的确是慌慌张张的声音。"

"肯定是谁打错了，还说那样的话，真是个冒失鬼。"房子偷偷地乐。看着她的笑脸，怎么也想不出她会去干什么与别人幽会的事。

"真是困啊……"

"我去铺被褥吧。"妻子又进了卧室。

本来修平就不喜欢用床，还是喜欢在干干净净的日本式房间的地板上铺上被褥睡觉。然而，象女儿弘美那样的女孩子，却是主张用床的占多数。弘美曾笑嘻嘻地宣告过:

"而今，垫被褥睡觉已经不时兴了。"

然而，在修平看来，床不仅太占空间，而且躺着也不舒服。从他职业上接触的腰痛病患者的情况来看，他们往往是在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弹簧床上躺出病来的。躺在弹簧质量不过关的床上，腰部很容易陷进去,时间长了便会导致脊背的轻度扭曲。这种睡法不仅使脊梁负担很重，而且还会逐渐地由腰疼转化成椎间盘突出症。当然买那种颇有硬度的、结结实实的弹簧床，问题就不是太大了。然而要是在榻榻咪上铺上被褥，就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了。

女儿弘美曾宣布:

"我将来是要和喜欢床的人结婚的。"

想当初，修平在结婚之际也考虑过用床。然而双人床尽管很有罗曼蒂克的味道，不过两个人靠得太近反而弄得心里不踏实。一想到每天晚上将和妻子紧贴着肌肤一起休息，他

心里便犯嘀咕了。修平的一位朋友，结婚不过半年便将双人床换成了两张单人床。虽说是夫妻，也会有拌嘴的时候，有时候说不定谁就愿意一个人睡。遇到这种情况，要是用双人床的话那可就一点逃避的余地也没有了。

幸亏修平当初用的就是被褥，才不曾陷入那种困境中。被褥的好处就在于两条并列的被褥相对独立，既有类似一对单人床的感觉，又不至于完全分开。换句话说，被褥兼有双人床的亲切感与单人床的独立感，集两者之长于一体。

"被褥已经铺好了。"妻子招呼道。

"嗯。"

看来妻子今晚也有些累了。

修平站起身来，进了卧室。

这是一个铺了6张榻榻咪的房间，窗子朝向东面。窗子左边靠墙处立着一排日式衣柜、西式衣柜及梳妆台。并列的两条被褥与衣柜并行，头朝着窗子的方向。枕边的台灯映照出室内的一块圆形空间。仔细看看四周，依然是那个寻寻常常的卧室。

可是修平进了被窝后，才注意到他与妻子的被褥之间留着一小段距离。估算一下这段距离，大约有10厘米左右。他把脚伸过去，得通过中间这一段冷冷的榻榻咪。严格说来，在此之前修平还从未留意过他俩被褥之间的距离。即使过去两条被褥之间也是留有空隙或是部分重叠的话，他也不会知道。他总是一钻进被窝就睡着了。

为什么偏偏今天就注意到了这个呢？

不知怎地，总觉得这条空隙不象是偶然出现的，而象是妻子有意留下的。要是出于偶然的话，中间总会有些歪斜，

不至于这样整整齐齐的。

为什么，她偏偏要在今天留下这么一条空隙呢？倘若是她故意留下的空隙，那莫非就是表明她今晚没有亲热的欲望了？

修平的耳边，再次响起了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

妻子或许是和那个男人有过约会了。她在铺被褥时留下这段空隙，莫非就是她做了亏心事后不觉流露出来的一种迹象呢？

想到这儿，修平回想起他问过叶子的话。

“要是你今晚回家后，他向你提出要求怎么办？”在他俩亲热完了以后，修平毫不掩饰地问叶子。

“当然我不会接受了。”

“那万一他一定想要你呢？”

“我可以拒绝。”

“那样不会吵起来吗？”

“我可以说我累了，身体不舒服，找借口还不容易。”

“要是那样，男的就只好忍受了。”

“没有兴致时，太勉强了也没趣呀。”

“我说，一个晚上，总不能对付两个人吧？”

“算了吧，别再谈这个了。”叶子皱起了眉头。

修平没再往下问，他还是有些不明白。有的男人即使在女人不愿意的情况下也要强求，并能从中获得快感。即使在不是那么自私的男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在遭到拒绝后，想满足自己欲望的要求往往变得更加强烈了。至少对自己来说，碰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轻易告退的。

“房子决不会干那种淫荡的事。”修平自我安慰着，将台

灯调暗一些，闭上了眼睛。

可是再想睡觉时，头脑反而变得格外地清醒起来。往常与叶子幽会后，再喝几杯威士忌，总能很快入眠的，唯有今天晚上，睡意全不知跑哪儿去了。

无可奈何中，修平冲着起居室拉门的方向喊了声：

“哎……”

没有回音。他又喊了一声，房子的话音传过来了：

“怎么了？”

“你也累了吧，早点睡吧。”

“好。”房子简短地应了一声。接着传来她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她说，“我先洗个澡再去睡。”

年轻时，他常常在妻子洗澡时强行闯进去，他们有时还为此吵起架来。现在他早已没了那种精力。不仅如此，连拥抱妻子的次数也少多了。一个月内拥抱她两、三回，也算是多的了。尤其是近一年来，有了叶子那样的情人，拥抱妻子的次数一个月内也就是一次左右了。不知房子对这种变化是怎么想的，他还从未听她直接说过什么怨言。

对此，修平一直认为她仅仅是由于工作太忙，因而欲望也就减少了。然而，万一妻子也有别的发泄欲望的方式，那事情可就不一般了。

“真见鬼，怎么尽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修平狠狠骂了自己一句，打了个哈欠，合上了眼帘。

春 雪

午后开始下的雨，到黄昏时分又变成了雪。

速见修平在5点钟离开医院，搭上了开往新宿的电车。与冈部叶子约会时，只要碰上下雨或下雪的天气，修平便会稍稍感到些欣慰。雨雪天，两人在外面一起走路时，只要前面撑上一把伞，便可挡住别人的视线。平常令人厌烦的雨雪，却是他俩约会时的保护神。

不过，今晚的约会可与天气没什么关系。一会儿，他与叶子在新宿西口的某旅馆约会，吃完饭就进房间了。所有的活动都只是在同一个旅馆内，没有必要出去。尽管这样，下雨天还是让他心安，毕竟与别人的妻子约会不是件太简单轻松的事情。

在约定的6点钟，修平到了旅馆入口右侧的咖啡厅。不过5分钟，叶子出现了。他喜欢叶子，原因之一便是她十分守时。或许正因为她在健康中心工作时要与各种各样的人约会，故而养成了这个好习惯。

“让您久等了吗?”今天，叶子在白色的无领开襟短衫套裙上挂了一串珍珠与黄金相间的项链。外面没穿大衣，这使她在寒意未尽的3月天气里，显得格外年轻。

在这以前，他与叶子的幽会大都是在鸳鸯旅馆。但是出入那一类的旅馆总是不太好意思。对修平来说，尽管也算蛮不在乎地干着那种事情，可至今为止他毕竟还没有成为那种

厚颜无耻的人。况且那一类旅馆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干净。当然床单、浴衣看来都是每次更换的，可被褥却似乎老也不换。就这点上说，普通的城市旅馆就干净得多，而且两人进旅馆时的感觉也自然多了。在那儿约会也很方便，只要手里有钥匙，便可自由地进出房间。然而城市的普通旅馆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房价就高得多。只用上两三个小时，这种旅馆照例要收一天的费，而在鸳鸯旅馆却便宜多了。另外，鸳鸯旅馆还有能照见床上情形的大镜子、性感的电视录像等特殊设备。

当然，最初去鸳鸯旅馆的目的就与去普通旅馆不太一样。有时，修平会觉得去普通旅馆似乎不太够味儿。不过近来，修平对这类别出心裁的玩艺儿也有些厌倦了。起初，他的确觉得这些东西很稀罕，也很刺激，渐渐看惯了就感到腻味了，不久就有些讨厌这一套了。相比之下，他还是喜欢普通旅馆干干净净的屋子，在那儿心境可以安宁一些，也更富有情趣。不用说，叶子也更喜欢普通的旅馆。相约时说的"在某地的某个旅馆内"，便是指租用那儿普通旅馆的房间的意思。在叶子和修平都有充裕时间的时候，他们就去普通旅馆。

这样看来，今天晚上的约会是他们相隔很久以来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尽情享受的一次了。

他俩在咖啡厅见面以后，很快就去了三楼的一家日式餐厅。

作为营养士的叶子，不愧是一名出色的限量饮食调配师。她在健康中心就是专门调配别人的限量饮食菜谱的，因而对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十分熟悉。叶子坚持认为日本菜是

中老年人的理想菜肴，她自己也比较偏爱日本菜。

坐在柜台前面，他们开始点喜欢的菜。进入 3 月以来，新鲜的笋已经上市了，他们便要了一份加了[redacted]的嫩笋和鱼的拼盘。这东西又脆又鲜，咬起来很[redacted]了加吉鱼生鱼片、一碗文蛤。

很有趣的是，叶子在日式餐馆里[redacted]鱼的[redacted]片及过冷的烧烤食品。“那些东西，在[redacted]可以[redacted]的嘛。”她认为。

由于修平夫妇俩都在挣钱，所以他[redacted]济上颇[redacted]象今天这种花销他还是蛮可以应付的。在旅[redacted]用相当可观，弄不好往往比住宿费还要贵。象今晚这样，在旅馆吃了晚饭，再租用一间房间，一共大约需要 3 万日元多一点。

修平向来都是将基本工资交给家里，此外的特别津贴便留下来作为自己的零花钱。对这一点，由于妻子房子自己就在外面工作，她自然也是不会不明白的。这样，他每月固定地能有五六万日元的零用钱。另外，他受私人开业的医生之托帮忙做些手术，也能收到一些谢礼。这些钱全加起来，他每月手头便可有十五六万日元可以自由支出。这自然得益于他自己的工资，同时也得益于他妻子的工作收入。

餐毕，两人照例乘上电梯去客房。在叶子到来之前，修平早已去服务台要了钥匙。幸亏电梯上只有他们两人。到 18 层下了电梯，他们进了右边走廊中段的一间客房。

“这么大的双人床呀！”由于平时他们用的总是小号双人

---

* 木鱼，为一种调料。——译注

床，所以叶子显得格外惊喜，“今天这么奢侈呀，怎么回事？”

听到叶子的问话，他含笑不语。今天在大雪天里坐车来旅馆的路上，他忽然意识到房子或许也正在哪儿寻欢作乐。今晚之所以这么铺张，或许与他的这个念头不无关联。

当然，自1月末那个奇怪的电话以来，他从妻子的行为中也看不到有什么可疑之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那确实是个错打来的电话。然而，修平也并不因此就完全打消了疑虑。在感觉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同时，他仿佛还感到自己被她非常巧妙地骗了。

“今晚可以晚一些回去了吧？”

“只是，11点左右就得……”

要是叶子11点离开旅馆的话，她回到中野的家里时大概是11点半。在叶子晚归的时候，她丈夫在干些什么呢？由于这关系到别人的家庭，修平有时颇感不安。从叶子口中，修平知道了她丈夫出生在一个规矩的人家里，他常常加班或是出差。要是他在家的话，叶子就告诉他自己是忙工作去了。可是，他对于这些话，从一开始就相信了吗？

然而，有关叶子家里的事，修平还从未深问过什么。曾经几度也想问些什么，可总担心那样一来，两人之间维持至今的那种微妙的平衡感就会崩溃。

“夜景真美呀！”站在窗边望着夜景的叶子，体态显得那样匀称，一眼望去就象是一幅美好的图画。要是她个子再高一些就可以去当模特儿了，而叶子身上还洋溢着一种比模特儿更加健康的美。

仿佛是受了叶子优美的体态的诱惑，修平不由走过去，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叶子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爱抚，缓缓

地回过头来，将头埋在他的胸前。

叶子比妻子矮得多，修平很轻松地就抱住了她。他轻轻地吻了吻她，就想把她抱到床上去。

“等一下。”叶子从修平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关上灯，开始脱衣服。

于是修平就在床上等着，她从另一边上了床。修平打开枕边微弱的壁灯，抱住了她。

叶子的身段格外美妙，她的臀部和胸部尤为丰满。修平逐一地亲吻她身上的各个部位，叶子终于哀求他：“我要你。”修平慢慢地进入了她的体内。行为完全是叶子在控制着，而她却让他感到似乎是她在奉献。

相比之下，妻子则单纯得多。修平感觉她从不故意拐弯抹角。总是要求用十分规范的方式开始，又用十分规范的方式结束。他与妻子在一起时很拘谨，而与叶子在一起时心里却轻松得多，因此也可以更加淫荡地发泄。

在鸳鸯旅馆里，由于有那些刺眼的装饰及周围的镜子，使他俩做爱时那种猥杂的样子全都在脑子里遗留下来了；然而在整洁的普通旅馆客房里，完事后却只留下干净、平稳的感觉。

现在，叶子侧躺着，轻松地望着修平。

“你在想什么？”修平问。

“唔……”叶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修平想起了今天离家前，对妻子说“别给我准备晚饭了”时的情景。原来妻子要听他这么一说，必要问一句：“有什么事吗？”近来却几乎不再往下问，自然今天也是照例地沉默。

“刚才好吗？”修平尽量想忘掉妻子的事，便问叶子。提

问也许太坦率了些，叶子没有吱声，微微点了点头。

"今晚你回家后，万一他想要你怎么办？"修平又问。

"……"

"能拒绝吗？"

"我们俩，已很久没有那种事了。"

修平支起上身，在暗淡的台灯灯光下看着叶子的胸部。她虽说已过30岁了，然而皮肤还是那么富于光泽，圆圆的乳房紧紧地束在胸前。对于这样迷人的肉体，她的丈夫怎么会没有欲望呢？

修平用食指触摸着她的乳头，说道：

"他对于你的用心不专，一点也没有察觉吗？"

"他不可能知道。"

"那他总会有所感觉吧？"

"这倒有可能。"

"那么，他还那样平静吗？"

"总是不太痛快吧。"

"难道就象看着别人的妻子那样？"

叶子噗嗤一乐。门外响起了轻轻的说话声，不久那声音远去了。似乎有两三个男性房客从门前经过。

"我知道，他一定对你很着迷。"提起叶子的丈夫来，他本应该称呼"你丈夫"或"你先生"的，可不知怎地总说不出口，"他对你很着迷，所以他才在忍受的吧。"

"兴许是那样吧。"

没想到她这么干脆就承认了，修平心里不由掠过一丝嫉妒：

"换了我的话，那可受不了。"

“我也这么想，因为你爱你的夫人嘛。”

“并不是那么回事，对妻子的三心二意视而不见，是有损丈夫的名誉的事。”

“就是女人，对男人的寻花问柳视而不见，也够讨厌的。”

这么说也确乎有理，只是他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似的。

“不过，你的那位丈夫够了不起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不起，不过他人还挺和善。”

“对此，你总是津津乐道吧？”

“也不是，太和善了也有让人为难的时候。”

看来叶子的丈夫是一位温和的少爷，在家里或许是由叶子一手操纵的。

“那么，你不想和他分手吗？”

“和他分手后，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冷不防经她这么一问，修平有些不知所措。叶子吃吃地笑了：

“算了吧。我只不过是你玩玩的一个对象而已。”

“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觉得你在开玩笑。”

“我只要从你那儿，能享受到做为一个女人的快乐，就很满足了。”

听她这么一说，修平只是有些难为情，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你还这么年轻，肯定会碰到更好的男人的。”

“可是我，也许有点恋父情结吧。”她直率地这么一说，使修平又有些惶惑不解了。“我真想与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在一

起。"叶子又说。

"那么，你的那位就默默地等着你吗？"

"得了吧，他也有他自己的乐子。"

"你有明确的证据吗？"

"男人撒谎可不在行。他想骗我，可我早就明白了。你的妻子肯定也知道你干的事。"

突然间提到妻子的事，修平不由将放在叶子胸前的手移开了。

"她没说过什么话吗？"叶子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话。"

"因为你的夫人有涵养，所以她即使知道了，也会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她有可能知道吗？"

"你要是出去会别的女人，对自己的穿着或手里提的东西都会格外注意，以便使自己更潇洒一些。另外，还有诸如找一些无关的借口、突然变得格外地体贴啦等等，总会显得有些不对劲的。"

听她这么一说，修平觉得自己的确被她一一言中了。他问叶子：

"那么，你家里也是这种情形吗？"

"我的丈夫还不至于那么狡猾。听听别人的事情，可有意思了。"

从叶子明朗的语调中，已听不出刚才的做爱还对她有什么影响。

"我的朋友中，也有与别的男人有交往的，她们的丈夫对此也一无所知。"

"看来你有不少这样的朋友了。"

"有好几个呢，而且她们之间也很自然地相处得很亲密。"

"交换情报吗？"

"与其说交换情报，还不如说是为了安慰丈夫。一般的丈夫只要一听说妻子是与哪位夫人在一起，便感到安心了。"

"原来是保护伞呀。"

看来不只是与别人私通的丈夫们绞尽了脑汁，他们的妻子们也同样群策群力，用尽了智慧。

"我知道，还有人每个月到名古屋去与情人见面呢。"

"就特地从东京出发吗？"

"那男的住在大阪，因而他们的中间站便是名古屋了。那两人，虽然每月只见一次面，可是够浪漫的了。"

"即然那样，丈夫还能不知道吗？"

"只说是去朋友那里玩了，没有关系的。"

"可是，真要是调查一下的话，马上就会露馅吧？"

"不过男人一般不干那种事。似乎所有的男人都以为唯有自己的妻子是最忠实的，何况都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了，还去尾随妻子的话，自尊心也不允许呀。"

的确是这样。现在修平即使已觉得妻子的行为有些可疑，可也不愿意请人去调查此事。

"难道蒙在鼓里的，尽是当丈夫的吗？"修平又一次想起了妻子的事。房子自己有工作，所以她甚至都不用拜托女朋友们帮忙。只要一说是出差，别说是去名古屋，就是福冈、札幌等地也是可以来去自由的。事实上，她现在就常常去大阪，大概一个月去一次。房子外出时，为了让家里放心，总

把旅馆的名字告诉家里，可这也并不能证明她就没干什么亏心事。

“那我能不能也带着你，离开东京去旅行呢？”

“你是说想带我出去吗？”叶子抬头问。

“要是只出去一天左右没问题。你也别急，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吧。”修平说，“6月份，我在札幌有一个学术会议。”

“开学术会议，不行吧。”

“也不一定不行。”

在会议期间，他是与医院的同事以及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出席的；然而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学都各走各的了，还是很自由的。

两人离开床的时候是10点半。进房间时，电视塔上还是明灯高照，这会儿灯几乎已熄灭了一大半。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也明显减少了。

“嗳，下次我们跳舞去怎么样？”叶子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在新宿，有个非常安宁的地方。”

“我可不跳迪斯科。”修平说。

“不对，那儿虽说是一个舞厅，可基本上是以正经的中年人为中心，整洁得很。”

“那么，都是夫妇两人去的喽。”

“也有那样的，不过好象也有不少是情人。就是同性的一起去也可以呀。”

“看来，你也在那儿与不相识的男人跳过舞？”

“朋友带我去过。”

“多危险哪。”

叶子的身材很好，运动神经又颇为发达，估计舞跳得也不会差，无疑她在舞场上会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修平微微有了些嫉妒。

“没关系的，大家都是喜欢跳舞才来的。跳舞不也是一种很合适的运动吗?”叶子说道。

“可是，那儿也有追女人的吧。”

“有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去那种地方的?”

“半年前左右吧。不过我才去过两回。”

“好了好了，你又能多几个暧昧的伙伴了吧。”

“你要是担心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吧。那儿可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什么叫各种各样的?”

“从年轻活泼的女孩子到美丽优雅的夫人。不过更多的似乎还是我这样的老太婆。”

叶子才三十出头，离成老太婆还差得远呢。

“男的都是些什么样的?”

“都是些衣冠楚楚的职员，并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气氛。”

“这么说，那些男人们都是公司下班后直接去那儿的了?”

“嗯，有些人好象还是皮包里装着舞鞋去的。”

修平知道中年职员下班以后可去的地方，不外乎酒吧及麻将牌庄，现在看来还有人去舞厅。他问叶子:

“丈夫们下班后去的地方，妻子们都不知道吧?”

“反过来说，妻子们去的地方，丈夫们也不知道呀。”

此话的确说得在理。修平感叹道：

“看来是谁都不想回家呀。”

“也有人是出去发泄对工作的不满的。”

“可那样不觉得有些淫靡吗？”

“我只是觉得人的心胸太狭窄了些。”

“要是在那种地方碰到什么熟人，可就麻烦了。”这一瞬间，修平在脑海里想象着妻子在舞厅的样子；而在现实中，他还是不能相信妻子会去那种地方。

“怎么样，我们走吧。”修平这句话刚出口，心头立刻就感到了某种重压。此刻若是在鸳鸯旅馆，只要将钥匙交还给服务台，算一下帐就行了。而在普通旅馆，一个客房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要离开，总让人觉得不太自然。这儿几乎所有房客都是住在这里的，可他们只呆一会儿就走，无疑是来旅馆消磨时光的。带个大旅行包来还能装做是旅行者的模样，倘若空着手的话，就更不难让人明白是专为男欢女爱而来的了。

今天修平离开医院时，除了皮包还特地带了一个大纸袋来。纸袋里装的是放在主治医生室的那些书。那些书他早就想带回家了的，这次正好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还能让人看起来有不少行李的样子。

对于隐密的欢情，类似的聪明和辛苦还是很必要的。

过了11点以后，旅馆的服务台外总算还比较清静。在宽宽的柜台前面，两位工作人员正十分无聊地站在那儿。

修平走到右边的“会计”窗口，递上钥匙。

“您要走吗？”带着一副无边眼镜的服务台工作人员问他。

“出了点急事，请算一下帐吧。”

“哦，明白了。”

无论是住一夜，或是用几个小时，对旅馆来说，只要你付了钱就没什么问题了。修平知道了这点以后，才算放下心来。

待拿了帐目条付完钱后，修平一把抓过收据，向出租汽车站走去。叶子早已等在那儿了。

“下次我们一起去北海道吧，怎么样？”

“好吧。”叶子点点头，先跨入了停在一边的车内。

“晚安！”从半开着的车窗内探出叶子的笑脸来，随即马上就被旅馆前面的一片黑暗所吞没了。

车子离家越来越近了，修平照例又将手放到胸前。倒也不是为了整理弄歪了的领带，他只是想再回忆检査一下自己的穿着。洗完澡出来后，裤子整整齐齐地穿上了，衬衫上也没留下口红的红印。此外也找不出什么与叶子约会后的痕迹了。他确认了这一点以后，下了出租车。一看表，已经 11 点半了。时间的确是晚了些，可只要是在 12 点以前，还是没多大关系的。修平装做醉醺醺的样子踉踉跄跄地走到自己家门口，没摁电铃，就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

与叶子相会后，自己打开家门，也不说声“我回来了”，再带着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进屋，已经成了修平的老规矩了。今天他也照例这么悄悄地走进了起居室，一看弘美放春假回家来了，正背对着修平在那儿看电视。

“喂！”

“啊，爸爸……”弘美似乎是被他这突然一喊吓了一下，

象小鸟似地跳了起来。

“妈妈呢？”修平问。

“出去了。”

听说妻子不在，修平松了一口气，开始解领带。

“她去哪儿了？”他又问。

“或许是工作的事吧。刚才，她来了一个电话。”弘美把脸扭向电视屏幕，似乎有点不耐烦地回答说。

修平进里屋脱下西服，换上睡袍。

今天早上临走前，听修平说“别给我准备晚饭了”的时候，妻子只是点点头，没有再往下问。大凡修平会回来太晚的时候，总还要说一下“今天和谁一起吃饭”或“要去见见某人”等理由；要是只说“别给我准备晚饭了”，那就意味着不会太晚回来。

“妈妈没留下什么话吗？”他又问女儿。

弘美还是那副懒得说话的语气：

“也没说什么……”

“能给我沏杯茶吗？”

“爸爸今天好象没有喝醉吧？”

“当然了，怎么呢？”

“可是妈妈说你今天要很晚回来的。”

“妈妈是这么说的吗？”

弘美点点头，烧水去了。望着她细高苗条的背影，修平疑惑地摇了摇头。明明只说是“晚上别给我准备晚饭了”，怎么房子会说成是“今晚要很晚回来”呢？难道她会听错了吗？或者这是她的一种讥讽？估计她也不会察觉到今天与叶子相会的事。修平回忆起两个月前那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那

一天，修平与叶子约会后回家晚了，妻子也是很晚才回来。

“真不可思议。”修平不由嘟囔一声。这时，电话铃响了。

会不会又是那个男人的电话？修平不安地回过身来，却见弘美一边看着他一边拿起了电话。

“对呵，是这儿……”从弘美接电话时那副礼貌的样子看，不会是那个男人来的电话。

修平问了两三遍，弘美才用手压住话筒问道：

“你知道佐藤先生吗？”

“佐藤？”

“是爸爸的患者，看来有事要问你呢。”

修平疑惑着，将话筒贴近耳边，没料到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叶子。刚才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真抱歉。这么晚了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在旅馆忘了一件东西。”

“忘东西了？”修平慌忙看了看弘美。

住公寓有件很麻烦的事，便是打电话时全家都能听见。要是住在独立的楼房里，电话就可以安在楼梯口的边上或是茶室的一角，或是将电话线接长一些，把电话放在走廊里。而今在公寓套间里，连一点躲避的地方也没有。再加上今晚弘美已知道了打电话来的是个女的，修平就更难说话了。

修平重新握了一下话筒，用很严肃的语气问：

“那么，是什么东西忘了拿走了？”

“刚才接电话的，是您女儿吧。”

“对啊。”

“夫人也在家吗？”

“不，没在。”

突然，传来叶子的笑声：

“是不是就在身边，不太好讲话吧？”

听她尽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修平不由有些急了：

“没有那回事，快说要紧的吧。”

“我把手表忘在旅馆的客房里了。”

“手表？”他轻轻重复着，又返身看了看：弘美还在背对着他看她自己的电视，似乎对这边的电话并不关心。不过电视的音量很低，要是她有意想听，还是可以听到他跟叶子的对话的。

“也许是在床头柜上，你注意过那儿吗？”

听她这么一说，修平仿佛记得那儿是有一块表，不过已不能肯定了。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那是我妈妈的遗物……”叶子说。

“那可真不好办呐。”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过去问问，那种地方，应该会有人保管的吧。”

这主意倒是不错，只是房间是以修平的名义租用的，让他去打听那个房间里是否落下什么女人用的东西，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可以打电话过去，只是那样是不是不太合适？”叶子说道。

修平说：

“我懂了。你的表有什么特征？”

"是一块欧美加表，表盖是茶色的。"

"我知道了。"

"那你一会儿给我打个电话吧。"

"你是说今天晚上吗?"

"我这儿没关系，反正我一直都不睡。"

修平答应了一声，正要放下电话，叶子又添上一句:

"我家里可没有你们那么美满，放心好了。"

放下电话，修平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为什么叶子会忘了手表呢？据说有的女人，有时为了引起情人的反感，便故意将戒指、耳环等饰物丢在约会地点。事后被佣人或身边的什么人发现后，弄得那个情人惊慌失措。然而，女人对情人抱有好感或者产生嫉妒的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事。她那么做，可以在使情人感到很狼狈的同时，强调自己的存在。此外，也可以作为再一次去见情人的借口。

然而叶子这次是将东西落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旅馆客房里，这似乎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是由于她走得太匆忙疏忽了，还是她的恶作剧呢?

可找什么理由打电话呢？弘美就在身边。另外问旅馆那儿有没有什么女用表的事儿也挺不象话的，况且眼看着妻子也快回来了。可那边叶子还在等着回话，也不能老拖下去不管哪。修平在心里盘算着，呆呆地站在那儿。这时弘美问道:

"爸爸，怎么回事呀?"

"没，没什么……"修平含含糊糊地说着，突然又改变了说法:

“我出去一会儿。”

“这么晚了还去哪儿呀?”

“是为了病人的事，我很快就回来。”

在这种场合，没有比出去打公用电话更妙的了。

“刚才那人，真是病人吗?”弘美又问。

“当然……是了。”

修平很快将刚才脱下的裤子重又穿上，再在衬衫外面套上一件茄克衫，回到起居室一看，弘美正抱着胳臂站在那儿。

“不用叫车子吗?”

“到了那儿再叫吧，没事儿。”

“天可在下雨呵!”

也许是由于脾气相似，女儿说话的样子也很象妻子。

“告诉妈妈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知道。”

弘美看来还是有些大惑不解的样子，修平带着伞出了房间。黄昏时下过了阵雪，这会儿又变成了雨。

公寓门厅那儿就有一台公用电话，然而这儿太引人注目，修平便向门外50米远的电话亭走去。要通旅馆的电话后，很快就有工作人员来接了。

“我刚才好象在房间里落下了一样东西……”

他象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似的，告诉了工作人员那个房间的号码及手表的特征。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说话了:

“是茶色外壳的女用表吧?”

“对，有吗?”

清清楚楚地说到女用表，修平不由压低了一下脑袋。

“我们这儿可以为您保管，您什么时候来取？”

“明天行不行？”

“当然可以。”

“那我明天一定来，多谢了。”

修平挂断了电话。总算安下心来了。他又拿出一枚10日元的硬币，准备往叶子家里打电话。至今为止，他与叶子的联络也只是在健康中心，还从未往她家里挂过电话。尤其是象今天晚上这样，这么晚了挂电话，还是第一次。万一她丈夫在呢？可今天既然她说了没事，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他刚拨完号，叶子就立刻来接电话了。他说：

“那块表还在那儿。”

“真不错，还是在床头柜上吧？”

“这我可没问。他们那儿可以保管，明天去取就行。”

“明天我去吗？”

“是你的东西，你当然最清楚了。”

明天要是再让他去取一块女表，那可也太丢面子了。他可不能去。

“你现在在哪儿打电话？”

“在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怪不得，刚才你那么装模作样的。”

“我女儿在旁边，可不好说话呀。”

“夫人也在家吧？”

“不是已告诉你没在吗？”

修平不由得提高了嗓门。正在这时，一辆车子经过电话亭前面，停在了公寓门口。天黑，又加上下雨，所以看不太清楚，好象那是一辆白色轿车。

“不过，你要是一回家，肯定又是好丈夫又是好爸爸吧？”

“别尽说些无聊的话。”

“你是不是刚一回家就把我忘了？”

“没那种事……”修平的话突然打住了。

从电话亭可以看到公寓的入口。四周全都被夜雨涂成一团漆黑，只有那儿亮着日光灯，显得明晃晃的。车子停在公寓门口的停车门廊处，从里面出来一位女人，细挑的身材，大衣的衣领翻开着，右手拿着大手提包和伞。

女人下车后回头一望，司机席边上的车门也打开了，一位男人走了出来。

“喂喂……”

电话中传来叶子的喊声，修平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入口处。

那位站在明亮的停车门廊处的女人，简直就是房子；正与她说话的似乎是个长头发的男人。他比妻子高出一头，估计身高在1.77米至1.78米之间。由于他侧着身子，修平看不清楚他的脸。他身上穿的似乎是一件拉链茄克衫，看起来不太象是一般的职员。

那男人仿佛还十分留恋，不停地与那女人说着什么，而女人却挺注意周围的动静，偶尔张望一下左右，点头应和着他的话。

“你怎么回事？”

电话里再次传来叶子的声音。这时，那边的男人伸出手，紧紧与那女人握手。

那男的还是个背影，房子的脸则对着电话亭的方向，望着那男的。有一瞬间，修平几乎就要看到那男人的脸了，可

是刚一眨眼再向那边望去时，两人却已松开手，那男人进了汽车。房子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见他坐到了司机席上，又走近了车窗。

于是两人又说了几句话。最后，房子点点头，轻轻播了播手。仿佛是为了呼应她，车子轻轻鸣了几声笛，缓缓地开走了。

“原来是这样……”

看着妻子进了公寓大门，修平喃喃道。手里握着的电话话筒里，叶子还在呼叫。

“喂喂……”

“对不起。”修平慌忙把电话贴近耳边。

“你怎么回事，突然不说话了。我还以为你得了什么急症，倒在地上了呢。”

“只是，我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事。”修平说。

“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嘛？”

“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清楚一些嘛。”

“等哪天再告诉你。今晚就再见吧。”

在放下电话的同时，修平突然感到了疲劳。也没干特别累的事，手心里竟满是汗，心跳也加剧了。

“怪不得……”修平咚咚地撞了两下脑袋。

刚才看到的一幕，就象是电影中的镜头似的，令人不可思议。那个站在公寓门口的女人似乎是哪儿来的女明星，那男人似乎是个刚刚成名的男演员。

“是这样……”修平再次自言自语着，将背靠在了电话亭的玻璃壁上。外面继续下着雨，天很黑很黑。街灯下的树枝

不住地摇晃着，象是起风了。看到黑夜中明晃晃的公寓入口，修平疑惑着是不是进去。孩提时干了什么坏事后，总也下不了回家的决心。于是就一边远远地望着家门口，一边担心着会不会挨母亲的骂。

此刻修平的心情也与那时候相似。他傻乎乎地站在电话亭里，不知是回去好，还是不回去好。

其实，修平也并没干什么坏事，他只是跑到公用电话亭来打一个在家里不便打的电话。可就在这时，碰巧看到了妻子被一个男人送回家来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是谁做了什么坏事，那也是妻子而不是他。

到了这一刻，修平才第一次在考虑世界上的女人们见异思迁、寻欢作乐这种事时，忘记了自己与叶子的幽会，开始站到那些丈夫们的立场上想问题。对这种不贞的妻子，就该给一顿训斥，有的甚至就该马上离婚。就在丈夫辛辛苦苦地工作的时候，妻子居然与情人幽会，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就回去质问晚归的妻子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大半夜的，让一个男人送回来，两人还在公寓门口粘粘糊糊的，简直不成体统！

当然，他得问问她："那是谁，与你什么关系？"

想着想着，修平不由又陷入了困境。难道真的应该质问妻子吗？反过来说自己似乎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他想象中质问妻子的声音也低了下来。

修平拿起伞，走出了电话亭。

冒着横溯的雨，紧走几步跑到公寓门口。走到电梯前，修平又一次止住了步子。

现在回去，家里自然是妻子和女儿弘美在。那么他该带

着什么样的表情回去呢？他自然不愿给妻子好脸色看。可是，对女儿很温和，对妻子又很凶狠，要做到那样可真不容易。

下电梯后，修平站在家门口，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摁了摁电铃。

出来开门的是妻子。近来妻子的态度很令人不快。比如在他回来时，甚至连"你回来了"也不说一声，只是"噢"一声，点点头就算完了。

修平满脸不痛快地往里走。

看来弘美刚才是在与房子说话，她还是刚才修平出门时的那副模样，在沙发上盘腿坐着。那细细的腿和渐渐膨胀的胸部，让人想到她正处在即将成年的心理不平衡时期。

修平在里屋脱下外衣换上睡袍出来，冷冷地对妻子说:

"给我倒杯茶。"

妻子一边往桌上的陶制小茶壶里倒开水，一边说:

"可真快呀。"

"什么?"

"我听说你有急事去医院了。"

修平叼上一支烟，妻子又问道:

"你没去吗?"

"我正准备去，走到半道又不想去了。"

"可不去能行吗?"

看来妻子是想来个先发制人。的确，要是外出的话，这么快就回来是太早了些。眼下要紧的是别作笨拙的辩解。这时需要的是不能胆怯，要沉着应战。

"这么晚了再出去可是够呛啊。"

“可是病人在等着你吧?”

“我已打电话去了。”

弘美往他们这边斜眼看了一下，仿佛已察觉到父母之间的这场对话有些不妙。

修平喝了一口茶。此刻，他真想把话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可孩子在不太好办。他看了看弘美说:

“你还是睡觉去吧。都过了12点了。”

弘美不满地说:“可是，怎么睡呀?”

修平又瞟了一眼坐在前面的妻子。不知她回来后是不是已换了衣服，只见她一身淡灰黄色毛衣、深蓝色裙子的打扮，头发照例是左右分开着，她看不出有特别化妆的痕迹。

难道眼前的妻子，果真是在公寓门口与那男人面面相对的女人吗?修平吸了一口气，终于下决心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不久。”

妻子站起来，走到餐具柜的前面，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修平看着她的背影，又迸出一句:

“可够晚的了。”

“我们那儿有人辞职，为他开了个欢送会。”

“是今天突然辞职的吗?”

“本来也该很快就完了的。可是你今天为什么也回来这么晚?”

“我怎么就晚了呢?”

“哼，你不是经常这样吗?”

妻子说到此，好象想把话题扯开，便问弘美:

“这个邮包什么时候到的?”

“3点左右吧，印章也找不到。”

“不是告诉你放在这儿的吗？你瞧，就在这儿。”妻子拉开餐具柜上的一个抽屉，指给弘美看。

修平想打断她的话，便一口将茶喝干了：

“再给我沏点新茶吧。”

“可你不是要睡觉了吗？

“那是什么？”修平一转身，看见妻子脖子中间有一粒痣，便很奇怪地问道。妻子有些慌了，赶紧扭过头去。

记得她今天早上似乎还没有这么一颗痣，可平时也不曾认认真真地打量过妻子的脸，所以他也不能肯定。修平又仔细看了看，或许是光线的缘故，那颗痣好象变小了。可与其说是颗痣，还不如说是皮肤打皱后产生的一点阴影。

于是修平又自信起来，说道：

“老是让弘美看家，也怪可怜的。”

“噢，我可是无所谓。”弘美连忙摇头，“妈妈晚回来，也只有今天呀。”

不管怎么说，女儿还是站在妻子那一边。看来她们组成的母女联合军还是牢不可破的。可既然这样，修平也决不客气：

“这么晚了，电车也没有了吧。”

“电车倒还有，不过今天是有人用车送我回来的。”妻子沏好新茶，又坐到椅子上。

眼看她面对面地坐在自己面前，修平略微有些紧张。不过要是稍微胆怯一下的话，这样的机会可就找不回来了。他便又问道：

“这么晚了还有人送你回来吗？”

"我有一个同事住在高井户，所以就送我回来了。"

"开车的是个女的吗?"

"那个人可是男的。"

修平以为她会支支吾吾的，没想到她这么直率。

"从这儿到高井户，可得绕个大圈子。"

"不过这会儿开车可用不了多少时间。"妻子镇静地说。

倒也是的，过了11点以后，从修平他们住的等等力到高井户也就是一会儿功夫。

"那个男的没喝酒吗?"

"他不是那种好喝酒的人，清醒得很。而且我们会后还去喝了点咖啡。"

"在哪儿?"

"六本木。"

"喝咖啡时，只有你们两人吧?"

"爸爸，你干什么呀!"弘美插了一句。

妻子吃惊地望着修平。修平又一次看了看她的脖子，在那个小皱纹处还是象有一颗小痣似的。不过也不能断定这就是接吻留下的印记。

"怎么今天象个警官似的。"妻子不高兴地说。

"我也是问一问嘛。"

修平又一次回忆起在电话亭里见到的妻子与那男人的形象。在明亮的公寓大门口，那男人与妻子说话时全然是一副温情脉脉的样子。妻子的态度中，也流露出了超过普通朋友的那种亲热。修平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只是，你这么晚了让他送回来，算是怎么回事呢?"

"只不过让人送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果真刚才的那一幕活镜头就只是让人送一下的事吗？修平强咽下想要质问她的话，接着说：

“在那么多的人当中，或许就有某些不太正常的人呢。”

妻子显出有些不屑一顾的样子，把脸转向一边，仿佛要吐掉什么东西似地迸出一句：

“可没有爱管闲事的人！”

“暂且不管你是工作也好，交往也好，总得有个分寸吧。”

“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愿你不要成为被人笑话的对象。”

“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怎么回事儿？”

“没什么事儿。”

一场舌战到此为止，也看不见有什么成效，或许事情就此反而会变得更坏。

修平抓住对手弱点的开初，还是很有勇气一战到底的。可今天也过于短兵相接了。

不过归根结蒂，还是由于他自己与情人约会的事使他的腰杆硬不起来。那可是他不堪一击的弱点。

无论如何，今天暂且就此收兵，等有机会再战或许是上策。修平这样告诫着自己。

白 夜

北海道没有梅雨季节。不过有时从6月到7月也有淫雨不断的天气。住在札幌的人们称之为“虾夷梅雨”。

修平去札幌参加学术会议的那天，正碰上类似虾夷梅雨的天气，机场一带笼罩着厚厚的云层。往看得见山峦的地方望去：只见云被撕成了无数碎片，阳光从云片的缝隙间射出来。看来，虾夷梅雨从今天起已跨过了它的最盛期。

果然，修平到札幌的第二天，北海道初夏的那种明媚的阳光就回来了。叶子到来的那天，正是十分晴朗的天气。

这天，修平结帐付款后离开了原来住的旅馆，去出席会议。下午的讲演题目刚听了一半，他便到中岛公园附近的一个旅馆订了房间。

原先住的旅馆在札幌市中心附近，去学术会议的会场很方便，星期天晚上还有不少与会者住在那儿。修平的部下染谷医生明天准备去积丹玩，因而也预定要在这个旅馆再住一晚上。与叶子一起住在这样的地方，总是不太踏实。

下午3点，修平办妥了新旅馆的住房手续，便在房间里稍事休息。他房间的窗口，正对着一片新绿的山峦。站在窗前往下望去，可以看到一个柳树环绕的水池。水池是中岛公园的一部分，上面漂着游船，四周可见散步的人们。这儿比起城市中心的旅馆来，清静很多，而且绿意也浓得多。

修平望了一会儿池子，看看手表。

叶子3点钟抵达机场。从机场到札幌市内大约需要1个小时，所以她到旅馆的时间估计在4点钟左右。

本来约好她一到旅馆就从门厅打电话上来的，然而喜欢搞突然袭击的叶子，说不定会打听到房间号码后，直接闯进来呢。

眼下盘旋在修平脑子里的，早已不是会议的事了。他今天上午就已顺利地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接下来便只是利用会后的休息时间与叶子一起好好享受享受了。

回想起来，与叶子一起出远门，这还是头一遭。他们也曾经在大阪会过一次面，那是在叶子出席一个亲戚的婚礼后回来的路上。可那次她并不是专为与修平见面而特地跑那么远的。

今天却是叶子为了与自己会面，才特地从东京飞来的。或许她也有想看一看初夏的札幌的心情，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修平在等待着她。

修平一方面为她的热情所感动，另一方面又微微有些不安。"到底叶子是跟家里说了什么理由才出来的呢？"

即使说她没有孩子，可是不经丈夫同意就出来还是不太象话的。自己这样做确乎有些自私。不过暂且不说这个，要是知道了自己的妻子紧追着别的男人跑到札幌去了，修平是决不会允许的。这也不仅是修平，世界上的丈夫们大概都是不会容忍的。

由此看来，可能是叶子的丈夫还不曾察觉。毕竟这次不同于在东京或在大阪的幽会。叶子的丈夫无疑会问起外出的目的和时间。

那么叶子又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想着想着，修平觉得自

己是在干着一件不可原谅的勾当，一下变得心神不定起来。

正如修平所预料的那样，叶子没打电话就径直揿电铃进来了。

“太好了，你总算来了！”修平高兴地迎着奔扑过来的叶子，紧紧抱住了她。

虽说坐飞机只需一个半小时，可北海道还是够远的了。再一想，她是作为他人之妻特地跑来的，更是觉得该好好爱她。

叶子似乎为这回旅行新做了一身衣服，一套白色的男式女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水色乔其纱围巾。

“你那个学术会议已没事了吧？”叶子问道。

“会议今天下午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傍晚的班机回去了。”

“那么，还有别的留下来的人吧？”

“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什么事的。休息一会儿，就出去吧。”

修平预先已从札幌的医生那儿打听好了游玩的地方。他和叶子先去看了看被誉为东洋第一的大仓山滑雪跳台，再从那儿俯瞰夕阳下的札幌市，然后便在旅馆的餐厅用餐。

看来，叶子对第一天的日程安排十分满意。

就餐的时候，修平离开座位，到餐厅入口处去打电话。尽管他已经与妻子说好今天不回东京，不过还是跟家里联系一下比较保险。即使家里很太平，没准医院里还会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呢。等吃完饭与叶子回房间以后再挂电话就不太方便了，趁这会功夫打一个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喂喂……"回答修平的，是女儿的声音。

"是弘美吧，你那儿有什么事吗?"

弘美平时住在箱南的高中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家来，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去。

"明天是校庆纪念日，学校放假，所以我还在家里呆着。"

听她这么一说，修平想起来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有过这么一回事。

"你让妈妈来听电话好吗?"

"妈妈出去了。"

"去哪儿了?"

"大阪。"

修平是星期四下午从东京出发的，那时可没听妻子说过要去大阪的事儿。

"什么时候去的?"

"今天早晨，爸爸你不知道吗?"

"嗯，不过……"自己连妻子出去旅行的事都不知道，那以后连女儿都要小看自己了，修平不由地支支吾吾起来。他问女儿:

"那么，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我也不知道。"

"她什么话也没留下吗?"

"我又不是妈妈的监督。"

不知她是不是在开玩笑，这阵子女儿说起话来甚至都用这种傲慢的语气了。

"那，你就一个人在看家吗?"

“有朋友陪我一起住，没关系的。”

“那么，看家的事就全靠你了。”最后总算说了一句很有父亲的威严的话，他挂断了电话。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叶子正在吃最后一道甜点心。

“有什么事儿吗？”看他恍恍惚惚的样子，叶子担心地问道。

“不，没什么……”修平慌忙喝下一口酒，将刀子插入剩下的那块牛排里。然而他的脑子里很快又装满了家里的事。

究竟妻子去大阪干什么呢？

修平离开东京之际，房子压根儿没提要去大阪的事儿。听弘美说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从时间上来看，好象也的确不是预约好了的外出。然而她是知道修平住在札幌的旅馆的。如果真想通知他的话，在临行前就可以打个电话的。在这以前，她还从未有过不打招呼就往外地跑的事儿。

莫非是知道他带叶子来北海道，为了报复他才去大阪的？

这次两人出来旅行，是他和叶子的秘密，妻子是不可能察觉的。他也已告诉她，会后要多住一天，因为想会一会在札幌的旧友，所以没有什么可让她怀疑的。如此看来，她是不是被别的男人邀请出去的呢？

晚餐后，修平和叶子去了地下室的酒吧。他的心里还是不太安生。

以前他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妻子与情人幽会的事，不知是否由于到了遥远的北海道的缘故，眼下他却奇怪地对此牵挂起来。大约喝了 30 分钟的酒以后，修平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又给东京的家里挂了个电话。

又是弘美接的电话:

“怎么回事，爸爸?”

相隔不过一个小时，先后打来两个电话，使弘美感到很奇怪。

“你现在是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吗?”

“对呀，有什么事儿吗?”

“你刚才是说妈妈去大阪了吧。”

“妈妈刚不久还打来了一个电话呢。”

为什么不先说说这个重要的事情呢? 修平生气地将电话贴近耳朵，又问她:

“她说什么了?”

“告诉我明天早上吃早饭的事，还问了爸爸是否来电话了。”

“你怎么回答的?”

“我告诉她你来过电话了。”

“然后呢?”

“她问起你住的旅馆了。”

住到昨天为止的那个旅馆的名字在离家前就已告诉房子了，今天住的这个旅馆，修平还没跟什么人说过。

“我也不知道，所以就告诉她我不清楚。”弘美说。

“接下去呢?”

“就这些了。”

难道只是这些吗? 修平正在寻思着，弘美又问他:

“没别的事了吗?”

“噢，就这些。不过……”

“那你有什么话要转告妈妈的吗?”

“知道妈妈住哪个旅馆吗?”

“她没说，不过她说了明天早上可能再来电话的，要我问问她吗?”

“噢，不了。就这样吧。”含糊地说完这句话，修平放下电话，倒吸了一口气。

这可真是一对奇妙的夫妻。夫妇之间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在哪儿住，只和留在家里的女儿通电话。他俩都不知道对方住的旅馆，尽管心里很关心这件事，却又都不去问一问。

“然而，弘美毕竟还是弘美。”回酒吧时，修平不由地咂了咂嘴。尽管双亲都不在家，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寂寞，总是那么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个年代的女孩子究竟都在想些什么。

想到这儿，修平不由站住了。会不会弘美早就知道了父母亲与情人交往的事?是不是正由于她知道了这一切，所以才老是装出那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呢?

过去的弘美是一个那么温柔的女儿。看到修平出去旅行时，总要说一声:“早点回来啊!”从旅行地点打电话回来，也总能听到她清脆的声音:“爸爸，身体好吗?”那时候，她比一般的女孩子都要甜得多。现在却成了这么冷漠的一副样子。

孩子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也许她是稍微有了些感觉。然而弘美一直住在学校宿舍里，只有周末才回家。莫非即便如此她也能察觉到父母那些微妙的行为?

“真不明白……”他用拳头打了两下自己的脑袋，又回到了座位上。叶子一直在等他，她以为他是因为担心医院的事，才去打电话的。

“工作上没什么问题吗?”

“没有，你别担心。”

叶子一直以为他是担心医院的事，所以才去打电话的。

“今晚上，咱们慢慢喝吧。”

象这样他们两人都不必回家的夜晚，是十分难得的。在这样的夜里，没有比担心妻子的事情更糟糕的了。

回到房间的时候，窗外公园的景色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唯有池畔的路灯照耀下的草坪，还是一片青绿。没多久他们还在上面欣赏黄昏景色的山峦，此刻也已被夜色染得黑幽幽的，仅有直通山顶的架空索道上的灯光，显示出山的高度。

“我们是在札幌了啊。”叶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喃喃道。

“没错，是札幌呀。”

“这儿大概是谁也不会追来了吧。”

叶子话里的意思，修平十分明白。到了这儿以后，的确可以把在东京时的所有烦恼都掷到九霄云外，关上门来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了。

“明天，怎么打算呢?”

“先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再去北海道大学和植物园。临走前，我们还可以去绕着支笏湖走一圈，怎么样?”

“那能来得及吗?”

“只要明天到家不就行了嘛。”

叶子点点头，立刻又想到了什么事情似的:

“只住一晚就走真可惜呀。”

“你是说，再住一天吗?”

“可是，你恐怕不行吧？”

听到叶子突然那么大胆地说想住两天，修平很吃惊。

“不过，明天已是星期一了……”

修平一边点头，一边想到了叶子家里的事。

作为一个妻子，一连两天在外面过夜，她还能那么平静吗？

他很想问问她这个问题，可又担心那样一来，就会破坏这种难得的气氛。

修平到盥洗室脱下衣服，换上了浴衣。他问叶子：

“你也来换一下衣服吗？”

“现在就休息呀？”

“洗澡吧。一起进来，好吗？”

“我随后再洗吧。”

要是在鸳鸯旅馆，请她一起洗澡还勉强可以，在普通旅馆未免有些太轻率了。何况今晚他们可以一起待到天明，没必要这么着急。

修平先洗澡，又把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出了浴室，看见叶子正在打电话。

为了不打搅她，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说了声：“该你去洗了。”叶子马上就放下了电话。

修平猜想她可能是给家里挂的电话，然而叶子什么话也没说，轻轻一笑就站起身，消失在旁边的浴室里。

修平这才开始站在窗边，用毛巾擦他湿漉漉的头发。方才看到的对面山峦上那些架空索道的灯光，现在已只留下山麓部分还亮着，眼底下的池子边上也不见了人影。他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杯凉开水喝了几口，就仰面躺在了床上。

好不容易到了北海道，心里还是总觉得有些不太安生。可说起来，最近他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都没有发生什么别扭事。刚刚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并且也得到了恰当的评价；医院里接待病人的工作也做得很好，自5、6月份以来，好多科的病人都有减少的趋势，只有修平所在科的病人反倒有所增加。从表面上看来，他的日子还是过得挺不错的。可是，他的心里却一直有些忧虑。在他体内，常常有种想伸出拳头去乱打一气的冲动涌上来。究其原因，的确是与妻子最近的行为有关。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总觉得妻子象是在外面与情人幽会似的。他竭力想排除这个念头，然而几个月来，这种疑虑却怎么也赶不走。

不过从修平的角度来说，他不愿把自己的心神不安归咎于自己的妻子。要是那样，他无疑就等于自己承认了妻子在不断地与情人约会。妻子不可能用心不专，她甚至根本就不会有情人。他不愿再象现在这样，为妻子有外遇弄得心神不宁，便只好淡化这件事。他竭力想保持内心的平衡。为那种事而骚动不宁，是会被世人笑话的。他可不能丢人现眼。他想将这种内心的冲突强埋在心里，可这样一来，却似乎反而更增强了那种不安的心绪。

由此看来，他与叶子做爱，好象也只是为了排泄自己心头的这种不安似的。本来他跟叶子刚开始交往时，妻子没有任何有外遇的迹象。他也知道妻子对自己是一心一意的。在这种自信下，他开始与叶子接近起来。也就是说，自己是在很从容的情况下有情人的，而眼下的这种从容却变得有些不自然了。

如果妻子也有情人，他与叶子的关系也就不再是什么耻

辱的事了。在他深信妻子的贞洁的情况下，每当与叶子约会时，他内心深处总是对妻子感到很内疚。现在看来，似乎已没有必要再产生这种心绪了。

这次他带叶子来札幌，或许正是源于他自己内心的极度不安。就在他这么没有头绪地想来想去的时候，叶子穿着一身她自己带来的白色内衣，从浴室出来了。

黎明时分，修平醒了一次，去上厕所。再次回到床上时，他望了望窗口，看见窗帘一角才微微有些泛白。6月的札幌，天亮得很早。从朦朦胧胧的光线上，可以断定这会儿还不到5点钟。

修平将自己的身体贴紧背对着他的叶子的背部和腰部，用手搂着她丰满的胸脯。他感到了叶子的体温，可人还是昏昏欲睡。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是3个小时以后了。仿佛听到远远地有谁在叫自己似的，睁开眼仔细一听，是枕头边上的电话在响。

修平慢慢回过头来，看见窗帘的一角已射进了太阳光线后，这才举起了电话。

“喂喂，喂喂……”谁这么早就打电话来？修平用一种十分不满的声音冲着电话嚷着，那边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醒了吗？”

听口气那么亲热，修平不由有些纳闷。这时，电话里的声音又问了一句：

“休息得不错吧？”

电话里的声音那么清晰，修平这才听出原来是妻子。他

赶紧说:

“对不起，刚刚没听出来是你。”

不知现在几点了？修平抬起身子想看看床头柜上的表，只听妻子说话了:

“现在已经8点了。”

这时叶子象是已经醒了，轻轻翻了个身。

“你很奇怪我会打电话来吧?”妻子问道。

比起这个来，修平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声音会被叶子听出来，他有些手足无措了。

“问了一下你说过的那个旅馆，没有人。所以就一个挨一个地往札幌的旅馆打电话，总算找到你了。”

为了让电话里的声音不往外漏，修平把电话听筒使劲往耳朵上贴了贴。

“您没什么事儿吧?”

“啊……”

叶子就在身边，他不知说什么好。

“您那边天气怎么样?”

“挺不错。”

回答那么简练，他自己也觉得不太自然。

“您今天回来吧?”

“嗯……”

“几点到羽田呀?”

“这个嘛，还没有……”

“是不是你现在说话不太方便呀?”

“不，……”修平慌忙摇摇头，问道:

“你现在在哪儿?”

“弘美也没问我。因为临时有急事，我来大阪了。”

要是在大阪的话，为什么连旅馆的名字都不告诉弘美一声呢？既然你是前一天出去的，那么完全可以往我原来的旅馆打电话告诉我。修平想抱怨的话不少，只是怕在这里一说，叶子就会全明白了。

“要是你不方便的话，我过一会儿再打来吧。”看来妻子早已出了客房，现在是在门厅那儿打电话；可修平还和叶子睡在一起，这一点对他很不利。

“我待会儿办完事，准备坐下午的飞机回去。”房子说，“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在羽田机场见面吧。”

“在羽田？”

“让弘美一个人看家怪难为她的，作为对弘美的奖励我们就在羽田的旅馆一起吃顿饭吧。”

要是在羽田与妻子会面，那么她就会知道他和叶子在一起的事了。于是修平沉默不语。这时妻子又问他：

“不行吗？”

“不，……”

“那么，你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你这么着急……”修平刚说到一半，叶子起床了。修平斜眼看着她，用十分严肃的口气说：

“现在我还不能决定乘几点的飞机回去。”

“您还没买机票吗？”

“一会儿去买。”

“那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挂电话，你快些去订一下机票吧。”

房子一下就挂断了电话。修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怎么好象妻子已察觉到自己是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似的呢？刚才那一番对答，让谁听了都会明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面对着说话随便、利落的妻子，修平发出的只是“啊”或“不”这些声音。睡在旅馆的床上，只能说些哼哼哈哈的话，也难怪让人起疑心了。

妻子她为什么这么早就打电话过来呢？她说什么是要奖励奖励看家的弘美，其实这也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她主要还是想来试探一下这边的情况。别看她平时显得那么沉静恬淡、通情达理的，看来她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在女人的嫉妒情绪中苦苦挣扎着。

早晨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悄悄溜了进来。从阳光的明亮程度来看，估计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老高了。修平下了床，穿着浴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点上了一根烟。一看床头柜上的表，已是8点半了。妻子说了：“这么早就把你吵醒，真对不起！”这分明是在讽刺他，本来他在家的时候比这会儿起得早多了。她刚才电话里所有的话几乎都带些讽刺的含义。比如说“您要是说话不方便的话……”，肯定是在她察觉到他和叶子在一起了才会说这种话。

“真是服了……”修平一边凝望着香烟的烟雾，一边喃喃道。今天早上他在睡梦中被她闹醒，分明是他的一个失败。这简直就象是一次不宣而战的袭击珍珠港事件。这一下奇袭，将修平打得狼狈不堪，他象是被打乱了队列的舰队一样，不知该往东窜还是往西跑。好歹设法避免了可能被击沉的命运，然而随之而来的第二回袭击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老实说，修平还没有订好回去的机票。既然学术会议昨天已经结束，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航班上应该会有

空座的。何况叶子也并不着急回去，所以两人就打算游完支笏湖后，晚些回去。

不过，要是妻女在羽田等着他的话，那可就不能这么办了。为了赶回去吃晚饭，他就必须4点钟，或者最晚5点钟坐飞机回去。

另外要是与家里人在羽田机场碰头的话，他也不便与叶子坐同一次班机走了。即使他俩坐的是同一次航班，出门时也必须分别出去才行。好不容易请叶子来北海道玩一次，回去时却又得分开走，太令人遗憾了。况且，要是叶子知道了他家里人来接机的事，肯定会很难受的。

“我还是干脆拒绝了吧！”只是他一拒绝，妻子那边无疑更要起疑心了。下一回她或许就不只是话里话外的嘲讽，而是直接就道破：“你该不是和她在一起吧？”

在旅馆的电话里，说起这种话来可是够麻烦的。尤其是这边房间里，还有叶子在场呢。

然而无论如何，看来妻子是很巧妙地准备先发制人了。

本来修平还准备质问妻子那些莫名其妙的行为的。昨天晚上他就打算着，等今天回东京后一定要向妻子问个水落石出。没料到一夜之后，修平便处在被动地位了。

“要挽回这种局面，便只有坚定、果断地与她对抗了。”

修平轻轻点点头，给自己鼓着劲。这时，叶子从盥洗室出来了。她早已脱下睡袍，换上了裙子，还稍稍化了点妆。

修平这会儿还想贴着叶子的身体再休息一会儿。可叶子似乎已察觉到一些方才电话的内容，看来她对床已没有什么留恋了。她呼拉一下拉开窗帘，让初夏的阳光涌入室内。

“好了好了，不觉得亮得太刺眼了吗？”

“那你也快去换衣服吧。”叶子说。

修平无奈地站起来，进了盥洗室涮牙。

他希望能在盥洗室里接妻子的电话。那就不用担心会被叶子听见了，他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了。

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在洗脸时并没有电话来；待他走出浴室，刚喝上一口叶子给他沏好的茶，电话铃就响了。

时间准确得仿佛电话那边能看到这儿的情况似的。

“回去的时间，你定下来了吗？”妻子问。

“不，还没有呢。”修平能感觉到背后投来叶子的目光，他说得很干脆，“今天看来要晚些回去，一起吃饭恐怕不行了。”

“有什么要紧事要办吗？”

“啊……”

“好不容易让弘美高兴一次，你不能想想办法吗？”

“不行。”他下决心说得很干脆，妻子也没说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以后，修平刚想说些什么，却又传来了妻子的声音：

“我知道了，那么就这样吧。”

说罢，她就放下了电话。修平愣愣地望了一下电话话筒，然后郑重其事地放好电话。

“你夫人来的电话吧？”

修平才一回头，叶子便问他。修平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便衔上一根香烟。

“没什么急事吧？”

“尽是些无聊的事。”

修平不由地对妻子的这种做法生起气来。随随便便就这么早挂电话来，一听我说不太方便又不高兴了。也不顾她自己擅自在外面过夜的事，一味地指责对方，这样做也太不象话了。

“出什么事了吗？”

叶子的双眼直视着修平。看到她眼神中流露出担忧的神情，修平不由得想把所有的实情都告诉她。

“那家伙，自己在与情人私通。”

“怎么回事？”

“好象昨晚上她又跟别的男人在大阪过了一夜。”

“当真吗？”

“大概不会错吧。”

话一旦说出口，他也不觉得有什么耻辱的了。于是，他下面的话又涌上来了：

“我看见过那男的送她回家。”

“你不会是误会吗？”

“不，不可能是误会。我有确凿的证据。”

突然，叶子显出有些疑惑不解的神情来。她用那种半是惊奇半是怀疑的目光望着修平。一接触她的这种视线，修平顿时感觉到了某种耻辱。

一个成年男子，当着女人的面说自己的妻子背叛他的事，这几乎就是在宣告自己是淫妇之夫。

“真是混蛋！”修平苦笑着，将烟头灭了。

“可是你的夫人真幸福呀。”叶子说道。

“为什么？”

“你那么爱她。”

“我才不爱她呢。正因为如此，我才拒绝早些回家的。”

“可是，你很光火是吗？”

“当然了，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沉默呢？”

“只要你一生气，就证明你还在爱着她。我家里的那位，甚至连气都懒得生了。”

“不会有那种事吧？”

“那要么就是他太有忍耐力了。”

“正是因为爱你，他才能忍受的吧。”

“或许也是太懦弱了。”

“看来，你的丈夫和我的妻子倒可能会合得来呢。”

“你是说让一个有耐心的丈夫，配一个我行我素的妻子吗？”

“什么时候，咱们换一次试试看，或许挺不错呢。”修平说。

“那就这么办吧。”

“只是，我们俩倒挺不错，他们那边不知会配合得怎么样？”

“反正都挺新鲜的，不是蛮好吗？”

修平忽然觉得这实在是滑稽。在一间明亮的旅馆客房里，一个有妇之夫与一个有夫之妇竟在商量着交换配偶的事。

“总之，是不是男人和女人待在家里，日子一久就会不行了呢？”修平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分别倒入两只杯子里。

“老是在一起，互相之间就会发现对方粗暴的一面。”叶子说。

“怎么就不能象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相处下去呢？”

“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相爱。”叶子这么直率地将如此重大的事情说了出来，着实出人意外。

“既然不太相爱，又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仔细回想起来，修平也并不是由于狂热地爱他现在的妻子才和她结婚的。对这个问题，要有人认真问起来，他还是不太好回答。

“我们现在，晚上也是各睡各的。”叶子接着说。

“可是，要是他有了什么要求，怎么办呢？”

“那是不可能有的事。”

“可是，万一有呢？”

叶子的丈夫应该比修平小五六岁左右，正当男子年轻气盛的时候，他居然对叶子这样的妻子没有任何要求，那是不太可信的事。

“那种时候，我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女人说谎可是很在行的。”叶子回答道。

听叶子这么一说，他不由想到自己是否也可能被妻子用巧妙的谎言给骗了呢？他又有些不安起来。

“那样他就能同意了？”他问叶子。

“即使他不同意，干那种事要不是双方心甘情愿的，也很没趣。”

叶子确实对她丈夫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修平一口把啤酒喝干，又将瓶里剩余的啤酒倒进杯里。

“你的夫人，不会有那种事情吧？”叶子问他。

“不……”

“你们之间，还挺不错嘛。”

修平总觉得自己有些被叶子看轻了，又一次喝干了啤酒。他反问叶子:

“不过，象你这样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他那儿也有不少吧?”

“话也不能这么说。”

“看来，你还是在爱你的丈夫嘛。”

“也是的，从他能让我这么自由这点上来说，他或许是个好人。况且对我来说，我也更喜欢工作。”

叶子似乎还有些什么难言之隐，对她的这种心情，修平也是不难理解的。他又问叶子:

“看来你们尽管在一起，可只不过是有着一种互不干涉的关系?”

“可是真正从心里相爱的一对夫妻，是不会象我们那样的吧?”别看叶子才三十刚出头，在这些方面却是出人意外地清醒，“从我的那些朋友们的情况来看，也都各人有各人的不满。”

“是不是有些要求太过分了吧?”

“这也有可能，然而……”

“她们也只是抱怨一下，也不会就此提出分手的吧?”

“是啊，因为也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要是碰到合适的人，就会分手吗?”修平又追问道。

“要是那样的话，我想她们都会去离婚的。”

女人说出来的话，有时真是大胆得出奇，仿佛她们一旦生活中有了些什么变化，便会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至少，在叶子身上便蕴含着这种胆量和某种令人害怕的因素。

“近来，由女方提出离婚的案例似乎越来越多了。”修平说。

“女人，都是有洁癖的，一旦有了嫌恶的情绪，便怎么都受不了的。”

“男人，也不会那样去忍受的。”

“可是，你不会离婚的，是不是？”叶子说。

“为什么？”

“你是个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叶子戏谑似地瞄了他一眼，“你还爱着你的夫人。”

“别开玩笑了。”

“可你还是没有想分手的意思吧？”叶子追问。

“要是关系紧张起来的话……”

“所以说，你还是爱她的。”

夫妇之间是否分手，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如此一想，真要有人问他：“不能分手的理由是什么？”看来恐怕他也不能马上就给予满意的回答。

“好了，我们别再说这些没趣的话了。”叶子说。

或许是从一大早起，就被这些沉重的话题所搅扰的缘故吧，无论是修平还是叶子，此刻都感到微微有些困乏。

•

修平和叶子在风光迷人的 12 层日式餐厅吃完早饭，便先去了植物园。接着他们又绕道到北海道大学散步，这里有青绿的草坪和美丽的榆树，惬意得很。中午，在傍山的室外餐厅吃了蒙古菜，然后他们坐车去了支笏湖。

途中，他俩在俯瞰湖面的瞭望台上，让出租车的司机给照了一张像。司机从像机镜头里望着他俩的时候，修平在心里琢磨着司机会怎么看他们俩的关系。

从年龄上来看，说他们是夫妻也不足为怪，只是他们的

神情或许太兴奋了些．或许司机早已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太寻常．

修平脸上正带着这种惴惴不安的表情，不料司机已摁下了快门．

他们从瞭望台下来后又继续往前走，经过一段半圆形环绕着湖面的收费道路，到了一个湖畔．两人在这里又一次照了像，在湖畔的餐厅稍事休息，便向机场出发了．

“再稍稍待一会儿，你们就能看到太阳西沉时的景象了．”司机告诉他们说．然而要是再悠闲地逛下去，或许就赶不上班机了．修平心里还担心：要是与叶子在这儿看完夕阳落入湖面的景色，或许今天就不能回去了．那时，叶子没准会说:“我们再待一晚上吧．”

不知什么缘故，修平有些害怕再与叶子一起继续旅行下去．自然两个人的旅行是很快乐的，但同时他心里又感觉自己会抵抗不住叶子的诱惑，然后便一步一步地滑向无底的深渊．

车子穿过一片白桦林，行驶在黄昏的草原上．到千岁机场时，已是6点40分了．

修平脑子里又一次浮现出即将来羽田接机的妻子的面容．也许还是有可能遇到她的．可是这会儿再想这些也只是瞎耽误功夫了．

飞机起飞，是在7点稍微过一点．他俩的座位紧挨着，叶子坐在窗边，修平靠着她坐着．

“你下机后，直接回家吗?”在飞机水平飞行的时候，修平问叶子．

“是啊，怎么了?”

“不，也没什么……”与自己一起旅行的叶子，即将回到有另一个男人在等待着的家里去，这件事对修平来说，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又说:“允许我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今天回家以后，你丈夫会在家吗?”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星期一，他或许会晚些回来。”

“即使晚回来的话，你也能见到他吧?”修平又问。

“那总归会是这样的。”

“到那时，你怎么向他解释去札幌的事呢?”

叶子突然吃吃地笑出声来:

“你该不是心里还在想着夫人的事情吧?”

修平被她一语道破，慌忙摇了摇头。

“到时候，我会说是和朋友一起去的。”叶子这才回答修平的问话。

“与朋友……”

“是呵，我事先想好一个朋友的名字，然后告诉他是这位朋友邀请我一起去的，这么一来，他就能安心了。”

“可要是他往那个朋友那儿挂一个电话，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没关系的。男人一般不会往自己妻子的朋友家打电话。万一打电话的话，只要我和她说法一致，也就不用担心了。”

“你有那样要好的朋友啊?”

“那也就是所谓互相帮忙的朋友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她与男朋友约会的时候，也照样委托我为她圆场呀。”

“怪不得，原来是这样。”

为了与情人约会，不只是男人们绞尽了脑汁，没料到女人们也不含糊。

“你也小心点才好。在妻子说出某个好朋友的名字时，你留心着点吧。”叶子半开玩笑地说。

“不过，我家的那位是为了工作才出差去的。”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有工作的人，才是最容易去寻欢作乐的呢。”

修平也曾这么想过，被她这么明明白白地一说出来，他心里更是没有着落了。他说：

“看来，你是没问题了，看你这副鬼精灵样儿。”

“可是，要是这会儿他追来了，我也没处去躲了呀。你自然不会采纳我的主意。不过有那么一位朋友，有时的确比没有朋友方便不少呢。”

修平苦笑了一下。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夫妻，其中有不少夫妻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其实呢，却互相背叛、互相憎恨。而且，即便如此也不离婚，继续过夫妻生活的，也大有人在。

“真是不可思议……”修平自言自语道。

骤　雨

飞机8点半抵达羽田机场，晚点10分钟。上飞机时，北海道冷飕飕的；到了东京，虽说是晚上，气温还是超过了15度，让人感到有些热乎乎的。

"这次旅行真是快活，谢谢您了。"飞机着陆后，他们坐上了开往机场门厅的汽车。在汽车里，叶子低下头，轻声地向修平致意。

修平点了点头，一边在心里想象着如果身边坐着的是妻子的话，会是怎样的情形。换了妻子，在旅行结束时她是决不会说感谢的话的。她只会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该带她出来旅行的表情，一声不吭地坐着。反过来说，叶子对她的丈夫，是否也会是这么一副冷冰冰的表情呢？修平正想着这些，叶子问道：

"唉，我们还是分别出去吧？"

"为什么？"

"那样是不是好一些？"叶子似乎对早上他妻子打来的电话还很上心。

"没有这个必要吧。"他已明明白白地拒绝妻子了，她怎么会在羽田等他呢？何况即使她就在这儿等着的话，反正她自己也出去玩够了，没什么好怕的。修平对自己解释着。可是快到出口了，他的步子还是不由地快了起来。估计她是不会来的。可万一她来的话，还是够难堪的。即使妻子不在

乎，叶子也肯定会不高兴的。于是修平比叶子抢先了四五米，仿佛一个人回来似地走出了大门，巡望四周。

由于是平日的晚间航班，在门厅接机的人并不多。他大致看了一下，发现妻子和弘美都没在。修平一下放下心来，站在那儿等着叶子。

"您可不要为我的事儿担心呀。"叶子从修平刚才的举动中，看出了他的不安心情。

"那么，再见吧。"修平说。

"真是太谢谢您了。那我一会儿就先搭车回去了。"

"我也坐车回去。"

坐出租车必须走过出站口的门厅，再经过进站口柜台所在的那个门厅。于是修平和叶子一起往进站的门厅那边走去。就在这时，修平忽然感觉到了右边的视线，他一下站住了。

"啊?"修平轻轻叫了一声，慌忙扭过头去。

同一班机下来的人正三三两两地往正面的出口处走去。妻子和弘美就站在门厅的稍前方，望着这边。修平与她们的距离不超过 20 米。准备登机的人几乎都已走光了，门厅里空荡荡的，所以她们站在大厅中央格外显眼。

到底是不是妻子和女儿呢?修平再次战战兢兢地将视线挪过去，这回他的目光与她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毫无疑问，站在那儿的正是他的妻子、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问，可终于没有出声。

叶子似乎很快就察觉到情况有些异样。她看见修平突然停下步子，双眼紧盯着前面，便赶紧背过脸去，一溜小跑地走了。

"嗨……"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想叫住她，正要伸出手去，很快又感觉到了妻子女儿的视线，便又停下了。

从飞机上下来的乘客照例排着队往前走，谁也没功夫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

修平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深吸了一口气，便朝妻子这边走来。

"这是怎么回事？"修平故作平静地问，其实他自己也听得出那声调有些紧张，"你们怎么来了？"

"来接你呀。"妻子穿一身白色套裙，右手提着那只她旅行时常用的半圆形皮包。

"可我不是说了今晚会晚回来的吗？"

"对啊，所以我才和弘美一起来等你的呀。"

妻女两人来机场接他，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况且她们不在出口的门厅等他，却在进口的门厅等他，这更是他预想不到的。要是他有所意识的话，他本该和叶子稍稍隔开一些距离走的，这突如其来的母女俩，弄得他连撒谎的功夫都没有。

"可是……"修平干咳了一声，"你是今天从大阪回来的吧？"

"我5点钟到这儿的。"妻子回答。

"然后就一直等到现在吗？"

为掩盖狼狈相，修平说话的声调提得格外的高。

"我们两人还在机场的餐厅吃了晚饭。"妻子说。

"……"

"吃完饭，我们想你可能就坐这次班机回来，于是就过来看看。"

妻子肯定是看见叶子了，然而她的表情却格外的平静。

“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不是让弘美一个人在家里看家的吗？所以我想这顿晚饭总得让她吃得好一点。”妻子解释说。

这时弘美脸上毫无表情地傻站在那儿。尽管女儿也好久不见了，可刚刚被她看到了自己和叶子在一起的场面，他这会儿也无言以对了。

三人终于一起向出口走去。修平心里还在惦念着叶子，他往出租汽车站的方向望去，已没有了叶子的踪影。

“难得一家人出来吃饭，你乘早一班的飞机回来多好啊！”

“……”

“让弘美也怪寂寞的。”

听着妻子的话，修平生起气来。这次他旅行去参加学术会议，是早就决定了的。这期间，让弘美一个人看家，还不是因为妻子的突然外出？要是妻子在家的话，弘美也不至于那么寂寞了。他冲妻子说：

“这还不是因为你随随便便就出去了？”

“可我是有事才出去的。”

修平咽下了“还不是为了与野男人约会”这句话，又故意干咳了一声。

当着女儿的面，夫妻之间吵起架来，是很不象话的。一旦互相抱怨起来，便不光是昨夜妻子的秘密，就是自己的秘密也会全都抖搂出来。

“那么，你们已经吃过饭了？”修平问道。

“你吃了吗？”

"还什么也没吃呢。"

本来打算直接回家，就吃妻子做的晚饭，早知如此，刚才要是和叶子一起去机场的餐厅吃饭就好了。

"那么，先去哪儿吃点东西吧。"耐人寻味的是，妻子说话的声调还是那么平静。

"可是你们俩不是已经吃过东西了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喝点咖啡什么的。"妻子望了望机场门厅对面的一家旅馆说，"对面的那家旅馆开到很晚。"

"弘美今天回学校吧？"修平问道。

"当然得回去。可今天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吗？"弘美说。她住在箱南的高中宿舍，今天晚上一定得回去。不过只要父母给学校打个电话，晚些回去也没关系。只是她本人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太留恋这儿似的。

"从这儿到品川挺近吧？"修平又问。

"我的事你就别担心了。"弘美的话似乎是无意的，却让人感到她话中有刺。

"那么，我们把弘美送回去后，去那儿走走好吗？"今天妻子不知怎地，象是不太想回家。

"请开到品川。"出租车来了，修平坐在前面的助手席上，妻子与弘美坐在后面。

"今天是校庆纪念日吧？"车子开动以后，修平问弘美，"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吗？"

"是啊。"对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女儿回答起来也没精打采的。

"昨晚上，有朋友来了吗？"

"嗯……"

不管怎么问，弘美今天还是懒得开口。不知是否由于看到父亲和陌生女人一起下飞机的场面后受了打击，或者是被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

修平抱着胳臂，望着车外流光闪烁的夜景，心里对妻子的怒气不由再一次涌了上来。

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该在女儿面前替他掩盖一下有损于父亲形象的隐私，然而她却特地带女儿到机场门厅来目睹了这一切。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北海道好吗?"妻子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眼下，那儿应该是最好的季节吧?"她明明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可她对此却只字不提。不知她是视而不见，还是在强忍着怒火。她这种平和沉静的态度，让修平有点害怕。

由于是晚上，从羽田到品川用不了 30 分钟。到了品川站以后，弘美拎着一个印有百货商场标志的购物袋，先下了车。

"那么，你路上小心点吧。过一会儿妈妈会与宿舍的老师联系的。"房子说。

弘美点点头，又往修平这儿瞄了一眼。

女儿好容易星期天与校庆两天连着休假，她回家来了，自己却连与她面对面地说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修平感到有些内疚，正沉默着不知说什么话好，却见弘美一转身就快步向车站的方向走去了。

或许她还在生气，或许她对父母之间的纠纷没有兴趣。很快地，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

修平还在迷茫地望着女儿消失的方向，却听司机问道：

“下面去哪儿？”

“是啊，去哪儿呢？”

不管去西餐馆还是去生鱼片店，让吃饱了饭的妻子坐在一旁，看他一个人狼吞虎咽都够滑稽的。

“家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吗？”修平问妻子。

“有面包和面什么的，不过我们还是去超级商场买点什么吧。”

“可我早就饿了。”

妻子沉默着，似乎想说：还不是你自作自受。

“那么，就去等等力吧。”

汽车在路灯下飞驰而去，修平很不痛快地沉默着。为了表示他很愤怒，他将胳臂交叉在胸前，目光一直紧紧盯着前方。

的确自己带女人去北海道的事是不对，可妻子也太胆大妄为了。突然间不跟丈夫打个招呼就往大阪跑，而且连住的旅馆也不告诉家里人一声。要是昨晚上他不往家里打电话，他对这事还全然无所知呢。而且就这会儿，两人已在一起了，也不见她有丝毫想解释的意思。

修平越想越觉得恼火。以前，他即使发现妻子有可疑的行为，也从未正面说过她，今天晚上可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妻子让自己丢了丑，他也得让妻子出出丑。

随着汽车离家越来越近，修平突然变得正颜厉色起来。

半道在超级商场停了一下，待回到等等力的公寓时，已是10点多钟了。

妻子很快就做好了刚买来的鲑鱼，又往凉拌豆腐里撒上葱末，另外还做了一碗裙带菜酱汤。这样一来，几道颇为象样的菜就做得了。

没时间做饭了，便就着这些菜捏了几个饭团。

房子在杂志社当编辑，在家里干家务活，手脚也很麻利。

然而今天这种情况下，修平绝不会就此满足。

在吃着妻子匆忙之间为他准备好的饭菜时，他又觉得就这样休息一下也好。无论如何，现在也不是追究妻子有外遇，搅得家里不得安宁的时候。眼下先填饱肚子，再睡个好觉。

然而老是被妻子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还一再地沉默着也是够窝火的。而今再让那些事不明不白地搁置下去，情况反而会越变越坏。

修平吃完饭，喝了一杯茶以后，终于对站在水龙头前面的房子说话了。

这种时候，修平总是在妻子背对着他或侧对着他时才和她搭茬。要是面对面的话，他就什么也不说了。倒也不是面对着妻子就没有说话的勇气，他总嫌盯着人说话，太一本正经了，不好开口。

"你是昨天去大阪的吗?"

修平冷不丁地这么一问，妻子正在洗木碟子的手停了一下，过了片刻，回答道:

"是啊，突然让我去那儿取材料。"

"可昨天不是星期日吗?"

"就是星期日也有临时插人的工作。杂志社的事就是没

个准。”

“是什么事?”

“去取大阪的一位主妇的手记。”

“那种东西，让人家寄来不就完了?”

“时间太紧了，怕来不及；另外还得直接见见面向她问一些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妻子又说：

“你是在怀疑我吗?”

“……”

“我和驹井夫人一起去的，不信你可以去问她。”

她说的驹井夫人，是她那个杂志社的女编辑，修平曾见过她一次。她也与房子一样是39岁，两人看上去很投合。

“她是跟你坐同一班飞机回来的吗?”

“她在京都还有些事情要办，便去那儿了。”

修平回想起他从叶子那儿听来的话。据说当妻子的为了掩饰她与情人的约会，总会打出她女朋友的名字来。

“不过，你要是住在外面的话，临走前也该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下。”

“我打了。可是你并没有在原先的旅馆呀。”

“早上我明明在那儿的嘛。”

“可我是在中午才决定走的。”

妻子完全停下手来，不再洗盘子了，她直视着修平。修平感觉到了自己背后的视线，又接着说：

“好了好了，你怎么说都行，只是别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说见不得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突然，水龙头发出冲出激流来的声音，很快又被止住了。不知妻子是在洗手，还是怒气冲冲地拧大了水龙头开关。待不锈钢水管中流出的急流撞击水池子的声音停了以后，妻子说话了：

"你要是有什么话，就尽管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吧。"

"……"

"见不得人的，不就是你自已吗？"

修平扭头一看，妻子正站在自己的身边。

"还把女人带到札幌去！"

听她这么一说，修平也下定了决心。既然妻子已说到这一步了，他也就不能不应战了，好在他也有充分的反驳的理由。

"那好吧，你也听我说几句吧。"修平为了让自己镇静一些，便点上了一根烟，然后说，"你是不是有别的喜欢的男人？"

一时间，妻子显出有些胆怯的样子来。

"要是有的话，你还是老实说出来吧！"

"你为什么说起这种话来？"妻子说。

修平仿佛正等着她这句话似的，点了一下头：

"看来你是不愿意说这种事情。前些时候，曾经有个男人打来一个奇怪的电话；还有，在那以后的一个下雨天，你又让一个男人送回家来；还有……"

妻子被揭穿了秘密以后，情绪过于激奋，她的头开始轻轻地发抖。

"你别以为我眼睛瞎了，你可以糊弄人了。"修平忽地觉得自己就象是检察官似的，他把长久以来隐藏至今的证据，

一古脑儿都甩了出去，也不管它是否属实，他只想彻底地打垮对手。担任这种令人兴奋的角色，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碰上的。

他暗自得意，正想再抽一口烟，这时妻子大叫一声：

“我也不是你可以随便糊弄的！”

“怎么？”

他回头一看，发现妻子眼中噙满了泪水，两只紧握的手哆嗦得厉害。老实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妻子这么激动。平时她总是一副那样冷静、恬淡的样子，所以这回修平觉得她与平素的妻子太不一样，仿佛变成了一个魔女似的。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妻子一直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我也完全知道你干的那些事。那人是别人的妻子，每星期你们都约会，这次从一开始起你就打算带她去札幌……”

“够了！”修平喊了一声。他这才注意到，周围的邻居可能会听到他们的争吵，然而妻子还没有想住嘴的意思。

“我才不闭嘴呢！你想隐瞒你干的那些事，办不到！”

“我并不想隐瞒什么。”

“那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妻子上前一步，继续数落道，“你偷偷地买飞机票，偷偷地打电话。今天早上，明明她就在你旁边，还装作她没在的样子……”

到了这一步，他们之间的争斗已变成一场激战了。要是还以战争作比方的话，那么他们已过了双方射击的阶段，而进入肉搏战了。

“你自己又怎么样呢？让弘美一个人看家，还说什么有急事，还不是到大阪与那个男人幽会去了。”修平反驳道。

"你说的那个男人，又是谁？"

"就是打电话的那个男人，那个长头发的瘦个儿。你要是喜欢他那样的，就和他一起去过好了！"

"你不是也愿意与那个不干净的女人在一起吗？也随你便呀！"

"到底是谁不干净?!"修平急了。

"还不是你！"

"是你！"

妻子忽然咚地一下坐在了椅子上，两手捂着脸，伏在椅背上呜呜地痛哭起来，肩膀也在上下地抽搐着。女人一哭，就吵不起架来了。于是，本来想评个是非短长的吵架，从现在起便变成了赤裸裸的感情碰撞。听着妻子的哭泣声，修平渐渐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感到迷茫起来。

从在羽田机场见到妻子，一直到回家的这段时间内，他一直对妻子的不贞怒气冲冲的，打算彻底地追究个一清二楚。然而追究到半截，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击。待他从这场恶战中清醒过来，才发觉结果原来是两败俱伤，弄得双方都灰溜溜的。

老实说，修平感到了有些扫兴。在数落妻子的一条条罪状时，他还自觉是个威风凛凛的检察官；而眼下他自己的罪行也被揭穿了，他便置身于半是检察官半是罪犯这样一种奇怪的地位上。

修平站起身来去上厕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互相都揭了对方的短，情形却并没有因此变得稍好一些。不仅如此，他们之间互相谩骂的升级，只能把他们自己推向更为悲惨的境地。

他从厕所出来一看，只见妻子一手握着手帕，双眼直愣愣地瞪着发呆。她仿佛被什么妖怪迷住了似的，脸上一副苦苦思索的表情。在被丈夫揭穿了她有情人的事后，不知她是神志有些不正常了，还是情绪变得难以控制地激奋，她的这种令人感到可怕的表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不管怎么说，……”修平轻轻地说。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跑到水池边上去喝水，“今天的事情，都再好好想想吧。”

他倒也不想让这种状态再不明不白地延续下去，可到了这会儿，看来还是休战比较好些。要是他们再吵下去的话，很可能双方会动起手来，而他们现在身心两方面都已疲惫不堪了。

“好吗?”修平提醒妻子。而她还是照例张大着双眼呆坐着，没有回话。

“睡觉吧。”修平话刚出口，才注意到这句话与眼下的气氛很不谐调。这是一句类似请她上床的话。在眼下这种场合，妻子倒也不至于误会他的意思，可这句话总给人有些不合时宜的感觉。

修平独自进了卧室，起居室里只留下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的妻子。

不用说，卧室里很暗，被褥也没有铺。平时他只要对妻子说一句“铺被褥去吧”就行了，现在刚吵完架，也就不好再跟她说这种话。无奈他只好拉开隔扇，铺上自己的被褥，换好睡衣。看看已经摘下的手表，已过了11点。漫长的、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天算是快过去了。

修平刚一躺下，便抓着被子的一角，移到了靠墙边的地

方。让中间多留些空地儿，呆会儿妻子铺被褥时可以宽裕些。修平关上房间的灯，只留下枕边的台灯还亮着，又嫌台灯也亮得刺目，便关上台灯，整个卧室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隔壁的房间里，妻子似乎还在那儿发呆，一点声响也没有。

修平仰面躺着，望着黑黑的天花板，不由叹了一口气。

夫妻间的这一场谩骂，结果也不过是证实了她的确有外遇。

他刚才那么一说，原以为她会遮掩一下的，不料她竟干脆地承认了。她倒也没有明说她有情夫，可是那句"你不是也……"不正是肯定了她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吗？

"果然是这样……"修平意识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件十分严重的事，然而他却没有力气再去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考虑一番。

窗外响起了小鸟的叫声，同时，还传来了打高尔夫球的声音。

听到外面的这些嘈杂声，修平才意识到自己是回到东京了。尽管枕边的台灯是关着的，可是从窗户边上漏进来的一缕光线，还是明亮得足以看清室内的一切。

修平仰面躺着，他的左边是白色的墙，墙边并排摆着和式及西式的衣柜，再前面是一个壁橱。与这排家具相对的是连接起居室的拉门，拉门前面另外铺着被褥，妻子正背对着他睡着。

望着她的睡姿，修平不由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与妻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而且那并不是

一次简单的争吵，他们甚至互相都指责了对方有外遇的事，于是事情变得很严重了。

结婚 17 年来，象昨晚那样赤裸裸地进行感情交锋，这在他俩还是第一次。最终，还是他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样子感到讨厌起来，便先来休息了。那会儿，妻子还没有睡。

不知她是什么时候睡的，他全然没有感觉。从她现在还躺在那儿的样子看来，似乎她刚睡下不久。

看看清晨这个静悄悄的卧室，还是与过去一样的安宁。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只是两人被褥之间的距离，几乎比平时的大一倍。而这块被褥之间的空地，正是昨晚的口角留下的痕迹。

修平的心情又沉重起来。过会儿只要妻子一起床，昨晚上留下的沉渣又将重新泛上来。虽说他们今天不一定会象昨天那样地争吵，可是象从前那样的平安状态是再也回不来了。

眼看屋内的光线显得越来越明亮了，修平不由屏住了呼吸。外面打球的声音还在继续，鸟儿也在不停地啾啭着，由此估计现在还不到 6 点钟。平时，妻子总在枕边放一个闹钟，到了 6 点就起床，今天在她旁边却找不到闹钟。是她打一开始就不准备这么早起床呢，还是她昨晚太激动而忘了拨闹钟了？不管怎么说，她这会儿可没有一丝要起床的迹象。

修平确认妻子还在睡梦中，便自己先起了床。他在睡衣外又披上一件睡袍，向书房走去。经过起居室，他发现那儿也没什么变化。昨晚上吵架的时候，搁在桌上的茶碗和小茶壶也都已摆得整整齐齐的，水龙头旁边也收拾得很干净。

修平走到书房的桌子面前，拉起窗帘，坐在了椅子上。

书桌右边座钟的时针正指着6点10分。要是平时，他吃早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是在这儿读读论文，看看杂志，不过今天早上他可没这个心思。无奈他只好点上一根烟，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拿了报纸，大致浏览了一下，便又朝窗外望去。听到小鸟的叫声，本以为是个晴朗的天气，可是太阳只从云层间露了一下脑袋，很快天空又被梅雨云笼罩了。

修平的目光又落回报纸上，他将刚刚粗粗过了一遍的内容，重新又从第一页开始看。他倒也不是真想读什么报，只是干什么都提不起兴头来，怪无聊的，便拿份报纸看看。

边看报边抽烟，偶尔还望一眼窗口，就这样慢慢到了7点。

若是平时的话，这会儿该是妻子起床后，给他端来茶水或是咖啡的时间了。

然而这会儿看起居室那边，还不见妻子起床的动静。

看来她昨晚是睡得太晚了，要么是她醒了不愿起来。无论如何，将正在睡觉的妻子叫起来，让她给自己沏茶也不太合适。

修平只得走到水龙头那边喝了几口水，然后，再一次展开了报纸。

很快就到7点半了，从打开的窗户那边，传来了汽车和行人来来往往的声音。同时，马路对面打高尔夫球的声音消失了。

修平抽完第七根烟后，使劲地干咳了一声。平时一过8点，他就得去上班，妻子要是有心准备早饭的话，早就该起床了。她还一直躺在那儿不起床，不知是什么打算。

修平望着座钟，渐渐生气起来。心里突然萌发了闯进卧

室狠狠训斥妻子一顿的冲动。

“你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呀，快起来准备早饭吧！”他准备先这么申斥她，然后她要有什么反抗的话，就加上一句：

“不管怎么说，你当一天妻子就得象一天妻子的样儿！”

他怒气冲冲地又点上一支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在这时，他听到起居室那边传来了响声。

修平一下就站住了，走近门边想听个仔细。

起居室那边的确有了动静，不一会儿又传来流水的声音。

妻子总算是起床了。修平再一次坐回书房的椅子上，微微仰起了脸。

妻子起来后，他也一定不能发慌。眼下暂且先不理她，等看到她的态度以后再决定怎么对待她。修平打开那张已经不再有什么内容可看了的报纸，想象着妻子进房来时的表情。她会老老实实地说一声“昨天真对不起了”，道一下歉呢，还是会变得更不高兴了？这就得看她最初的表情了。

修平怀着好奇与不安的双重心情，等待着妻子过来。然而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又过去了，妻子还是没有一点过来的意思。

这时，眼看着就快到8点钟，是他出去上班的时间了。今天是他开会回来以后上班的第一天，他本打算提早几分钟出去的。留在医院的那些医生们肯定在等着他。还有，也该有不少新病人入院了。

这会儿他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就这么一个人闷在书房里，等着妻子来招呼他。他不时地瞄一眼手表，再继续等待着，可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她决不会不知道他就呆在书房，难道她是有意无视他的存在吗？

到了这会儿，别说是吃早饭了，他甚至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正忍无可忍地故意大声咳嗽了一下的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修平立即背过身去，并且尽量用一种不高兴的声调问了声：

“怎么了？”

“早饭已准备好了。”妻子的语调显得格外的平静。仿佛她并没有干过任何不贞洁的事，还是照常地做了早饭。

修平克制住马上就想出门的心情，他叠好报纸，摁灭了烟头，然后才缓缓地打开书房的门。

起居室约有 10 张榻榻咪那么大，厨房也在这里，他们的早饭就在厨房边的餐桌上吃。修平进来时，看见妻子正在将刚烤好的面包片盛到盘子里。桌上放着火腿蛋和一杯每天早上都要为修平特制的疏菜果汁。

修平一声不吭地坐到餐桌旁，开始喝果汁。

妻子从冰箱里取出奶油，搁到桌子上，便默默地进了卧室。

妻子并没有象修平所想象的那样向他道歉，她甚至都不正眼瞧他一眼；另一方面她的态度又似乎表明：她还是做她作为一个妻子的分内事。

修平喝完果汁，又就着火腿蛋吃了一片烤面包，便站起身来。老实说，他并没有吃饱，可现在已经是 8 点多了。他用餐巾擦了擦嘴，便进卧室去准备换上西服。他刚一进卧室，妻子便出去了。看来她是在避免和修平呆在一起。可在

西式衣柜前，修平的西服及领带已整整齐齐地挂在那儿了。

每天早上，修平总是默默地穿戴上妻子递给他的西服和领带。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从来不自己亲自挑选。今天早上，在西式衣柜前，又挂好了一套灰色的西服和一条淡红与深蓝色条纹相间的领带。

待修平穿好衣服回到起居室时，看见妻子正在阳台上给花盆中的牵牛花浇水。

修平很快走进书房，拿了皮包以后再回到起居室，看见妻子还在阳台上对着花草发愣。平时他出门前总说一声："那我走了。'从妻子的背影看来，她今天是不愿理会他了。修平没办法，只好独自走到门口，穿上了皮鞋。

他穿好鞋，轻轻地走到门前，还是听不见妻子有从阳台上回来的动静。于是，他故意将门开得比平时都响，还是不见妻子回过头来。修平又干咳一声，出了走廊，终于下决心关上了门。

出人意料的是，她为修平做好了早饭，准备好了西服和领带。似乎她的情绪已经有些缓和了，可看来她又并不那么轻松。不仅如此，她甚至明明知道丈夫出去了，也不回一下头，这显然是对修平还有抵触情绪。

然而仔细想来，作为一个妻子所必需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情她还是都已经做了。

"真是莫名其妙。"修平嘟囔着，向车站走去。

妻子对昨晚的争吵，究竟会怎么想呢？她会觉得是自己的错还是丈夫的错？另外，她会不会认为夫妻双方都有必要反省一下呢？

从今天早上起，妻子所说的话，只有一句："早饭已经准

备好了."此外，她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从她的话里看不出什么来。不过，从她缄口不语这点上来看，可以肯定妻子并没有自我反省、感到歉疚的意思。但是，她似乎也并没有那种既然如此索性对抗到底的打算。是她已经丧失了发怒的力气了呢，还是怕一开口会弄脏了自己的嘴？

修平一再自问着，上了电车。

整整一天，修平都为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是他出去开了5天会后回到医院的第一天。新来的患者比平日都多，住院的病人也增加了不少，再加上还有新的检查结果刚出来后、正等着修平去诊治的病人。于是他就一个挨一个地给他们看病，要做出恰当的诊断，还要决定治疗措施。下午，他又连续做了3例因开会而延期的手术。等忙完这一切，已经6点钟了。这一天，他可真是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也没有。

也正是因为忙，他一时也总算忘记了与妻子吵架的事。

他做完手术，洗完澡，随后又回到主治医生室开始能够喘口气的时候，才忽地又回想起昨晚上争吵的事来。

他点上一根烟，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脑子里又开始浮现出昨晚吵架的情景。

坦率地说，他在昨晚上与妻子吵架时，总以为妻子最终一定会认输的。或者说，他希望结果会是那样。然而，妻子在过了一夜以后的今天早上，居然还毫不掩饰她的不快。

确乎是既然他带着情妇从飞机上下来，那么她也有理由去大阪寻欢作乐了。从这点上说，吵架只能是两败俱伤，各人都有一半的错。

可是，在夫妻双方同时都有外遇的情况下，论起错来绝

不能是 5 比 5，而应该是 4 比 6，或者有时是 2 比 8，当妻子的罪过总是更重一些。

不管怎么想，修平总觉得男人的寻花问柳与女人的水性杨花决不能同日而语。

这一点从男女的性行为本身就可以找到答案。男人在性行为中是射出某种东西，性行为结束以后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女人在性行为中是接受某种东西，性行为结束后总会在体内留下些什么痕迹。此外，女人与情夫做爱时心理上的感觉，也正如生理上的一样，较男人更为深刻。简单地说来，男人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去做爱；而对于女人来说，没有爱情就去以身相许则相当困难。反过来说，女人在以身相许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对方一定程度上的爱恋之情。既然通奸使女人在身体上留下了痕迹，在精神上也比男人的体验更为深刻，那么女人与人私通自然更是罪加一等了。

这便是修平的理论。

妻子既然有着重得多的罪孽，却还不道歉，不是太傲慢了吗？

修平回想起妻子站在阳台上看花草的背影。

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腰上系一根黑皮带。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心理上的原因，他总觉得近来妻子的腰部稍微变粗了一些。本来她很瘦，乳房也很小，并没有多少女人的魅力，可近来好象胸部也膨胀起来了，肤色也变得白多了。

这种种变化，会是由于别的男人爱抚的结果吗？

“真是混蛋！”他想着想着，全身燥热起来，感到自己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愚弄。

“我可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修平极其认真地说，“可不能败给你那种毛小子！”

话音刚出口，修平便赶紧环顾四周。幸亏周围没人。要是别人听到了刚才的话，肯定会笑话他：都过 40 的人了，还说这种话！

不管怎么说，上完一天班，回家却还是阴沉沉的气氛，真让人心烦。

从前，他只要举起电话，说上一声“我马上回家”，妻子便会给准备好饭菜，即便他不回家吃饭，也只需说一句“我要稍微晚些回来”，便可以安安心心地喝酒去了。

然而今天，就这么回去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而且一想到妻子那满脸的不高兴样儿，就感到沮丧。即便她已给准备好了晚饭，象早上那样一声不吭地吃闷饭，也是味同嚼腊。

“怎么办好呢……？”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来。而做完手术后，肚子早已饿得不行了。

这会儿，医药部的那些年轻医生们一定在喝啤酒什么的，与他们一起喝上几杯，再去饭馆订些菜让人给送来，倒是个办法。修平这么想着，可还是一点兴致也没有。

在做完手术太晚了的时候，他常常在医药部吃晚饭，并不只是今天才去那儿。但是，一旦想到去医药部吃饭，马上就有一种寂寞感袭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被抛弃的人了。

他遥望着窗外的日落景象。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他缓缓地将视线收回来，抓起电话，只听叶子在里面说话了：

“您还在哪？”

听到这声音，修平才意识到今天一天他还从未想到过叶子。

“您工作已经结束了吧？”

“刚完……”

“那么，您马上就回家吗？”叶子的话语间隐含着某种特别的含义。

“也不是。”

“那您夫人一定在等着您吧？”

看来，叶子对于昨晚上他与妻子在机场见面的事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他想对叶子解释一下，同时又想到：倒也多亏了这次吵架，才将他的心思紧紧地拴在了妻子身上。

“昨晚上的事，太抱歉了。”修平说。

“不，反正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你说的是哪回事儿？”修平问道。

“那还不是您和她约好的？”

“不是那样。她自作主张来的，我并没有让她来。”

“是那样吗？”

“既然我和你一起回来，我总不会特地把她叫来吧？”

突然，电话里传来叶子的笑声：

“噢，我明白了。可是也没见过有你那么慌乱的呀。”

被她这么一说，修平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是，您夫人还是挺爱您的。”叶子又说了。

“为什么？”

“她都带了令嫒一起来了，看上去你们真是一对相配的夫妻呀！”

对她的这番无稽之谈，修平也没什么可说的。他正感到

腻味时，又传来了她骤然间变得很生硬的声音：

“您不是还说过，夫人与情人约会刚分手的吗？”

“那是事实啊。”

“请你别再随随便便地编什么瞎话了，我可不是你们的玩具。”说罢，她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

修平慢慢放下电话，将双手交叉在胸前。

究竟是怎么回事？竟使他突然之间失掉了妻子与叶子两个女人的信赖。

当然，叶子那边等哪天再和她解释一下，或许她就会理解的，更难办的倒是妻子这边。

有好一会儿，他显得很安坦地望着天花板，片刻，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地将视线投向了窗外。

方才夜幕还在徐徐降落的庭园，这会儿已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唯有对面那幢病房大楼的白墙淡淡地浮现出来。

昨天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和叶子两人享受着北海道之旅的最后一站。在那之后，仅仅一天之内，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同一时刻的昨日与今日相比，真如同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真受不了啊！”修平轻声吐出这句话。

叶子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比这更需要考虑的，是妻子的事。

怎么才能打破昨天以来的那种局面呢？

要是妻子真是另有所爱，那么趁这功夫，他就必须彻底地问清楚妻子的心情。可是，妻子能那么坦率地说出来吗？

要是她不说的话，他就得请兴信所* 帮忙去做些调查，了解妻子的情夫是谁，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亲密起来的，通常又是在何时何地幽会的等等。

"可是……"修平想到这一步，又一次将目光茫然地投向了空中。

为调查妻子的行为而去兴信所，又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那无疑等于他是在宣布：妻子背叛了自己。

事已至此，调查也无济于事，何况答案早已是现成的。从昨晚的争吵中，她已承认了有情夫事。还是别再多此一举了，只要问清楚妻子的真意，就什么都明白了。问问她是真心想和那个男人继续保持关系，还是借此机会，彻底与他分手。

然而，要是妻子很爽快地向他致歉，他该怎么办？要是妻子正颜厉色地表示不能与情夫分手，他又该怎么办？再说，妻子那边可能也会反击一下，追究他的事情。"究竟你和那女人是什么关系？你是准备与她干干净净地分手呢，还是继续交往下去？"要是妻子这么一问，他又该如何回答？是回答她"只要你想分手，我也一定分手"呢，还是必须以妻子首先与那男的分手为先决条件？

不管怎么说，这似乎是一长串没有答案的问题。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如索性与朋友广濑商量一下呢。那家伙可是玩了不少女人了，多少风风雨雨都闯过来了，也许他能有什么高见。

---

* 兴信所：（日本）接受委托对别人的品行、财产等秘密进行调查、报告的一种机构。——译注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件事他自己都无法作出决定，与别人商量又能起什么作用？

修平忽然感到，刚才的种种考虑都是白搭。有这功夫，还不如好好喝上几杯，醉他一场呢。

事实上，一想到今天早上的事情，他就觉得今晚不能不喝醉酒回去。他尤其害怕回家后只有他与妻子两个人在一起。要是弘美在的话，事情就能缓冲一下，气氛也能变得轻松一些，可今晚不能指望这一点了。

况且现在妻子肯定还没有睡下，自己喝醉了再回去是最好不过的。那样就不管妻子还说些什么，只要自己一钻进被子便万事大吉。

想好今晚消夜的办法以后，修平打算和年轻的医生们一起去喝喝酒，便大踏步地向医药部走去。

冷　夏

速见房子收拾完早饭的餐具，看到白墙上的挂钟已是10点了。

每天早上一到这个时刻，家的周围便又寂静下来。前面那条道路上，刚才还满是去上班的职员或上学的学生，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此刻已不见了人影，甚至连来来往往的车辆也几乎看不到了。在这之后，收垃圾的和洗衣房的人就该来了。可这也得过一会儿功夫。眼下，正是上午最清静的一段时间。

房子几乎每天总是在这个时候离家。

本来干编辑工作的，上班就没有个准时间。有时在去上班的途中还得去哪儿取一下原稿，这样一来，下午能不能到得了杂志社也说不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晚上便常常比较晚才回家。别说是七、八点钟，在定稿的日子里甚至还有10点或12点才回家的。

房子以前是杂志社的正式成员，现在只是作为一名自由编辑在那儿帮忙，便不至于那么晚才回家。她总是在黄昏、更晚一些也是在6点钟左右就回去了。真要有了什么急事，她甚至也可以在家里干。既然是一名自由成员，工作并不是强制性的，因而也可以说轻松得多。

今天早上，房子原来也打算10点多出门的。她准备上午先去结算一下昨天的出差旅费，下午把磁带上的采访内容

记录下来。

然而这会儿，她却全然没有一点想出门的心情。

她的稿件明后天就得交稿，不过现在问题不仅仅是交稿的事。

对于昨晚上与丈夫的那场争吵，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她一想到这件事，头脑便紊乱起来。眼下，比起杂志社的事情来，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大约10点过10分左右的光景，房子拿起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她同一个杂志社的同事驹井由美。由美与房子同一年来到杂志社，她婚后也一直在工作，现在正负责一个面向青年读者的杂志编辑工作。从杂志社的情况看来，由美的地位比房子要高一些，然而她们从年轻时候起便是很要好的朋友，因而无论是有关工作还是有关家里的事情，互相之间都从不隐瞒。昨晚上，她在被丈夫盘问的时候，之所以举出由美作为她大阪之行的同伴，也是因为她了解由美很有心计，因而对她很放心。

然而，由美昨天并没有去大阪。她不仅没出去，而且昨天还是她的定稿日，因而她应该是在杂志社忙到很晚才回家的。现在，房子过了10点钟才给她打电话，也是怕太早了会把她从睡梦中吵醒。

可是，这会儿房子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便她还在睡觉，也非得把她叫醒不可。

果然，她拨通电话以后，过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听到由美的声音：

“怎么回事？不是才10点钟吗？”

“对不起，可是我这儿碰到麻烦了，有急事得跟你商量。”

房子象抓着救命稻草似地捧着电话，告诉由美昨晚吵架的经过。她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便先讲了在机场看到丈夫与一个女人一起下飞机的事。

"他表面上去参加什么学术会议，实际上却是带着女人去玩的。你不觉得这事很严重吗？"房子起初还打算冷静地叙述一下，可是说着说着，昨晚上的怒气不由又涌了上来，"以前，我也知道他与那女人来往的事，可是……"

"那么，你是在机场的休息厅碰到的？"由美问。

"嗯，他们两人都非常吃惊，那女的很快就象偷吃的猫似地溜走了。"

房子又告诉由美从那儿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她说伺候他吃完饭已经挺晚了，忽然听他大声嚷嚷道："别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接着又狠狠地说了一句："我可是什么都知道。"仿佛在威胁一个无赖似的。

"由于太委屈，我也顶了他几句。"她说。

房子一口气讲了他们夫妻间的口角，由美这才仿佛清醒过来。她不时地插入几句"那以后呢"，或是"于是就"，以便快些知道下文。

讲完了这一大堆以后，房子多少感到踏实了一些。她说：

"昨晚上，我还真想过离开家到你那儿去呢。"

"那么，你先生现在已出去了？"

"我总算还给他准备了早饭，他却一句话也没有。"

"看来，你们可真是进行一场冷战了。"

"不仅是冷战，我们俩或许就不行了呢。"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决定的事！"

“可是，男人要是知道妻子有情人，是不会容忍的吧？”

“你已很明白地承认有情人的事了吗？”

“这倒也没有说……”

“那他不一定知道吧？”

“可看他那副自信的样儿，或许他会通过兴信所什么的去做一番调查。何况那人性子急，我们说不定就得离婚了。”

“噢，你还是镇静一些吧！”

听由美这么一说，房子不由落下泪来。她用手抹了抹眼角：

“事情总不会太简单就过去吧。”

这时，由美似乎是从床上起来了。稍微隔了一会儿，她的话又传了过来：

“那么，这事你要不要与松永说一下呢？”

“我只想先跟你商量一下，跟他说是不是合适呢？”

“你先生知道松永的情况吗？”

“大概不会知道。”

“那你别作声就是了，因为这事与松永也没有什么关系。”

一提起松永这个名字，房子的胸口又有些发堵：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我真是混啊！”

现在回想起来，所有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去机场迎接丈夫这件事。当初她去机场，一度受到了好奇心的驱使：或许碰巧能看见丈夫的情人；另外，也是出于恶作剧的心理：看到她和女儿前来接机，那两个人该会是多么的狼狈。她就想看看他们当时的那副狼狈相，藉此也不能否认就是对丈夫在外寻欢作乐的一次有意的报复。

然而那样做的代价，却反而是将自己逼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她的确已达到了让丈夫现眼的效果，而现在这个过分的效果，竟突然使她面临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

“我要是不去机场就好了。”她感叹道。

“那也是，你干吗去那种地方，这也不象是你干的事儿呀。”既然是好朋友，由美说话也直率得很，一点都不客气，“你看到了那种场面，结果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吧?”

“可我要是放任他的话，他就老是为所欲为了。”

“你的心情我也理解，可你是与弘美一起去的吗?”

“是啊，我想那孩子一定也是看呆了。”

“可也是，你把孩子带到那种地方去，太不应该了!”

被她这么一说，房子无言以对。的确，她的有些做法也需要反省反省。她说:

“可是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俩是好好地并排着出来的，只是修平稍微有些护着那女人的样子。”

“哎！你稍等一下……”

由美那边隐隐传来了电铃的响声，好象是有人来了，电话中断了。房子握着电话，看看手表已是10点半了。她们通话已20多分钟了。

“真抱歉！现在好了。”由美又来接电话了。

“你现在是在忙着校样吧?”房子问。

“不，没有的事。因为昨晚忙到比较晚，所以今天大家都晚去上班。”

“看来，男人还是够自私的。”房子一听说还有时间，便再接着往下说，“他自己可以随便地去玩，而妻子只要稍稍玩一下，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是啊，这种事在我们家也一样。”

由美的丈夫比修平小1岁，可大概是由于他们没有孩子的缘故，他看上去要比修平年轻五六岁。他在一个广告公司就职，很健谈，待人接物也十分亲切。只是用由美的话来说，他有些太圆滑世故了，是个十足的玩主。

“我家的那位还说过：男人怎么玩都是可以的；女人要是玩一下，那可不行！”房子说着说着，不由又怒火中烧了，“归根结蒂，还不是他的不是？”

尽管她自己与松永交往也有不对之处，可是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丈夫的为所欲为所致：眼看着丈夫扔下妻子不理，却与别的女人打得火热，房子心里不由渐渐产生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试试看”的念头。她倒也并不是为了报复，只是觉得适当地玩一玩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终于这种不顾一切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当然，不可否认这与她想冒一下险的心理也有关系：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相交，沉浸在某种带有危险性的感情中，的确能体会到一种异样的兴奋。

“男人总强调对自己有利的理由。”由美说。

“说什么男人玩一玩没关系。”

“这种理论离奇得很。似乎男人有情人就只是玩一玩的事儿；而女人一旦有了情人便一定会陷进去不可自拔，绝对不再是玩一玩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哪有这种道理啊！”房子应和道。

“就是。男人中不也有见了情人便不能自己的人吗？”

“有的甚至把家产、田地都赔进去，供他的情人挥霍。最终要是被情人抛弃了，便又寻死觅活的……”

“还有的硬要强迫女的跟他结婚，要是女的不乐意了，

便会动杀机……即便没有这一步，轻易抛开曾经同甘共苦的妻子的也大有人在，所有这一切，起初还不都是从找个情人玩玩开始的。同样的事情，要是女的干了，男人便会象撞了鬼似的，大吵大嚷起来。"

两人同是女性编辑，也都恨透了这个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所以谈起这个话题，一拍即合。

"就是女人，也可以找个情人玩玩嘛。"房子一说完这句话，赶紧向四处张望了一下。这么大胆的观点从她口里说出来，若是被谁听到了，可是件耻辱的事。幸好家里没有别人。房子总算放下心来。由美又问道：

"可是，你和松永只是玩一玩的事吗？"

"那……"

房子正要承认，却又把这句话咽了回去。的确，她与松永已经发展到了有肉体关系的地步，可要说她对他有什么迷恋，想与他同居或者结婚，那还都谈不上。但就此真要说她就是在游戏，她又似乎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那么，他就是你的性朋友了？"由美又问。

要这么说，或许倒比"游戏"更确切一些。

"你没有想过将来和他在一起的事吗？"

"那种事儿……"房子握着电话话筒，使劲地摇了摇头，"还不至于想到那一步。"

松永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与妇女杂志在工作上联系颇为频繁，由美对他也很熟悉。他对工作相当热心，对摄影也很有一套。他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也有些让一般人难以对付的脾气。他今年 38 岁，作为一名摄影师，他正处于事业上的鼎盛时期，不少年轻编辑都对他敬而远之。然而，房

子却喜欢上了他那粗莽的脾性中蕴含着的纤细的情愫。

"他与府上的先生比起来，可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哪。"的确，由美这么说是有她的道理的。修平体格健壮，看上去很有男子气、很果断。作为医生，他事业上也很顺坦，从来就是个不知挫折为何物的人。相比之下，松永却又高又瘦，脾气暴躁，性格也很脆弱，要是房子稍不照应他，便会出现令人担心的事。或许正是由于他有着与丈夫迥然不同的地方，房子才倾心于他。然而她也并不因此就打算与松永同甘共苦下去。

"可是真不好办啊。"听了由美的话，房子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丈夫的这场争吵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那么，你以后怎么办呢?"由美问她。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的。"

窗外传来了有人来收垃圾的声音，时针已经指向 10 点 50 分了。

"总得想个什么法子……"

由美轻轻地说。可是，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本来，与房子吵架的是她自己的丈夫，由美与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房子自然不能期待与由美商量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与由美的这一场谈话，还是让房子感到了些宽慰。

"你，杂志社的事儿怎么办呢?"由美又问她。

"还是不得不去呀。得去结算一下旅费，还得将录音中的材料记录下来。"

"要只是这些事的话，你在家里也可以干嘛。"

的确，她可以象由美说的那样去做。只是老这么待在家里，心里越发感觉凄凉起来。

“总觉得有些惨兮兮的。”她感慨地说。

“你也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你先生现在肯定也后悔了。”

“你怎么觉得他会后悔呢?”

“不管怎么说，事情的起因是由于他先有了情人。论起罪魁祸首来，那还不是他嘛。”

房子听了，以为这是个很牵强的理由，只是在这会儿这么想想心里倒也能舒服些。她说道:

“他可不是一个能讲道理的人，脑子里净是些男人可以出去寻花问柳，女人却绝对不行的念头。”

“这一点我也理解，只是他心里肯定也会有些内疚吧。”由美不是当事者，所以她尽可以说些隔靴搔痒的话，而事态却远不是这么乐观的。

“你好好想想吧，我丈夫都当面问过我了：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男人。”房子说。

“……”

“而且尽管如此，我们却还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还得一起吃饭、一起休息。”说着说着，房子忽然觉得她现在待在这个房间里似乎也是一个错误。

“你说我以后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

被她这么一问，由美也似乎不知所措了。稍微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说:

“也没有别的办法，你暂且就只能看情形再说了。”

“按你说，我就照这样待在家里，为一声不吭的丈夫做饭，然后两个人默默无声地看电视，晚上又将被褥离得远远地、两人背对着背睡觉吗?”

“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总还可以说些诸如泡杯水呀，有关弘美的事情呀等等与吵架无关的话题吧。”

“这些话题，只能由我去说，他反正是不会说的。”房子说。

“既然两人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吧？”

“可是，我凭什么非得去讨那个人的喜欢呢？当初是他先背叛了我！而且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与那女人相交已经将近两年了。况且他也不把我当作女人，只当我是家里的女佣人。事到如今，我凭什么还要讨好他呢?!”

房子正气呼呼地诉说着，由美打断了她：

“你还是先镇静些吧。这么兴奋的样子，可不是平日的你啊！你说你先生背叛了你，可你不也背叛了他吗？”

“我和他可不一样。我只是觉得太委屈了，也只是在寂寞的时候……”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只要你已经与松永有了那种接触，罪孽不是一样的吗？”

究竟两人是否具有同样的罪名，暂且也无法论证；只是她与松永的相好已是确凿的事实了。

“事到如今，也没法说出是哪一方的是或非。双方各有自己的不满，争来争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以前不是和你说过：男女之间的问题，归根结蒂只是两人之间的问题。”由美还是有些事不关已的口吻，她的冷静中甚至还带有几分厌烦，“还是先冷静点，等过些时候再想想，或许能更好一些。”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很现实。今晚我丈夫就会回来，我们便不得不一起生活了。”房子焦急地嚷道。

“那就一起生活吧。”

“你说什么?”

“反正也不会有人吃人的事情吧?”

“那……”

“我还是知道你先生的。”

“你知道什么?”

“他会感到后悔的，既然他是那么出色的人。”

“绝对不会……”房子还想再诉说些什么，却被由美没精打采的声音打断了:

“哎，已经11点了，你过一会儿再来电话吧。”

“怎么了?”

“我想歇一会儿。”

她们俩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了，所以什么话都直来直去，从不互相客气。这会儿看来由美是对别人夫妻之间吵架的事也听烦了。在看见别人有麻烦事儿的时候，由美的这副态度虽说是有些冷淡，可或许也正体现了她爽直的性格。

挂断电话，房子将话筒放回原处，立即就感到了疲劳。她一下瘫坐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清洗好满脸泪痕的脸，房子做完出门的准备时，已是正午时分了。这会儿开始动身，到杂志社时，该是快到下午1点钟了。不管几点钟去，反正没有一定的上班时间，所以也用不着着急，只要事先联络一下就可以了。

房子故作镇静地与主编通了电话:

“我昨天去大阪取素材去了，刚回来。”

关于对双职工比例最高的住宅区的报道，当初就是主编

提出来的设想。

"由于没有时间了，所以没能挨个地去采访所有的人，只是大致上收集了一些人的观点。"房子接着说。

"那样就行了。您辛苦了。"主编比房子小两岁，对她相当尊重。

房子告诉主编她下午去上班，这两天就准备整理稿件了。说完这些，她又问道：

"那个……？"

"什么？"

"没事了，就这样吧。"她本打算问一问照片的事儿，可话刚到嗓子眼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本来，这也不是一篇艺术性的报道，只要有几张住宅区的远景与游乐场，以及主妇们上班时的情形等朴素的照片就足够了。

然而真正让房子欲言又止的，是这次与她同行的摄影师正是松永。

编辑部没有人能察知房子与松永的关系。即使有人看到他俩比较投合，常常在一起工作，也不可能想到他们会有男女关系。或许有些年轻的编辑，会以为房子与松永接近是由于松永有怪癖，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房子是在同情他，也是在利用他。

只有由美一个人清楚他俩的底细，而她也不是爱在别人面前搬弄是非的女人。

由些可见，主编也不可能知道她与松永的亲密关系。然而她还是怕一提起照片的事儿，就会让人察觉到昨晚发生的事情，于是她又缄默了。

放下电话后，房子一边拉上阳台上的窗帘，一边寻思着

是否给松永打个电话。

是这会儿就给他打呢，还是等到了杂志社再打？

今天倒也没有非见松永不可的事情。关于照片的事儿，昨天松永已经告诉由美：得明天才能印出来。可是今天一早起来，房子就想给松永打电话。老实说，她甚至在给由美打电话之前，就先想到给松永打电话了。只是不知道电话通了以后，她能对松永说些什么。"昨晚上，我和丈夫大吵了一场，几乎一夜没睡。""我丈夫知道了咱俩的事儿，说不定他会给你打电话。""看样子，我们最终或许得分手了。""这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的缘故。"要是可能的话，房子下决心把这些话全都倾吐出来。

然而一旦她说了这些话，她就从一个可爱的女人变为一个只知道将责任推卸给对方的自私任性的女人了。

房子又拉上了挂在阳台与厨房之间的窗帘，这一下，整个屋子便封闭在一个与室外光线隔绝的空间里了，一切又重归于寂静。

在这片寂静中，房子又恍惚起来。

这时，最能亲切信赖地与她交谈的，只有松永一个人。由美虽说是她比较投合的朋友，可终究只是一个女朋友，最后就会扔过来一句"那么，你就随便吧"，便轻易地拒绝了她。而要是松永的话，他一定会立即就赶到她的身边来，认认真真地为她着想。幸亏松永在4年前就离婚了，现在一个人住在高井户的公寓里，打电话过去也方便得很。倘若她说有事得与他商量，松永肯定会穿着那件他很得意的黑夹克衫，搔着他的长头发，微微猫着腰走过来。

"啊呀，这可真不好办……"他一听到这个话题，无疑会

叹息着说几句类似的话。他绝对不会说“把事情交给我吧”，或者“你就甭担心了”之类的话，他不是那种能担起责任来的男人。

不过，也不能据此便认定松永是个狡猾的人。他并不是想逃避责任，只是他缺少那种敢说敢当的男子气。在房子遇到什么麻烦时，他总能成为一个亲切的谈话对象。他的那份温和与体贴，是远远为由美所不及的。

其实，最初让房子动心的，也正是松永的这种温柔性情。丈夫修平从小就向往着从医，后来也顺利地成为一名外科大夫；松永的这份从磨难中培养出来的温情，是她丈夫所没有的。

自然他们两人最初的亲近，也是由于房子的主动追求。那一次，他们出差去仙台，住在一家旅馆里。晚上在酒吧一起喝酒的时候，房子忽然对他温情脉脉起来，于是他们就进了松永的房间。细想起来，与其说房子是迷上了松永，还不如说她当初只是由于沉浸在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相交的兴奋之中，才不知不觉地与他发生了肉体关系。

从那以后，她也并不怎么依赖松永，而更多的只是从他身上享受到一个男人的温情。

在今天这种情形下，她也并不认为松永有多少责任。尽管如此，她还是有一些想冲他撒撒娇的心情。

无论如何，或许还是告诉松永一下的好。

房子走到门口，又一次返回身来。若是给他打电话，还是在家里更妥当些，因为在杂志社还得担心被人听见。

房子回到起居室，拿起了电话。他说过今天白天都没什么事，那么他应该是在家里的。

她拨了那个默记下来的号码，电话铃响了三次，然后松永来接电话了：

“喂喂，喂喂……”

一听到他的声音，房子不由又将话筒从耳边拿开了一些。

“喂喂，我是松永啊……”

看来他听不到对方的回答，有些恼火。听他叫了两次，房子终于搁下了电话，长长叹了口气。

这会儿，松永无疑正在对这个无声的电话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一个恶作剧的电话，还是一个别有含义的电话？敏感的松永，应该是不难明白的。

房子自以为松永会来电话，便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因为他明明知道白天她丈夫也不在家的。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又过去了，还是不见电话铃响。既然她自己什么话也没说，他自然也不会来电话的。房子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却又不由地对松永的沉默生起气来。可她转念又一想，这会儿即使见到他把经过告诉他，也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徒然增加他的负担。

房子再一次拎起包，向门口走去。

房子工作的那个杂志社，从御茶的水站往骏河台下的十字路口走，不过5分钟的路就到了。这本来是一幢灰不溜秋的旧楼,两年前重新翻造,现在已变成一幢有多处玻璃壁墙的现代化大楼了。由于一层楼设有妇女用品店及茶室,因而不少人在这儿进进出出的,却根本不知道楼上有什么杂志社。

大楼内部也与外观一样井然有序，人们来到入口处一

看，会以为这儿是一家商社或是银行。房子尽管也欣赏新楼的干净整洁，可仍不免有些怀念旧楼那种乱哄哄的气氛。

与房子有关的那个《女性月刊》编辑室，就在这幢楼的第四层。这座细长形楼房的第四层全是与女性有关的杂志编辑室。

房子乘茶室边上的电梯上了四层，走到前面的第二个房门前，敲门进了屋。编辑室的正式成员共有 10 人，主编或许有事出去了，不在这儿。

房子与大家简短地寒暄几句之后，来到右边衣帽柜边上的桌子前，坐了下来。

这并不是供房子专用的书桌，而是为那些非正式成员准备的。故而房子坐在这儿，谁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待她坐定刚喘口气，编辑室的富田就过来与她搭讪了：

"昨天，你挺够呛吧？"

房子一时间还以为他知道了昨夜他们夫妇吵架的事，脸部肌肉不由紧张起来，谁知他说的却是另一码事儿：

"那些主妇们的话，很不得要领吧？"

看来他是从主编那儿打听到了她去住宅区采访那些主妇们的事情。房子回答说：

"不过，还可以，因为合作者也挺卖力气的……"

看见有人这么同情她与松永两个人的工作，她不由感到有些沉重。她开始填旅差费报销单。

填完报销单以后，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她依然没有食欲，便趴在桌子上开始整理磁带录音。这时，由美来电话了：

"你还是出来了。"由美工作的编辑室在三层楼，"我是半小时以前出来的。怎么样，我们到楼下去喝杯茶好吗？"

看来由美是想弥补一下方才的淡漠态度。

房子在黑板上写下了她所要去的地方，来到一楼的茶室，只见由美已经等在这儿了。

“你的气色好象不太好嘛。”

“也许是吧……”她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某个悲剧中的主人公似的，心想带着这副模样来上班可是不太好啊。

“你先生与你联系了吗?”现在正是午休时间以后，茶室里很清静，故而由美将声调压得很低。

“没有。”房子说。

“要不要让我给他挂个电话试试呢?”

“怎么呢?”

“就说你是与我一起去的大阪。”

房子摇了摇头。到了这光景，再用这种姑息的办法，不可能使两人的关系有什么转机。既然事已至此，她可不愿意再特地去作什么辩解。

“可是，你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由美点上一根香烟，继续问道，“会不会是让兴信所作了些调查呢?”

起初房子也想到过这一层，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觉得丈夫在审视着她的言行。

“反正都是我的错。”房子低垂下脑袋，没精打采地说。由美却抱起胳臂说道：

“事情可不能只是一方的错。”

房子一强调自己受害者的立场，由美便愤愤不平起来。似乎这么简单就把房子归为罪人，是一件让她这个一直主张要维护女性地位的编辑感到极为棘手的事情。

入口的门开了，又来了两位客人，是两位同来的男伴，

看上去他们与出版社没有什么关系。由美看清了来人是谁以后，又问道：

“你莫不是想见见松永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已给他打电话了吗?”

“没有……”

“可你一定动过打电话的念头吧。”房子被她一语言中，便缄默着。由美用她纤长的指甲掐灭了香烟，“眼下，你可不能去见他，那样你会吃亏的。在你和你丈夫正在激战的当口，你要是万一被抓住把柄，事情对你可不利啊。”

房子不难明白由美的意思，她这会儿也实在没有那种兴致：

“我也不是太想见他。”比起与丈夫吵架的事情来，眼下更需要考虑的是今天、接下去的日子怎么过的问题。她愁闷地说，“作为一个女人，也没有什么可以随意去走走的地方。”

“你想去什么地方吗?”由美问。

“这会儿，我真想去哪儿散散心。”

“你可没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女人，还是只能稳稳当当地呆在家里的。”

“我现在对工作、对自己，都讨厌透了。”

“可不能泄气。好好地吧，反正我一直都是你的同伙。”

由美的确是她的同伙，只是当事人与旁观者在看事情的出发点上往往是不一样的。

“谢谢。”

房子与由美分手后，便回到编辑室，又继续工作了将近1个小时。她在记录磁带上的内容，然而关键的话却一句也

没记下来。看上去她是在工作，其实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之所以一直在这儿拖延时间，不愿在傍晚以前回去，是因为她以为松永或许会来个电话什么的。

过了5点以后，编辑室一半以上的人都走了。房子也停下工作，准备回家。

“你们辛苦了。”她向同事们打了招呼后，便往车站赶。这时她意识到自己的步子还是不由地走向自己家的方向。

中午离家的时候，她对自己所待的那个地方充满了厌恶，她几乎是想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可不过半天时间，她却竟然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难道那儿真是我唯一的归宿吗？

房子此刻感到了无限的寂寞，然而她却没有别的可去之处。

由美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可她今晚也要忙着最后一次审稿；这会儿若是与大学时代的同学联系的话，时间又太晚了些，而且她们也只能陪她聊聊天，不可能帮她解决什么问题。

她又想到是不是可以去品川她妹妹那儿或是去横滨的阿姨家，只是她到了那儿，总得说明几句拜访的理由。而叙述起她与丈夫吵架的经过来可是件麻烦事儿，况且那样一来她自己的不贞也终将大白于天下了。她辛辛苦苦地维持至今的工作与家庭两不误的局面，也不能自己出面去打破呀。

这会儿，要是弘美在的话，她心里也能宽慰些。不过女儿昨天才回学校，也不能马上就把她叫回来。何况夫妇吵了架，就拿弘美来散心也实在是太自私了。

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去松永那儿好。

"与他一起吃顿饭再说……"她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又赶紧往四处张望了一下。

刚才由美还告诫她不能去见松永，而且房子自己也觉得那么做有道理。可这会儿又冒出这一念头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恍恍惚惚地走着，不觉就到了车站。此时正是黄昏时分，车站周围满是职员和学生。她随着人流进了检票口，站到月台上，不知不觉地又上了从代代木到涉谷方向的私营车，既然已上了这车，她也只好回家了。

她作出回家的决定以后，下一步便想到了晚饭的事。

在下了车往家走的途中，既有干干净净的西餐馆也有日式生鱼片店，她可以在那儿吃晚饭。然而，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女人独自坐在那儿闷头吃饭，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惨兮兮的。

无奈，她只好先去车站附近买东西。她在蔬菜店买了黄瓜，又在鱼店买了几段鲫鱼。回家一看，她才发现，买的菜远远超过了她一个人所能吃的数量，完全够她与丈夫两个人吃的。

已经与丈夫吵到那种地步了，自己却还不多不少地买回来够两个人吃的东西，房子心里很沮丧。可是，既然买回来了，也不好再扔掉了。

于是她换好衣服，准备做晚饭。

不知怎地，她一忙起活儿来，便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忘了。她把黄瓜就醋拌了，又把鲫鱼做成了法式黄油炸鱼。另外，还做了一碗可口的酱汤。没有丈夫在一旁催促，她完全可以象往常那样舒舒坦坦地做菜，1个多小时后，晚饭便准备好了。

看看时钟，已是7点半了。房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在等着丈夫回来，不由苦笑了一下。

结婚17年来，同样的事情一再重复地做下来，等候丈夫便也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已渗入她的躯体，成为她的一部分了。

餐桌上并排放着两人的饭菜。饭自然随时都可以吃，可她这会儿还是没有食欲。

今晚上对她来说，做这顿饭与其说是为了吃，还不如说就是为了做本身。她只求那样能消磨一些时光，其实她还是一点胃口也没有。

快到8点钟的时候，房子终于开始吃起来。既然好不容易花功夫做了，搁在那儿不吃也怪可惜；况且要是不吃的话，也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劳动。

然而她吃着吃着，泪水渐渐流了出来。

丈夫今晚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看情形他说不定不回来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会来吃晚饭的，可是既然明明知道这一点，却又为什么终究还是做了两人的饭呢？

她吃了没多少，就将剩下的菜放到了冰箱里，开始洗餐具。

现在才9点钟，这个夜还长着哪。房子进浴室洗了头发，然后又回到起居室，等着头发凉干。工作还没干完，可她没有一点想干事的心情，便泡了一杯咖啡，靠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表面上看来她似乎很悠闲舒畅，其实她的心情实在不轻松。尽管她双眼望着电视屏幕，电视节目的内容却一点也没有进入她的脑子。渐渐地她感到乏了，便又躺下来打了一会儿瞌睡，然后又起来喝咖啡。折腾来折腾去，已经是

12点光景了。

看来，他真的不会回来了……，房子想着，站起身来走到卧室，铺她一个人的被褥。

她换好睡衣，正走近电话想与由美再说几句话，忽然电话铃响了。房子顿时屏住了呼吸，慢慢地拿起话筒。

“是速见先生的家吗？”突如其来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我是冈崎。方才先生喝醉了，看来一个人回不去了，我们几个一会儿送他回来。”

这个叫冈崎的，是修平手下的一位年轻医生。

“他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吗？”房子问。

“不，我想他只是喝多了，稍微吐了一些。”

“是这样……”

“我们大概1小时之内就到了。”

“真是抱歉得很，那么就拜托了。”房子不由又露出了一个妻子的神情，对着话筒低下了头。

大约1小时以后，门口的电铃响了。

房子打开门一看，只见两个年轻男人搀扶着修平站在门口。右边的那个青年就是冈崎，左边的那个也很面熟，是修平医院的医生，只是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修平的两肋被他们俩分别挟持着勉勉强强地站在那儿，双眼迷迷瞪瞪的，看样子醉得不轻。

“今天难得效率比较高，早干完了去喝了点酒……”烂醉如泥的修平连脱鞋的力气也没有。房子蹲下去，脱下丈夫脚上的鞋，请他们两个把修平拖进屋里。

修平被搁到了起居室的沙发上，仰面朝天躺着。房子向两位医生致歉说：

"真是抱歉，把你们难得的一次欢聚都给搅了。"

"不，我们倒没关系。我们也是被先生请去才喝了几杯。"

"是我丈夫请你们去的吗？"

"是啊，做完手术后我们正在医药部待着，先生突然过来请我们去喝酒。"

"那么给酒馆那边也添了不少麻烦吧。"

"不，那倒没关系。主要是先生的身体……"冈崎望着横躺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的修平，又接着说，"他或许是有些轻度的酒精中毒。不过胃里面的东西差不多已全吐出来了，所以我想只要这样让他休息休息，就自然会好的。"

看他说得有条有理的，俨然一副医生的样子。

"那么，我们就告辞了……"

"再待会儿吧，即使喝杯茶再走也好嘛。"

"不了，车子还在等着我们呢。"

两个年轻人迅速地向门口走去。

"请等一下。"房子赶忙从餐具柜上的皮包里取出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用薄棉纸包好了递给冈崎，"这个，就请当车费用了吧。"

"不不，我们离这儿也不是太远。"

"你们特地把他送回家来，可不能让你们破费了。"

"那么我们就不客气收下了。剩余部分就给司机当小费吧。方才在车上也吐了些东西。"

"弄得很脏了吧……"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冈崎正要开门，忽然似乎又想起什么似地回过头来说：

“请您待会儿转告一下先生，明天早上 8 点有一个会，另外下午还有两个手术。”

“我明白了，一定转告他。让你们忙到这么晚，真是太谢谢了。”

房子将两位年轻医生送出门口，又一次深深地鞠了一躬。

两人离去以后，房子重新打量着躺在沙发上的丈夫。

他穿着西服背心，露出了衬衣的胸襟，双腿前伸着，或许是呕吐的缘故，他的脸色显得很苍白，额前的头发散乱地挂在那儿。这会儿，看样子他是要熟睡不醒了，可躺在沙发上是没法解乏的。

房子走进卧室，在方才已经铺好的她自己的被褥旁边，又铺上了丈夫的被褥。然后，她拿着睡衣回到起居室。

“嗳……”房子蹲到沙发面前，拍拍丈夫的肩膀。顿时，一股酒精和呕吐物混杂的味儿扑鼻而来。

房子不由地转过脸去，然后她又下决心再一次拍了拍丈夫的肩：

“快起来吧！起来睡到被褥上去。”

修平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接着他很快又发出了鼾声。

“喂，起来，快起来吧！”

不管房子怎么摇晃他，还是不见他有什么反应。房子又用手拍拍他的脸颊，他似乎有了一点知觉。待他刚睁开眼睛抬起头来时，立刻又显出了很不耐烦的表情，随即又将头埋在了沙发里。

既然如此，房子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他硬拖过去再说。可是房子的细胳臂怎么也搬不动他70公斤的躯体。刚才要是索性让送丈夫回来的那两个年轻人把他放到卧室里就好了，可眼下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房子心想只好就这么让他呆在这儿了，可他的衬衣和西服背心的领口上全都沾满了呕吐的污物。没办法，房子只好背过脸去，开始替他脱背心。然后又替他脱下了袜子，外裤和衬衫就不太好脱了。不得已，她只好用湿毛巾替他擦去领带上的脏物，又替他松了松皮带。最后，她用新毛巾擦了擦丈夫的脸和手，替他盖上了毛巾被。

事情大致上可以告一个段落，接着只能等他醒来以后再挪地方了。

房子坐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叹了一口气。他怎么会醉成这样呢？

平素修平就有些贪杯。以前他喝醉了以后，有时甚至到深夜一两点才回来，可是近来他喝酒的次数已少多了。象今天醉成这样回来，在他还是第一次。在结婚后的两、三年里，他时而还与同事们一起作伴去喝上几回；这几年来，他即使喝酒，也很少有喝醉的时候，更别说喝到呕吐这种地步了。

“真是不象样子……”房子自言自语着，打开了阳台上的玻璃窗。老关着窗子，屋子里已经弥漫着浓浓的酒味儿了。

“水……”

突然，丈夫在身后叫她。

“喂，拿水来……”

他叫了第二遍后，房子从厨房端来满满一杯开水，送到

他的嘴边。

丈夫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伸出颤悠悠的手握住杯子，仰面喝水。看来他是渴极了，只见他喝水时喉结一上一下剧烈地起伏着。

“再来点儿……”

房子又替他倒满一杯水，他一口气喝干后，躺了下去。

“嗳，”房子这会儿也不能与他太亲热，只是摇了摇他的肩，“快起来吧！被褥都铺好了，到那边睡去吧。”

她刚想抓住修平的肩让他起来，修平却用自己的大手拨开了她的手。一时间，房子的双手停在半空中，她惊呆了。这时，修平叫道：

“不要脸的……”

房子刚想说话，听他这么一声叫唤，不由闭上了嘴。丈夫说什么？是“不要脸的女人”还是“不要脸的东西”？她没完全听清楚，可她知道他的确说了“不要脸的”这几个字。

房子离开丈夫的身边，走到了阳台前面。

初夏的凉风从微开着的窗口轻轻地吹来。天空黑乎乎的，没有月亮，也看不到星星，唯有前方的远处露出一丝红光，那儿正是丈夫刚才喝酒的银座或六本木一带。

房子望着黑暗中那块红色的天空，反复琢磨着丈夫方才的话。“不要脸的女人……”看来丈夫对昨晚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他好象非常恨她。

丈夫之所以喝得这么醉薰薰的，正是起因于昨晚的事情。今晚本来也没什么非喝酒不可的会谈或约会。他这么主动地请人出去喝酒，或许正是为了排泄一下昨晚郁结在心头的烦闷。

听刚才那两位年轻人说，今晚他喝酒时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他俩不知道昨晚的情况，故而对他那种拼命的喝法很是吃惊。看来丈夫也只能借酒消怒，此外也没有别的发泄的方法了。

房子深深地吸了一口黑夜中的空气，关上了阳台的窗户。她走进厨房，灌满水壶，又将水壶连同玻璃杯一起放到沙发前面的桌子上。随后，拧暗了起居室的灯，一看时间已是 1 点半了。她进卧室换上睡衣，又洗去了脸上的妆，那是她刚才听说两位年轻医生要来时才慌慌忙忙化的妆。

今天一整天，即使是在出版社的那段时间，她也一直在痛恨丈夫的所作所为。在与由美谈话时，她也认为丈夫这种心安理得地与情妇私通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

然而，一到了外人面前，她总要摆出一副当妻子的姿态。比如刚才又是向年轻医生们道谢，又是迎接丈夫啦。不仅如此，她甚至还要为丈夫脱衣服、铺被褥。

这只能说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并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

房子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无论如何……，能够回家来就好。”

她的脑子里，又缓缓地浮现出在机场见到的满脸紧张的叶子的形象。

“我可绝不能输给那种女人！”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着，终于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夏　风

网球在阳光下飞来飞去，轻快的声音不时飘向明澈的天空。

妻子与女儿在网球场上挥动着球拍，修平在一旁观望。她俩打得都不太在行，连续对攻的时间相当短，很快就得拣球重新开始。母女俩都是白蓝相间的裙子，粉红色的衬衣，两人的穿着简直是一模一样。

蹦蹦跳跳地打了一会儿以后，女儿弘美喊了起来：

"爸爸，这回该轮到你了！"

"不，我不打了。"

修平已经跟弘美打过一阵了，他感到很疲乏。在刚当医生的那会儿，他也打过网球，可后来不知为什么就不怎么沾手了。所以他打得也很笨。尤其是近来，他的手脚渐渐变得不怎么利落了，使得他连对付高中生的弘美都有些困难。

"哎，过来和妈妈打一盘吧！"

看来弘美有意想让父母对打一盘，修平听了慌忙摇头。

"为什么不再打一次试试？"

"我已经累了，要再打的话，明天就不能工作了。"

房子显然也听到他的话了，可她还是一言不发。

老实说，他们夫妇俩眼下对于一起打网球，心里多少都感到别扭。这些微妙之处，不知弘美察觉到了没有，或许她正是注意到了这些才竭力劝说他的。

“怎么搞的嘛，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

“我看，还是回去吧。”妻子说完，便将球拍装入套子中。看来房子打一开始起便没有跟丈夫打网球的心思。

修平与妻子离开球场，顺着一个平缓的坡道向停车场走去。弘美就走在他们中间。一家三口，带着球拍和毛巾，漫步在光影斑驳的林间小道上。旁人见了这情景，无疑会觉得这是个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然而他们三人心里，却远不是这种幸福的感觉。修平准备过一会儿就乘傍晚的电车回东京去。他自上星期三来到蓼科的别墅，迄今已在这里住了5天。他走后，妻子还要在别墅再待两天。她的姐姐姐夫要来，她不能不接待一下。

至于弘美，在家人都走了以后，大概还想请朋友来别墅一起住上一段。女孩子总是喜欢别墅的。

可对修平来说，住别墅已让他感到有些厌倦了。

原先这幢别墅是修平的父亲用退职金买下来的，修平自己本人并不想要别墅。本来，所谓别墅，应当是主人想去的时候给管家挂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去的地方。任何时候，别墅里的房间都应当是整洁明朗的，并随时都有供主人洗澡和就餐的用具。然而日本人的别墅则不然。主人去住的时候，往往还先得自己打开套窗做大扫除。另外，无论是烧洗澡水还是做饭，都得本人亲自动手才行。碰到倒霉的时候，比如自来水龙头打不开了或者电路断了什么的，更是会弄得闹哄哄的一团糟。

这样一来，与其说是去别墅休养，还不如说是去别墅劳动。再说从日本的现状来看，没有人能有一段长长的假期，可以在别墅幽居不出。休假日至多也不过一星期，此外也只

能在周末才有时间去别墅。如此匆匆来匆匆去的，压根儿谈不上能在别墅好好休息。要再算一算购买别墅的花销以及此后的管理费、维修费，拥有一幢别墅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还不如租用宾馆，既便宜又省事。本来象他这么考虑问题的人也不配有别墅，只是妻子和女儿好象都挺想要别墅的。

等别墅真的买下来后，修平年老的双亲却很少去，妻子也嫌麻烦懒得去，因而，实际上只有弘美一个人乐在其中。

速见家的别墅位于游泳池附近，占地面积为 30 坪，* 规模不算很大，但十分优美、舒适。

修平在别墅早早地吃完晚饭，便叫来了出租车。他将在茅野站乘坐电车，因而妻子女儿也都上了出租车来送他。

"爸爸，一个人虽说有些寂寞，可是不许拼命喝酒。"出租车到了车站以后，女儿弘美学着母亲的口吻说，"我们会时常打电话去的，爸爸也打电话过来吧。反正再有两天，妈妈就能回去了。……"

电车进站了，弘美自己先伸出手来：

"爸爸，您多保重。"

修平点点头，握住了女儿的手。弘美赶紧将脸扭向房子：

"好了，妈妈也赶快跟爸爸握握手吧。"

听女儿这么一说，妻子怯生生地伸出手来，修平只轻轻碰了碰她的指尖。

"那么，我走了……"修平望着女儿和妻子说，然后轻轻摆了摆手，便上了电车。

---

* 1坪＝3.306平方米。—— 译注

在座位上坐定后，他看见母女俩还站在站台上。女儿挥动着小手，妻子在一边带着勉强的笑容呆呆地站立着。

终于，发车的铃声响了，电车离开了站台。修平背靠在座位上，叹了一口气。再过两个半小时就到东京了。接下去，等着他的将是两天独自一人过的日子。想到这里，修平心里变得快活起来。

离开全家团聚的别墅，怎么反倒有这种轻松的感觉？对此他自己都有些诧异。不过，这却是他此刻的真实心情。

这次来别墅度假是女儿弘美提议的。

往常，速见全家到了夏天便要来蓼科度假，这几乎已成了他们家历年的一项习惯活动，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今年7月初，听弘美谈起要去别墅度假时，修平却象是听了什么意外的事似的，茫然不知所措。

对此，妻子脸上也显出了困惑的表情，不过她很快就扭过脸去看电视了。

“我说，爸爸什么时候休假呀？7月份的最后一周怎么样？妈妈已经说了这段时间她可以休息的。”

听弘美这么说，修平窥探了一下妻子的神情。她显出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照旧看着电视。

“你说行吗？”

“行啊。”妻子漠然地说。

“那么就决定了，7月末吧！”

弘美一句话便定下了启程的日子；然而尽管如此，修平那时候对于是否真能成行还是将信将疑。对此，妻子似乎也有同感。自那天以后，就去别墅度假一事，妻子什么话也没有说过。

他俩之间的僵局，从6月中旬的那场夫妻争吵以来，一直持续至今。吵架后的第二天晚上，修平烂醉如泥地回到家里。翌日早晨，到了8点钟光景，他还是没清醒过来。于是，那天他终于没有去医院上班。接着，两人之间停止了争吵，却开始陷入这种冷战的局面。

修平至今还在怀疑妻子的贞节，打心眼里不能原谅她。何况自从吵架以来，妻子既没有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丝毫歉意，因而他也没有理由去原谅她。当然，对那天晚上的事情，修平自己也没有道歉。于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俩双方都怀着对对方的不信任感，又苦于没有别的去处，便无可奈何地在一起住着。

这种别别扭扭的状态持续着，转眼间已经过了一个月，夏天到了。

那天晚上大吵大闹的事，无论是修平还是房子，都没再提及。万一谁一触及这个话题，那么肯定又将酿成一场大风暴。暴怒之下，他们或许还会说出分手之类的话来。于是，他们俩都在内心藏着一颗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炸弹，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个月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平稳。

修平实在难以忍受这种若明若暗的状况，便向在品川开私人诊疗所的好朋友广濑诉说苦衷：

“真是莫名其妙！我们都吵到那步田地了，可还是住在一起。”

广濑眼下过得倒颇为太平，不过他也曾经因与自己医院的女药剂师过于亲密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广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修平对他才比较容易开口。

“别看表面上有这么多麻烦，其实你们还是在相爱着

吧?"广濑说。

"嗨，没有的事。"

仔细寻思一下，眼下修平与房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绝对不是"爱"或"恋"所能解释得了的。

修平在盛怒之下痛饮到深夜，最终却只好回到妻子身边。房子看来也是苦恼不已，然而家还是她唯一的归宿。目前，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归根结蒂，都只能回到同一个屋檐下来生活。

"看起来我们彼此仿佛都很自由，可一旦出了什么事，却发现各自都没有别的去处。"

"我真不明白。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是胆子大得惊人的。"广濑说道。

"不，我家的那位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你这么自信吗?"

"仅仅对于这一点，我很自信。"

"那你是不是以谈论这种事情来寻开心呢?"

"没有的事……"

"不是有人说夫妻吵架是猪不吃、狗不啃的吗?"

"那指的是年轻夫妇吧。"

"猪不吃、狗不啃"的夫妇吵架，吵完以后夫妇之间的关系常常变得比以往更加融洽默契，这便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

然而修平夫妻间的那场争吵，显然使双方都受到了伤害。自那天晚上以来，修平对妻子说的便仅仅限于生活中必需的几句最简短不过的话，诸如"走了"或"开饭"之类。另一方面，妻子也尽量用"是"或"不"这类简单的词句来回应他。

当然在吵架以前，他们夫妇之间也没有长谈的习惯。结婚都 17 年了，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可说的了。不过，那时候彼此说的话尽管也很简短，可话语间多少总还有情感的成分在。偶尔两个人还彼此开个玩笑，藉此取乐。

至于眼下，他们却象是两个陌路人住在同一个屋内似的，互相之间既不用伤害对方的言辞，也从不说亲切的话语。尽管彼此都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却都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

"年轻时候的那种光景，可是再也回不来喽！"修平感叹道。

"不过等过一段时间，你们的关系还是能修复的吧？"

的确，修平觉得这倒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只是即使修复了关系，他们俩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那种状态了。

"顺便问一句也许不该问的话，你们现在就没有夫妻间的那种关系吗？"广濑单刀直入地问，修平也老老实实地回答：

"现在哪来的那种心情。就是在这以前，我们也很少有那种事。"

"那么，你近来只是与'她'一个人接触了？"广濑又问。

"那也不是。"

"是不是另外又有了什么艳遇？"

"别瞎扯了，自从出事以来，我几乎就没再见过她。"

从那晚在机场与妻子不期而遇以来，修平渴望与叶子的关系也出现了某种危机。这倒也不能怪叶子，在只有他们两人的那次快活的旅行即将结束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位闯入者，叶子心里自然不会痛快。然而奇怪的是：自从机场分手

以来，无论是修平还是叶子，对约会都不大有情绪了．在修平与妻子吵架之前，他是那么热切地渴望与叶子相聚，现在竟对此不怎么动心了．

这也是因为妻子自那个晚上以来行事一直都相当谨慎。从外表上看，她，总是一副冷漠的面孔，可内心里却似乎是在反省，而且她努力避免与那个男人相会。既然她表现出这种规规矩矩的态度来，修平自己也就不好贸然出去寻欢作乐了。

他这次携妻女一起来蓼科，也有些想打破这种僵局的意思。可是事实上，只有女儿一个人兴致勃勃的，修平与房子之间总象是有一块疙瘩没有解开，要回到昔日的那种状态去可真不容易．

话又说回来，在蓼科的那些日子里，有女儿在还是帮了他们的大忙。常常是修平想对妻子说的话，弘美就替他说了出来；妻子的回答也常常是通过弘美转达过来的。夫妇俩的这种或断或续的对话，正是由于女儿在他们之间象网球一样蹦来蹦去传递消息才得以延续下来。

今天打网球是女儿的主意，送他去车站也是女儿建议的．夫妻俩不吵不闹，平平稳稳地在别墅度过的这段日子，都多亏了有弘美在．可别墅的日子虽说十分安宁，可是一起在这儿待了5天，他还是感到有些倦意。说真的，尽管女儿的举止言行非常聪明伶俐，可她毕竟只是个孩子，不可能传达出他们夫妻真正想说的话。

向女儿作这种要求本身，也是太过分的事情。

“到东京了？”修平嘟囔一声，望了望窗外．车窗外夜幕正在徐徐降临。修平怔怔地看着外面，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了

叶子的面容。

自打机场事件起，叶子心里一直很不痛快，然而近来，她又时不时地打电话给修平了。

她在电话里尽谈些漫无边际的事，似乎她很想知道让自己没趣的那个男人一直保持沉默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她主动打电话这点来看，她心里的气好象已经消了。

修平心里不由又萌生出想再见见叶子的念头。电车将在8点钟抵达新宿，他考虑着过会儿是否给她打个电话。

一想到此，修平赶紧又摇了摇头。自己好不容易下了决心要规规矩矩地当丈夫的，怎么又冒出这个邪念来，实在不应该。

电车到了新宿站，修平从车上下来，吸了一口气，踏上了人声鼎沸的站台。

5天前他离开东京时，对这种都市的喧闹十分头疼，可是现在他却在这片嘈杂声中感受到了安宁。葱绿的田野与清澈的空气固然宜人，可他能尽情享受这种田园生活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两、三天。到了第四天，他就开始考虑回东京的事了。在最后的一天，也就是今天，当他一想到马上就能回东京了，竟象个孩子似的激动得心怦怦直跳。

或许他真正想逃避的是与妻女在一起的生活，他已经在一家三口那种和平安宁的家庭气氛中沉溺得太久了，所以反而急切地想逃出来喘一口气。

当初，修平这一代人，正是在否定家庭观念的思想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尽管他还不能被算作战后所谓的"激进的一代"，可多少还是受到了激进派思潮余波的影响。认为无视家庭，埋头工作，才是象样的男子汉的生活方式。修平自己

从大学毕业至今，便一直将他在医疗部或研究室的工作当做他生活的中心目的。晚上，他也大都是在外面，很少待在家里。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要他与家人泡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便会觉得闷得慌。仿佛自己是错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似的，心里总不得安生。尤其是这回，他与妻子正处于冷战的僵持状态下，一家三口表面上的那种幸福和谐，更使他感到这种生活的虚伪。

“接下去的两天，好歹我可以一个人过了……”

他默默地这么想着，望见霓虹灯闪烁的都市街景，不由变得兴奋起来。然而，接下来究竟该干些什么，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已经是晚上 8 点钟了，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叶子应该在家的。眼下他只要投掷一枚 10 日元的硬币，拨一下电话号码，或许便会听到叶子的声音了。

修平心里怀念着叶子，可他还是从公用电话亭面前走了过去。出了南边的检票口，他便往甲州街的西口方向走去。

大街上满是人，看来他们都是受不住炎热从家里逃出来了。修平不时被人流推来搡去，走得很慢。同时，他内心也在犹豫着究竟该去哪儿。

相隔 5 天才回东京来，他总觉得就这么径直回家似乎太可惜了点，然而他又没有别的确切的可去之处。走下坡道，前面有一个电话亭，修平再一次在电话亭前停住了脚步。

“还是给叶子打个电话试试吧…”他暗自寻思着，进了电话亭。可刚一进去，他立刻又改变主意，往广濑的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你这阵子都干吗哪？”广濑接了电话。他与广濑之间，就可以省去那些季节性问候之类的俗套。

“这不，刚从蓼科回来。”

“可真有福气啊！薄象我这样的穷人可没有空闲时间，我至今还从没离开过东京呐。”

“我可不象是有福气的人。好容易回到东京，心里清爽了不少。”

“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不知你这会儿能不能出来一下？”

广濑似乎是在那边看表，稍稍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我倒是可以出去，只是你能不能去银座呢？就在‘ELBOW’怎么样？”

“ELBOW”是一家酒吧的名字，店主是修平同年级同学上冈的女朋友。这家酒吧很小，设在林荫道旁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倒是个碰头的好地方。听传闻说，上冈与这位女店主动不动就干架，这从上冈给这家小店所取的名字 ELBOW（肘）上也能看出点名堂来。

广濑曾经故意将 ELBOW 说成 ELBOW.IRON（铁腕），引起一场哄笑。不过，看样子女店主的确是个厉害的主。

走出电话亭，修平叫来出租车让车子向银座驶去。早知道要去银座，可以不出车站，直接坐中央线的电车到东京站一下来就是了，那样比坐出租车要快得多。可惜现在悔之晚矣。

不过，他刚才从新宿下车时，主要考虑的是与叶子相会

的事情，而根本不是为了去见广濑。

“我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又改成去会广濑了呢？”

老实说，想见叶子的念头，自他今天在蓼科的时候起就已在他心里作祟了。下午，他与妻子女儿打完网球回别墅吃晚饭的时候，心里也一直挂着此事。等到上了电车，随着电车离东京愈来愈近，他对叶子的思念也随之变得愈来愈强烈了。这也正是他到东京后，看见街头的霓虹灯时心头为之一振的重要原因。

可不知为什么，他在别墅与妻子女儿在一起时，脑子里想的净是叶子；然而一旦到了快与叶子见面的当儿，脑子里却又冷不防闪现出妻子的形象来，于是他只好退缩。

照这样去见叶子的话，太对不住妻子了 —— 修平的脑子里掠过这一想法，他终于打消了约会的念头。

“真是不可思议……”修平用拳头咚咚地敲了几下自己的脑袋，闭上了眼睛。

或许因为正当盛夏，银座的行人并不多，ELBOW 内也冷冷清清的。很可能炎热的天气使人们都失去了喝酒的兴致，另一部分喝酒的客人也许是避暑去了。

修平先到了酒吧，便在靠近人口的柜台处坐了下来，开始喝掺水的酒。不过 10 分钟，广濑就进来了。他与女店主嘻嘻哈哈地笑聊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看着修平说：

“你从今晚起就一个人了？”

“嗯，也就是到明后天吧。”

“不过，你这次回家可是用心良苦啊。”

“为什么？”

“这还不是为了夫人？让你一个人先睡上两天，日后可

以更疯狂一些。”

“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我现在哪来的那份心思？”

“那你的意思是说，打算与‘她’见见面喽？”

“不，我不见她。”

“怎么，你对她已经厌倦了？”

“也不是这个原因。”

“那你为什么呢？”

被他这么一本正经地一问，修平自己也被弄糊涂了。他回答道：

“我只是感到有些歉意。”

“是对夫人有歉意吗？”

“不，也不是。”

让他肯定地说是为了妻子，他还有些犹豫，不过他的确觉得现在与叶子约会是有些过于自私了。

“打那以后，你夫人是不是老实多了？”

“我也不太清楚，基本上还算是。”

“要是那样的话，你最好也谨慎些。你不妨利用这机会，索性与‘她’彻底分手。既然已经出了那样的事，眼下或许正是你的多事之秋。”

广濑说到这儿打住了，又要了一杯啤酒，才重新接下去说：

“你要再干下去的话，恐怕就会得到报应了。你想想，不管怎样，让那两个女人在机场撞上了，毕竟是件有失体面的事啊。”

修平明白广濑的意思，可是他觉得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简单地以体面不体面来区分的。

“你暂且还是稍微老实一点才好。”广濑劝他说。

“你还是别给我来这一套说教吧。”

“我也不是存心想说你的，只是真怕你出什么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啦，就你自己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一旦有了‘她’，你可就得消耗能量了。”

毕竟是有经验的花花公子说出来的话，还是有他一定的说服力。

“从今往后，可不许再见‘她’了。”

“你别象对外人似的，跟我说这些。”

“我这回可是命令你：这两天之内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看见修平沉默着，广濑干完一杯啤酒，又说道：“下回要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你们夫妻或许就真得分手了。”

修平也有这种预感，于是他点了点头。两人喝完酒又逛了两处酒吧，转眼间已是12点多了。

“那么，我就此撤退了。”广濑说。

与广濑分手后，修平搭上了回家的出租车。在车上，修平独自又思忖开了：“到底还是不能见叶子哪……”

可刚一闭上眼，他的脑海里便又浮现出他怎么甩也甩不掉的叶子的面影。他摇摇头，自己告诫自己说：“这可不行，不行！”

凌晨5点钟，修平被小鸟的啁啾声惊醒。一睁开眼，还误以为这是在蓼科的别墅，待他环顾四周后，才明白这是在自己的公寓里。

盛夏早晨的阳光，早已将屋内的各个角落照得透亮。修

平呆在那里，又想起了心事。

昨天整整一天，他曾经多次想到过叶子，还想给她打电话，可终于又没打。而且，这一个月来，与叶子约会的念头已不知从他心里冒出来多少回了。尤其是在确知了妻子的背叛行为之后，他真恨不得立刻就找到叶子，以此来报复妻子的不贞。

"我一直压抑着自己，至今不跟她见面，究竟是为了什么?"他问自己。

其中有一个可以说得清楚的理由，便是当初他怒气冲冲地想从没命似的喝酒中得到解脱，然而在他喝得酩酊大醉以后，还是只能回到家里。第二天睁开眼睛一看，他依然是与妻子住在一起。

可是，他也不能就此便与妻子讲和。修平一直信奉这样一个道理：在夫妻两人同时都有了外遇的情形下，妻子的罪状应该是更重一些的。也正是缘于这个理由，他认为自己绝不能主动向妻子道歉。

然而在这一点上妻子也倔得很，他丝毫看不出她有想要道歉的意思。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妻子虽说是个聪明人，可是这副任性的倔脾气也是够令人讨厌的。

要是他们处在一个大家庭中的话，或许总有些事情能让他俩散散心；而眼下他们就住在一套公寓房里，连相互躲避一下的地方也没有。彼此间有了怨气，吵了嘴后，却还是只能鼻子对鼻子眼对着眼。

幸好他们也渐渐地习惯这种状况了。两人间说话的次数照例很少，仅限于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几句最简短的句子，不过对于过日子来说，就这些也已足够了。另外，再加上两人

都不再流露自己的任何感情，不说多余的话，从而使他们俩的关系表面上显得反而比从前更加安稳了。

要这么一想，修平觉得眼下的日子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今天一天他暂且就自己过着，明后天妻子就该回来了。她一回来，寻常的日子便又可以开始了。妻子虽说不上特别温柔，不过在丈夫出门时，也总能为他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回顾前一段的生活就可以看出，这种冷战的状态中确实也蕴含着某种安宁的成分。修平对此颇感欣慰，欣慰之余，又为自己在这种处境下竟然如此乐观而感到震惊。

"难道永远照这样子下去是件好事情吗？"

冷静地考虑起来，他发觉他与妻子之间的问题其实还一点也没有解决。在他们激烈争吵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一味地相互指责对方有外遇的事情，打那以来，他们还从未就这一问题好好地谈谈。

既然自己一直就没有积极地想去解决这件麻烦事的心绪，那么事情自然就只能让它暧昧下去了。

然而最现实的问题，还是接下去该怎么办。一想到此，修平就觉得思路被堵住了。假如他先追问妻子，一想到要问她情夫的名字及职业之类的事情，修平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要是再问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关系、是如何相爱的之类的话，他更是开不了口。况且，即使他问妻子的话，妻子也不见得会老老实实地回答。另外，即便是问出点什么事情来的话，也不一定就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就这一点来说，修平自己知道：倘若妻子质问起有关叶子的事情，他也是不可能按真实情况回答的。

仔细想想，在这种事上，无论是质问还是被质问都是够令

人难堪的。"没有比追究妻子的不贞更丢人的事了。"迄今为止，修平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也会被迫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白天的电视上有这么一个镜头：妻子离家出走后，丈夫在竭力呼唤着妻子的归来。修平看了心想，我可不学那个丈夫的那副丑态。电视上的那个女人，丈夫如此悲切地呼唤她回来，可她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了。

修平觉得男人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怒吼一声："你别给我干那种混帐事！"然后便忍受一切。那样才能体现出男人的果断，表现出男子汉的美。

他从外表上看不出妻子是否还与那个男人继续来往，是否还在心里怀念着他。要确证这一切，除了盘问她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盘问这件事本身却有碍于一个男人的体面，他一般是不会太贸然去问的。

当然，他也没听妻子张口问过他什么，于是两个人心里都是不明不白的，并且都有些疑神疑鬼。

不过，有一点使修平安心了一些：自争吵以来，妻子的行为比以往谨慎多了，似乎她也不再与男人约会了。自然这也只是他的猜测，并不是他从妻子那儿明明白白地问来的，因为既然他们住在一起，他对妻子多少还是了解的。

吵架以来，妻子表面上冷漠、寡言，可该做的事情她都做得很认真。她晚上好象都提早回来，家务事也毫不敷衍。他早上出门时的手帕稍微有一点脏，她就替他换上干净的了；他的袜子也总是两天换一次，她都适时地给准备好了。倘若她还迷恋着别的男人的话，是不可能对这些细微之处也照顾得这么周到的。

然而，仅仅看这些表面上的行为，修平心里还是不太踏实。

妻子看起来是很顺从，可是或许心里还继续思恋着那个男人。这从修平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证据：这段时间以来，他虽说一直没与叶子约会，而心里却依然时不时地牵挂着叶子。就在昨晚上，他还险些给她去电话；对于今后他是否就能与叶子断绝来往，他也没有自信。

这么一想，他便觉得不能过于相信妻子。女人生来就会演戏，尤其是在隐瞒恋情的技巧上，更是男人所无法企及的。

不过，尽管如此，妻子在这段时间里从未与男人约会过，这点的确是真的。都已是快 20 年的夫妻了，彼此间总是有些心照不宣的感觉。可以说他正是因为相信妻子的这一点，才压抑自己想与叶子见面的欲望的。

很快，修平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妻子已经与别的男人有过肉体关系了。她在有自己这个丈夫的情况下，居然还委身于另一个男人。

“对这种女人，能这么轻易就饶了她吗？”修平觉得自己未免有些过于放纵她了，可他又没有勇气对她采取果断的措施。原由之一，便是他自己也有过情妇，这是他的致命点。同时，要是他现在就与妻子大闹一场的话，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将陷入困境，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男人虽说看起来很坚强，可一旦少了一个守家的女人，很快他的生活便会变得混乱起来。甭说自己自然不会做饭了，就是房间也会变得又脏又乱，内衣袜子也不知上哪儿去找。

由于担心这一点，所以他也不愿与妻子正面发生冲突。

不过，这个理由着实有些可悲。

事实上，那些想离婚的丈夫们是不会考虑明天的早饭、内衣之类的小事的，他们大胆地与妻子争吵，并从妻子身边走开。然而修平却一次也不曾想到过离家出走的事，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无论妻子是否在家，他终究也是要回家来的。

“如此看来，我是否还在爱着妻子呢？”

修平自问着，又赶紧叩了叩自己的脑门。他对妻子已有十多年没说“我爱你”这样的话了。回想起来，他甚至在新婚之际，似乎就没怎么用过这类台词般的句子。

然而在明明知道妻子有过不贞行为的情况下，自己还与她一起生活，这或许就是比较宽广意义上的“爱”了。假如说“爱”有些太夸张的话，那么或许说“留恋”更恰当一些。

暂且抛开他们争端的原因不说，现在要是妻子真打算与他分手的话，他大概就会不顾什么男人的尊严，一边叫嚷着“你为什么要走”，一边拼命地把妻子往回拉。说心里话，修平现在对妻子的确还是有些怀恋的。回忆一下他刚察觉到妻子可能有外遇时的心情，他自己就明白这一点了。

他忽然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仔细看上去，妻子虽已人到中年，却并没有一般中年人的肥胖症，外貌也非常清秀。她本来就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女人，在出版社重新任职以来，更是兼备了职业女性的冷静和见多识广的宽容。再加上她父亲为某大公司的要员，从小的生活环境便使她形成了良好的教养、落落大方的举止。

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以后，修平无形中对妻子的这些良好品性都变得视而不见了；而在旁人看来，妻子或许还是

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呢．至少在比修平年少的那些年轻男人眼里，妻子可能还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职业女性，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还在爱着她吗？”修平又一次问自己．可一旦要用“爱”来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情，他又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一说到“爱”，便会使人想到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恋情，那种热切的强烈的渴望．然而修平现在对妻子的思念并没有那么热烈，那么疯狂，而是淡淡的、近似空气的那么一种东西，就象拂面而来的一阵阵微风。

“也许我们就该让这种暧昧的状态持续下去，双方都不再追究……”

修平对于这种状态能否持续下去心里并没有自信，可是他总觉得似乎维持这种状态才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夫妇最明智的做法。

秋　色

速见房子站在阳台上，看着灰瓦屋顶上露出的榉树。天色正在渐渐变暗。一个月前，天空还翻腾着洁白的云朵，一进入10月份后，云彩便变得象刷子刷的一样横过苍穹。这会儿，云层的下端已被晚霞染得透红。

黄昏时分的秋空，很容易诱发人们的怀恋情绪。

房子已在阳台上待了好一会儿了，她一边遥望着夕阳西下的天空，一边踌躇着：究竟去不去听这场音乐会呢？

六本木新近建成的S音乐厅有一场管风琴的首场演出。这座音乐厅是由一家西洋酒公司用了70亿日元之巨的投资建起来的，单凭这座音乐殿堂本身，房子就很想前往一睹风采；再者，价值大约在3亿日元的管风琴的音色本身也是颇具魅力的。主编也曾经向她建议：即便是作为一个女性杂志的编辑，也请务必去那个音乐厅看一看。

这场音乐会的入场券，此刻就握在她的手中。

音乐会从6点半开始，算上去六本木所需的1个小时，她现在尚有近1小时的空闲时间。

今天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她是准备去听音乐会的。因此她在早饭时便告诉了丈夫，丈夫也已知道了，说他可以在外面吃了晚饭再回来。

可是，让她犹豫的是，送入场券给她的人是松永。她只要拿着这张入场券去，那么旁边的座位上肯定是松永坐在那

儿等着她。

自打与丈夫吵架以来，她与松永一直没再约会。当然，他们俩就在一个出版社工作，进进出出的有时也免不了会碰到一起。在编辑室、职员食堂和走廊上，他们曾相遇过好几回。

在这以前，他俩大致上每周都得见一次面，然后一起吃顿饭或者一起出差去旅行。因而这几个月来房子的态度是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自然对于这种变化，松永比谁的感觉都要深刻。

然而，松永也不曾就此责备过房子或者流露出什么不满来。本来他就挺善于控制自己，他绝不是那种爱强迫别人干什么事情的男人。他俩在走廊上见了面以后，他也只是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看她，一旦房子装作没有看见转身走开，他也就默默地走了。

第一个月的光景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到了第二个月，周围的人似乎对他俩的这种变化感到有些诧异了。

夏末的一天，编辑室的同事富田问房子：

“近来，你好象不太和松永合作了，有这回事没有？”

房子听了先是心里一惊，后来又觉着富田不象是知道她和松永的关系后才故意发问的，于是她便回答：

“他自己好象也挺忙的。”

“大概你也是觉得，还是与开朗些的人在一起才好工作吧？”

看来在富田眼里，松永是个不好对付的人，并且他以为房子现在也跟他有了同感。

房子含糊地点点头，心想：她可不是为了图工作时心里轻松才改为与年轻的摄影师合作的，她只是为了躲避松永。

然而，房子也并不是一直都能如愿以偿的，尤其是在工作繁忙的当口，她就无法开口选择与她合作的摄影师。

比如，9月中旬让房子去采访一名女演员时，由于没有别的摄影师了，便只好委托松永与她合作；还有9月末的那回，主编又让她与松永一起去搞一组"金秋北陆之旅"的特写。

采访女演员的那次合作就在东京，况且又是大白天的，所以房子也就接受了；至于去北陆地区的那次合作，房子推说家里有急事，便回绝了。要在平时，一听说主编让她在初秋时分去金泽、能登半岛采访,她一定会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然而这一回，一想到将和松永在外面过夜，她就立刻想躲避开。自与丈夫吵架以来，房子已经两次下决心避开了与松永接近的机会。

事到如今，她已不再有丈夫行为不检点，自己也可以轻率行事这种想法，也没有心思去细究争吵的原因。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她已悔之不及。因而她觉得接下去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避免与松永接触。

也不知丈夫后来是否还与她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女人来往。她不可能去监视丈夫的一切行为，只能凭自己的想象。不过，看来丈夫此后一直都很谨慎。暂且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看到丈夫的这副态度，她多少心里宽慰了一些。

无论如何，丈夫好象并没有与自己分手，再去与别的女人一起生活的意思。他虽说有外遇，却并不愿意破坏现有的

家庭。明白了这一点，也便是这场风波的唯一收获了。

既然丈夫是这种心情，那么她自己也该反省一下。当初，她之所以与松永亲近，正是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丈夫身上带回家来的那股女人味儿。她对那股味儿感到厌恶，同时又拼命想要抑制这种厌恶的心情，结果几乎濒于窒息。待她睁开眼来一看，她已躺在了松永的怀里。暂且不论这一结局如何，一开始还是因为先有了缠绕着丈夫的那股女人气味，她为了逃避那种气味才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近来她几乎没再嗅到那种气味，于是她估计丈夫这一阵子是没再与女人约会。明白了这一点，她自己便也不好再与松永约会了。

被房子拒绝了的那次采访北陆之旅的任务，后来由一位叫小泉志津子的女编辑替她去完成了。志津子比房子年轻15岁，因而房子在拒绝这一任务以后，心里还是稍稍掠过了一丝不安。尽管她认定，松永与志津子的关系不可能在这次旅行中就发生什么微妙的变化，但她还是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于是她一边觉得自己不能与松永接近，一边又对这类事情耿耿于怀。为此，她自己也很吃惊。

她一再对自己否认着，这不是嫉妒的情绪，而志津子旅行一回来，她又赶紧向她询问一路上的情形。

志津子天生一副开朗活泼的性格，于是她便一五一十地叙说了起来。她从他们在金泽、能登下榻的老式旅馆，一直说到当地的美味佳肴等等，把发生的一切一古脑儿全搬了出来。从她说话时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情上，压根儿看不出她这次外出与男女关系有什么关联。

房子听后不由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再次为自己居然如此

庆幸而感到吃惊。这可不象是已经发誓不再与松永见面的样子。要是老这么犹犹豫豫地，是不是还不如干脆将自己的心情告诉松永呢?

她可以对松永说:“让我们结束从前的关系，从今往后就象工作中的好伙伴那样地相处吧!”那样一来，松永肯定也会明明白白地道出他的心情。不过，她也无法预料松永听到这句话后会是什么反应，说不定他会勃然大怒。然而，她也并非不再喜欢松永了，因为她其实一直在牵挂着他的事，而且一旦有了什么事情也总想和他商量。她今后还想与他一起工作，并且珍惜他们俩的关系。

问题只有一个，便是应当避免发生以前的那种男女关系。虽说在这件事上房子有些以自我为中心，然而这却是维持他们俩今后关系的最为稳妥的办法。松永要是了解了这些的话，应该是能够体谅她的。

可是所有这些话，究竟在何时何地说才好，房子却拿不准主意了。若是简单些，就请他去茶室谈的话，似乎太草率了；若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似乎又过于郑重其事，不好开口。无论如何，他们总得见面好好谈一次。然而她老这么想来想去的，转眼间3个月就过去了。

这期间，松永肯定也觉着纳闷。起初，他还显得挺从容的，然而过了两个月后，他就好象有些不安起来了。夏末的一天，他给房子打电话来。

“有什么事儿吗?”房子若无其事地问他，他回答的声音却显得很缺乏自信:

“也没什么事，不知你近来怎么样了?”

“我挺好。”她只说了几句有关季节天气之类无关紧要的

话，便放下了电话。

松永原来就没有好强迫人的脾气，从此也就不再追问什么。只是偶尔在出版社见到房子时，还是用那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盯着她。可是到了9月末，他显然变得坐立不安了，打电话来用的也是严厉的措词。

“你是不是就想躲开我？”

有一回房子刚拿起电话便听他单刀直入地诘问了一句。她回答说：

“没有那回事啊。”

“是不是与你先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房子还想往下说，可是又把话咽了回去。

眼下打电话的时候可是一个说心里话的好机会，因为看不见对方的面孔，所以总容易开口些。可她也想到这回要是把话挑明了，那么他们俩的关系就算是完了，于是心里便不安起来。既然谈话是针对两个人的大事，总得找个稍微安宁点的环境才好。

“下回我再找时间跟你解释，请再等一等吧。”挂断电话后，房子对自己方才心里的那种暧昧十分吃惊。在准备与一个男人分手的时候，怎么居然还要考虑什么场合、气氛之类的因素。假如只是单纯想告别的话，那么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这样或许反而更容易说话。

那么，她考虑场合气氛什么的，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莫非我并不是真的愿意与他分手？”房子心头掠过的这个声音，使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原本早已打定主意要与他分手，为什么竟还对他如此眷恋？看来，是她脑子里已下定了决心，可肉体上却依然渴念

着他。一想到此，房子使劲地晃了晃脑袋，想把脑子里的这种想法甩掉。

作为一名有理性的编辑，只是为了肉体上的欲望而抓住一个男人不放，是不能原谅的。由美还劝过她，绝对不能再保持那种男女关系了。

莫非自己下不了决心？她惴惴不安地自问道，同时又对自己的这种暧昧态度感到无法忍受。

房子决心不再想松永的事，不料竟发觉自己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很悲惨的境地——既然要下决心忘掉松永，不也就证明了自己还是没有忘了他吗？

松永很可能也是看穿了她内心的动摇，3天前，他将装有音乐会票子的一封信递给了房子。那是在下午3点左右，房子刚准备从出版社楼下的那个茶室出来，忽然迎面碰上了正独自一个人走进来的松永。他递给她一本书，说：

"请你看一看吧。"

这是一本最近出版的松永同事的个人摄影作品集，里面夹着一封信。"我想好好地与你谈一次，就在听完美好的音乐以后行吗？盼着你来。"信上的文字十分简短，很能体现出松永的沉稳风度。然而房子在反复读了几遍之后，却感觉到这几句话似乎是在向她呼喊着：你一定得来！

房子将信及票放到手提包里。

表面上看来，那天，似乎是她刚要离开茶室时偶尔碰上松永的，实际上这一幕肯定是松永有意设计好了的。不然，哪能这么巧呢？

这么一想，房子更加感觉到了松永的热切心情。

"怎么办呢？"房子犹豫着。在一个人徘徊不定的时候，

时光流逝得尤其快。她一看手表，已经5点多钟了。要是去的话，只剩下半小时的时间可做准备了。

"怎么办？"房子又一次自己问着自己。

即使去听音乐会，目的也不是为了见松永，而是想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去看看那个新造的音乐厅。她想起主编曾劝过她的话："这可是为了工作。"这么想着，她离开了阳台。得抓紧做准备。

房子立刻坐到梳妆台前。眼下已没有时间去美容院了，只能自己梳理一下头发。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容，不由又后悔：早知如此，应该趁早去美容院。然而当她一想到这次去是为了工作，便又觉得去美容院未免有些小题大作。或许还是这样去更自然一些。就是去见松永也不能打扮得太华丽了，她要显出一副是去参观音乐厅的样子，衣着装束尽可能地自然、随便一些。

不过在她的内心，还是希望在朴素大方的同时，能把自己修饰得更漂亮些。与电影院相比，音乐会场内的光线要明亮得多，足以让人看清楚脸上的表情。尤其是坐在身边的松永，更是连她的肌肤也能一览无余。

于是，她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脸。

从30岁出头起开始爬上脸来的皱纹，在她快到40岁之际，仿佛突然增加了许多。两三年前，她还只是眼角有几道细浅的皱纹，可眼下纹痕已经从眼睛周围扩展到了耳边。同时，脸上某些部分的色素也有积淀下来的趋势。

说实话，她近来对于照镜子已有几分恐慌了。一照镜子，总觉得衰老的影子正在一步一步地悄悄向自己逼近。所谓的老太婆，就是从自己这样子一天天变成的吗？她不由感

叹人的这种变化。

房子先用化妆棒在眼睛周围皱纹较深的部位涂了一点粉底霜。接着，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些，便将眉毛的尾端轻轻往上描了描；为了使嘴唇显得柔软丰满，又将下唇的轮廓描得稍稍大了一些，在中部涂上浅色的口红。

她一边涂着口红，一边忽地意识到了自己似乎是为了去见松永才有意精心修饰的。

回想这数月以来，她在化妆上几乎没花过多少功夫。女人化妆大都是为了给某个特别的人看，而近来她反正也没有这样的对象，于是她只有在出门时，才略施淡妆，那是作为一个中年女性的必要修饰。

然而她今天的化妆却很明显是有对象的。可能正因为这个，她在化妆时的心情竟如此的兴奋，这在她已是很久没有的事了。

化完妆，她一看表，已经过了5点半了。于是她急急忙忙地去穿衣服。松永喜欢她穿富有女人特征，而又素雅、简单的服装，不喜欢那种花哨的流行时装。考虑片刻后，她选择了一套粗呢套服，里面打算穿一件袒胸的贴身背心。这样一来，便与夜晚豪华的气氛十分相称了。就是手提包和皮鞋，她也特地换上了夜晚穿用的。这时，房子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今晚对于穿戴如此讲究的确不同寻常。

"现在大概谁见了，也不会认为我只是为工作而去的了。"

然而她也仅这么想了一下，时间已经挺紧了，于是她就这样离开了家门。

房子到达六本木的音乐厅时，音乐会早已开演了。她的座位在中间演出途中不便过去，于是她便站在扉门前面的过道上，听完了巴赫的一首曲子。

音乐厅的确显出了与它70亿日元身价相当的豪华。厅内，不仅天花板很高很高，而且颇为新颖的是舞台的背面还设有客座。房子借着光线很集中的灯光，一边听着管风琴那动人的乐音，一边用目光搜寻着自己的座位。

在她的左前方，最前面第三排的中间有一个空座，旁边坐着的那个人从发式上来看很象是松永。她一直到开演还没有露面，或许他此刻正无望地独自坐在那儿呢。

望着松永的背影，房子突然产生了一种想马上回去的冲动。既然她只是来看音乐厅的，那么她该看的都看了，还听了一首曲子，应该说已经完成任务了。而且，她现在就回去的话，对丈夫也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她心里这么想着，两条腿却依然站着纹丝不动。既然好不容易来到这儿，也没必要太勉强就回去。今天就算是来听听美妙的音乐也行啊。

房子紧盯着松永那头零乱的头发，接着视线又挪到了他的肩头。这曾经是她多么熟悉的背影啊！房子望着望着，心里不由渐渐涌上了怀恋的情感。

终于，一曲告终。大厅内顿时变得十分明亮，演奏者站起来向观众致意。他那身金银丝相间的演出服，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宝石般的华彩，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奏者退场后，观众依然不断鼓掌，于是他再一次登上舞台，接受掌声。接下去，是短时间的休息。

房子还在原地站着，心里正犹犹豫豫地感到进退两难

时，松永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并回过头来。房子还想将视线岔开，然而松永似乎早已注意到她了。他随即穿过人流，走近房子的身边。

“你来晚了吗?”

“真对不起。”

在未见面时她还顾虑重重的，可是一旦两人见了面，却很自然地聊了起来。

“我还当你怎么了呢，便给你家里去了个电话。”松永说。

“家里没人吧?”

“是啊，所以我就认定你准会来的。”

房子听了此话，心里微微有些不满，暗想：人家为了决定来不来苦恼了大半天，可这人居然就这么笃定地认为她准会来。

“幸好，才刚演奏完一支曲子。”松永接着说。

两人并肩来到了走廊上，松永重新打量了一下房子:

“你今天可真漂亮啊!”

“真的吗?”

“漂亮极了。”

听到平素极少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松永说出这么一句赞美的话来，房子心里甜滋滋的，感到十分满足。她象是得到了什么珍贵的礼物似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

“这个音乐厅挺棒吧?”松永说。

“主编也说让我非来这儿看一看不可呢。”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他们一起到座位上坐下来，房子的心境已十分平静了。

演出继续开始。先是一首瓦格纳的作品，接下来是斯特劳斯的《庆曲前奏曲》，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一个节目是圣桑的《第三交响曲》，音乐会在充满罗曼蒂克的氛围中结束。

"幸亏我来了。"房子一边使劲鼓着掌，一边想。当初她要是考虑来考虑去的，终于呆在家里不出来的话，结果也只能是一个人吃饭晚，然后看看电视什么的。那样可远远不能有现在这样充实。这会儿坐在如此豪华的音乐厅里，听着如此美妙动人的音乐，简直就是在享受着最高的幸福。

"我们走吧！"

听了松永的催促，房子站了起来。

走出音乐厅，便到了被高楼围得严严实实的一块广场，这儿能望见夜空中的月亮。他们从这个广场横穿了过去。这时松永问道：

"还没吃晚饭吧？"

房子含混地点点头，松永便指了指前面灯光闪烁的一角：

"那儿有一家蛮不错的西餐馆，怎么样？"

"可是……"

房子稍稍迟疑了一下，松永却二话不说，大步向亮着灯光的方向走了过去。

"这是去吃饭吗？"房子问道。

"我来得太匆忙，还没顾上吃东西呢。"

看来松永一开始就早已打算好了去那儿就餐。于是他们便拉开旋转门，进了餐厅。

如此强硬的做法，这在松永可是很少有的，然而房子也

不便在此回绝他。

他们在侍者的指引下到了里面的一张桌子前，两人面对面地坐下。这个餐厅的主调是黑色，厅里的支柱则一律是金黄色，整个餐厅给人一种既时髦又豪华的感觉。

“我以前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房子说。

“旁边还有一个酒吧呢。”

房子轻轻点点头，心里很不安。要是依着她的心思，她希望两人能去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可现在却是在这样高级的餐厅，弄得双方都只得使用敬语。

他们俩仿佛是在今天的音乐会上才初次相识似的，显得都有些拘谨。侍者端来了开胃酒。

“来！”松永先端起酒杯，轻轻地碰了碰房子的酒杯。

从前他们俩曾经一起喝过好多次酒。那时候，每回干杯时他们总得说“祝贺你”或者“干杯”之类的话，也有时候只是双方脉脉含情地交换目光。然而眼下他们却沉默着，都不知所措地注视着别的地方。

“可是……”一口气喝完半杯雪利酒后，松永照例微侧着脑袋说话了，“真有好久没见到你了。”

“……”

“就从6月份那次去大阪以后吧。”

与丈夫发生激烈的冲突，就在从大阪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自那以来，他们两人的确已有4个月没再一起面对面地吃过饭了。

“这阵子，你挺忙乎吧？”

“您不也是……”房子刚开口，忽然又缄默不语了。

她一用方才的称呼，便意味着他们又回到从前的状态

了。要是松永看出了这个破绽，引起误解，那可就麻烦了。

“今天，我真担心你会不来呢。”松永说。

“……”

“当我回头一看到你的那会儿，可真是高兴啊。”

房子默默地应和着他的话，心里却越发不安起来。比起这种温柔的语言来，房子更希望听到的是那种单刀直入式的质问：“你为什么老不和我见面？”或者他说一句：“因为怕丈夫，你就想躲开我吗？”这样也更直截了当更干脆得多。反正今天他就是为了要弄明白她在这个夏天的暧昧态度才来的。既然现在有了说话的机会，她便希望他毫不客气地直说出来。

“这些日子，也一直没与你一起合作……”松永的谈吐，依然是含含糊糊的不得要领，“这回去京都的采访，也不行了吧？”

下一期杂志的计划中有一项去京都采访大众口味的任务，主编曾打算让房子与松永去，3天前被房子拒绝了。

“不巧，我有点别的事儿……”房子回答道。

“我想可能也是这样。”

“上一次北陆之行，你是与小泉小姐去的吧？”

“这次看来又得和她一起去了。”

“还是和她吗？”房子紧追着问了一句，语调很不平静。

侍者端来了开胃菜，一盘醋汁鱼。房子用刀子切开醋汁鱼，同时又为自己的自私心理感到吃惊。她今天来六本木是为了听音乐，而不是为了见松永。现在她坐在这儿吃西餐也是由于不便拒绝他的邀请，并不是她本人所希望的。对于松永，她不愿意再想更多的事情，以后也不想再与他保持那种

亲密的关系。她一再地这样告诫着自己，并且准备照这样子去做。可是，在她听到松永又将与小泉志津子一起出去采访时，她的心却开始动摇起来。

紧接着上回去北陆采访完了之后，这次去京都，他为什么又非得与志津子一起去呢？女编辑有好几个，有没有可能是他有意这样选择的呢？本来她自己已经回绝了这项工作，松永愿意与谁去那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为什么她对志津子竟然会如此地耿耿于怀呢？

对自己已经决定与之分手的男人，还想紧抓住不放，是件丢人的事。另外，嫉妒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子，也不象她平日的为人。

"别这么三心二意的吧！"房子在内心斥责着自己，喝了一口葡萄酒。为了抑制自己的慌乱情绪，她喝酒时喝得太猛了些，引起了一阵轻微的咳嗽。

"是不是酒太呛了？"

"不，没有……"

松永叫来了上酒的侍者，仔细寻问着什么。

松永凡事都比较讲究，对酒自然不肯马虎。就是他的衣服和皮鞋，乍一看似乎是漫不经心穿上的，而其实都是相当考究的。今天他上身穿着一件皮茄克，下面穿了条牛仔裤。这一身打扮在与他年龄相仿的职员中是相当显眼的，可穿在松永身上倒也蛮精神。尤其是与她那位沉默的、一连几天都穿着同一件背心的丈夫比起来，松永更是显得既时髦又细腻。

"上次我发现了一家挺有趣的酒吧，就在六本木，那儿只供应葡萄酒。"松永兴致勃勃地说。

“别的东西就喝不到了吗?”房子问。

“还有威士忌，不过那儿的葡萄酒几乎所有的牌子都全了。”

松永用修长的手指握着高脚杯。松永纤长的手指与丈夫那骨骼突凸的手指，显然很不一样。

仔细一看，他们俩不仅是在手指上，而且在体格、动作上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丈夫是一副肩宽体健的样子，干起事情来性子很急；而松永则身材瘦长，做事情也慢条斯理的。松永拍一张照片总是慎重到不能再慎重的地步，曾因此让有的年轻编辑在一旁等得不耐烦，对他一肚子的不满。

回想起来，房子与松永亲近，很可能就是因为松永身上这种与丈夫迥然相异的特征在吸引着她。她在松永身边可以享受到某种浪漫情调，而她丈夫天生就不是个浪漫的人。

对于以上这些细微之处，她丈夫根本无法想象。他很可能以为她只是想随便找个情人玩玩，如此而已。

“下回，我们一起去那个酒吧看看吧。”

听到松永的邀请，房子的思绪才回到了现实中来。

“那个酒吧的掌柜，可是个有意思的人物。”

怎么，看来松永此后还有再与她约会的意思，他根本没看出来房子今天只是来听音乐的。

“在法国和奥地利，就有专营葡萄酒的酒吧，你听说过吗?”

房子点点头，好几次将几乎就要冲口而出的“您”强咽了回去。

以前她总是很平静地那么称呼他，可眼下，她要是再这么称呼，他俩便又将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

松永还是继续谈着他的葡萄酒，后来他似乎注意到了房子对此不太感兴趣。于是他一边用手拆着今晚上的主菜烤羊羔，一边将话题转到了近来的工作上。说着说着，他突然迸出一句：

"还是与你合作的那会儿，干得最顺手了。"看房子依旧沉默着，他又接着说，"最近跟我合作的那些年轻编辑们，好象什么也不懂似的，都不用我认为好的照片，却把那些不伦不类的照片放得很大。"

"这会不会是由于版面设计的关系呢？"

"可要是编辑好好把关的话，也不至于出现那种混帐事儿吧？我费了好大劲才拍出来的照片，仅仅因为版面设计的关系就被扔在一旁不用，真让人受不了。"

松永这么说有他一方面的道理；可另一方面，编辑在选用照片时也得考虑文章的需要，有的照片便不能考虑摄影师的个人的好恶。

"那帮年轻的编辑动不动就爱抱怨，真够呛。"

松永有一点非常好的地方，便是他从不讨好主编。他的工作范围很窄，似乎也与他这脾性有关。

"小泉小姐还不错吧？"房子问了一句。

"嗯，她倒还算朴实。"

一听他这么干脆就肯定了，房子不免有些扫兴：

"下次，你去京都还是和她一起吧？"

"京都的那组采访,主要是以照片为主，所以倒还是有一去的价值。"

"和年轻人一起出去，挺愉快吧？"

房子在这一瞬间忽然觉得自己象是在吃醋，可松永却还

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于是，房子又继续挖苦说：

"她是不是很合你的意啊？"

"怎么会……"

"那么，或许是她对你很满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回松永看来是明白过来了，他的表情变得很严肃，"我之所以与小泉君去，不就是因为你不肯与我一起去吗？"

房子心里说：就是我不与你去，你也没必要老是和年轻的小泉一起出去。她正想把这话说出来，可转念一想，那样一说，更显出自己是在耍女人的小脾气了。

"为什么，你不肯与我一起出去呢？"

"……"

"你就是想避开我吧？"

房子没有回答，却将手里的刀叉都搁到了碟子上。

几个月来，她一直在躲避松永，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她只是告诫自己，过去的那种事情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为此，她一直认为避免与松永两人呆在一起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讨厌松永。

"发生了什么事吗？"松永追问道。

"……"

"你告诉我吧！"

房子垂下眼帘，在脑子里搜索着合适的句子。她可以说："我的事儿被丈夫知道了。""从大阪回来后，我们大吵了一架。"然而她知道她一旦说出这些话来，她与松永的关系就完了。

"我有一个请求。"房子认真地将双手搁在膝盖上，望着

松永露出米黄色衬衣的胸口，继续说下去，"我们从今往后，就象朋友那样相处吧。"

"朋友？"

看见房子点了点头，松永便将视线投向了远处，若有所思地注视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那可真让人难受啊……"

这一瞬，房子仿佛听到了他的呻吟。那是一声缓慢的、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呻吟。沉默良久，松永又问道：

"那你是说，我们不能再有从前的那种相会方式了吗？"

"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先暂且不管这样是好是坏，我想知道的只是：这是你自己的真实心情吗？"

房子想点头，却又终于一动没动。的确，她心里有一个不想再与松永见面的强烈愿望，而同时，另一个声音又在告诉她，自己还在希望着见到他。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松永说。

"什么'怎么了'？"

"是不是已经完了呢？"

她只是想避免再有从前那种深度的关系，至于象今天这样的交往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仅如此，如果他愿意将她当朋友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有比现在更多的一起工作的机会。只是摆出一副事关重大的神情来，告诉他今后他俩关系中的唯一变化，就是不再有肉体关系了，这么一说，仿佛松永向她要求的，只是肉欲的满足似的。

"松永先生，真是好奇怪呀。"房子感叹道。

"你说什么？"

"我觉得事到如今，我们好象什么都没变。"

松永似乎很难理解她的这句话。他默默地盯着夜空看了一会儿，终于又重新打起精神来说：

"然而，别人不也照样没变吗？"

"别人？"

"比如说，你办公室的同事，以及别的编辑们，不也一样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是希望能够与你有更深一些的交往！"

听他说出如此强硬的话来，房子不由仰起了脸。只见松永正注视着自己。他以前可很少这样盯着她的脸看，可这会儿，他那专注的目光里却露出了那么坚定的神色。

房子被他盯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便将目光移开了。侍者送来了餐后的咖啡。房子象得救了似地接过咖啡，用匙子搅动着。松永问：

"下回，能和我一起去隔壁的酒吧吗？"

房子不吱声，偷偷地看了一下手表。

"你还可以再待一会儿吧？"松永看到了她的举动。

已经9点半了。现在要是直接回家，也得10点多才能到。她已告诉丈夫今晚要迟些回去，不过11点以前她总得到家了。她解释说：

"我今天只是来听音乐的，所以……"

"可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了面，再稍微……"

房子听到他说"好不容易才见了面"，感到有些紧张。说这种话已经超过了一般朋友的口气，仿佛他们还在谈情说爱。

“稍微再待一会儿，可以吗？”松永央求道。

“对不起。你今天还是让我回去吧！”

“那么，下次什么时候再见呢？”

听他这么一问，房子不由注意到了方才自己说话时的暧昧态度。“今天还是让我回去吧”，这句话其实便蕴含着“要是别的日子就可以”的意思。她含糊其词地回答：

“随便什么时候……”

“那么，明天再见行吗？”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让我们作朋友吗。”

“我不！”

松永使劲地摇着头，房子从他的神情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年人的影子。松永接着说：

“关于我们的事，我还想同你再好好谈一谈。”

“我们俩？”

“就是你和我的事。”

“要是这事的话，不是已经……”

“那么我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吗？难道仅仅就两个人见见面也不行吗？”

对他这一连串的诘问，房子不知所措，同时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

“你是讨厌我了吗？”

“不，……”

“那么，你是不愿意与我见面？”

房子点点头，松永便轻轻地敲了敲桌子。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真心回答？”

房子现在的确是既不讨厌松永，可又不愿与他单独见

面。两者听起来似乎有矛盾，然而这却是房子的真实心情。

“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究竟你是喜欢我呢，还是讨厌我。”

世界上的男人为什么都要把事情弄得那么黑白分明。难道一个人不可以在喜欢另一个人的同时，也含有部分讨厌的情绪吗？

“说心里话，我真是无法忍受眼下的这种状况。”松永的目光中忽然露出某种哀求的神情来，“我希望你能决断下来。”

“……”

“你还是讨厌我了吧？”

“真对不起！”房子拎起身边的手提包，站了起来，“我先告辞了。”说完便扔下呆若木鸡的松永，径自向出口走去。

身后似乎传来了松永的呼唤声，房子却继续往前走着，出了餐厅，向音乐厅前面的那个广场走去。刚才还热闹非凡的音乐厅，这会儿已关闭了大门。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清清的月辉里。

房子穿过广场，再经过一家旅馆的门厅，便到了出租车车站。她感到松永似乎正从后面追来，便赶紧上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启动了，房子靠坐在座椅上，心里感到若有所失。她朝后面望去，却只见一路上灯光闪烁的街景。

车子在六本木的交叉路口耽搁了不少时间，所以到家门口时，已是11点多了。她一看这么晚了，便赶紧顺着走廊一溜小跑地往房间奔，进屋却发现一切还是她临走时的样子，丈夫竟然还没有回来。

房子在失望之余，又感到些宽心。既然如此，她与松永见面的事也就不会被察觉了，她可以显出一副早已回家了的样子，迎接丈夫的归来。自从与松永开始交往以来，她也渐渐变得狡猾了。

从前，她即使对丈夫有什么隐瞒，也无非只是些小事情，诸如悄悄地买一件短外套或者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之类的。而今，她却可以自然地装出一副刚欣赏完一场音乐会回来的神情。

女人的心里有了秘密以后，对撒谎也似乎变得老练起来。对于自己的这种变化，房子自己也感到有些讨厌。象今晚上这样的紧张感觉，她也有好久不曾体会了。

老实说，这4个月来，她从未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亏心事，天天都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过。一旦她不再瞒着丈夫做什么事，她心里也安宁多了，同时也不再有那种紧张感。可回想一下今天，她从与松永一起吃饭，拒绝他后往回赶，一直到偷偷溜进家门的整个过程，心里都充满了恐慌。

她带着微微的满足感，换上了便服，开始卸妆。不过10分钟，她又成了出门前的那个普通主妇。她那光彩照人的模样，只有松永一个人看到了。为此，她又有些可怜起丈夫来。

于是她先打开电视，又开始煮水泡茶。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喝茶的时候，房子心里感到十分满足、惬意。这也不同于少女时代的那种不能自己的兴奋，她只是感到自己的体内似乎充满了活力。

她自我陶醉了一会儿，又突然想给由美打个电话。对由美，她可不必在乎现在是不是深夜。一拨电话，由美马上就

来接了。今天她也是与同事在外面吃饭后回来晚了，这会儿刚刚洗完澡出来。

“今天，我去六本木的S音乐厅了。”

房子似乎刚想起什么来似地这么一说，由美便反问道：

“和谁一起？不是一个人去的吧？”

听房子支支吾吾的，由美又慢吞吞地问：

“是不是和松永先生？”

“为什么……”

“得了得了，你老实坦白吧！”

看来躲闪不过了，房子便点了点头说：

“不过，我也只是去听音乐的。”

“是吗？”

“真是这样的，所以我赶紧就回家来了。”

“不过，你还是为了见他才去的吧？”

“……”

“是不是？”由美叹了一口气后，又说，“你呀，还是在喜欢他啊。”

“不，……”房子对着电话摇摇头。

“可是，你要是真讨厌他的话，就不会去了吧？”

“这倒也是，不过他都邀请了我几次了。”

“这会儿，你先生不在家吗？”

“就我一个人。”房子打量了一下四周，肯定地说，“不过，我并不是因为喜欢他才去的，去的时候心里可紧张了。”

“那么，你该不是为了寻求这种紧张感才去的吧？”

被她这么明明白白地一问，房子很难回答，因为她确乎就是为了再体味一下这种紧张感才去的。

"我与其说是见他去的，还不如说是听音乐去的呢。"

"我上次不是刚跟你说过，索性就干脆与他分手吗？既然你先生也正在反省自己，你再这么一去，说不定又会闹起一场风波来哪。"

"没那么严重，我只不过和他见了见面。"

"好了，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有你的自由。"

房子一听她似乎不想再谈下去了，又有些不安起来。她忙说：

"管风琴可真好听。"

她故意将话题又转到音乐上，随后又讲了她与松永一起吃饭的事情，说罢，挂上了电话。

与由美聊天以后，她感到自己象是完成了一件什么工作似的，抬头一看时间，已经过了12点了。

电视上正在播放着年轻女人卖弄风情的深夜节目。房子看着电视，心里又嘀咕起来。

丈夫是说他晚饭要在外面吃，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她以为他10点或11点光景总能回来的。"早知道如此，我也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就好了。"

方才吃完饭后，松永请她去酒吧，其实她就去那儿待上二三十分钟也没什么关系。回想一下松永被拒绝了以后，脸上显出的那种遗憾的表情，她不由想道：要是我再和他多待一会儿，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呢。他们难得听一次那么美妙的音乐，难得有那么愉快的心情，然而她却硬要回家来，在家里度过无聊的时光。想着想着，房子恨起丈夫来。今天一天，她之所以要犹豫着是否去见松永，之所以晚饭后硬要逃

回家来，全都是为了丈夫的缘故。然而他居然过了12点钟还不回家。

房子平时睡不着觉的时候，总爱喝一些养生酒。今晚上她喝了几口这种酒后，心里还是不安生，便又换了一个电视频道，结果也没什么可看的东西。她想还是先去睡觉吧，便起身向卧室走去，就在这时，门口的电铃响了。

房子轻轻用手拢起头发，一边整理着上衣的领口一边向门口走去，却见丈夫已经自己用钥匙开门进来了。

"喔……"丈夫进家门的时候，照例只是动物似地轻轻哼哼一声。这一声哼哼里，便似乎包含了"我回来了"、"没什么变化吧"以及"可真累呀"等所有的含义。

房子往后张望了一下，关上了大门。丈夫便径直朝书房走去，放下了手提包，然后又走到起居室，开始脱背心。

"您喝酒去了吗？"房子问。

"稍微……"丈夫含含糊糊地点点头，然而从他全身发出的酒味和浑浊的眼睛上来看，他这回可喝得不少。

"和广濑喝了几盅。"丈夫说。

"又和他喝酒了？"

"那家伙，近来一个人也怪寂寞的。"

"一个人？他不是有夫人在吗？"

"也只是有夫人，别的没什么可玩的。"

她平时很少与丈夫搭讪，今天却与他说了这么多话，她不由觉得自己有些奇怪。她又问道：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咳，也就是那个意思。给我弄杯冰水来行吗？"

房子从冰箱里取出矿泉水，又加上冰块递给修平。他一

口气喝干后，便一下横躺在沙发上。

“在这儿休息可不行。”

“我只是看看报纸。”修平拿起桌子上的晚报，挡住脸，很快又问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被他这么突然一问，房子愣了一下，回答说：

“10点多。”

房子还在心里准备着回答他的再一次发问，修平却只是打了个哈欠，又继续看他的报了。看来他也不过是随意问问，并没有别的更深的意思。

房子走到隔壁的卧室，开始铺被褥。自从吵架以来，夫妇俩的被褥总是相隔50英寸左右的距离，这几乎已成了习惯。

待她铺完被褥回到起居室一看，果然，丈夫已经脸盖报纸睡着了。

“您醒醒吧。”

她拿开丈夫脸上的报纸，他显然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便扭过脸去。

“被褥铺好了，挪过去休息吧。”

“知道了。”

“在这儿睡会感冒的。”

她晃了晃丈夫的肩，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她从壁橱里拉出一条毛巾被替他盖上。然后，她又动手将桌子上的茶碗和酒杯拿去洗了。待她做完这一切，换上睡衣时，已经1点钟了。

明天9点有一个会，所以她必须8点离开家。

房子将空调调得稍微暖和一些，关上灯，又拧亮了靠近

阳台的那盏台灯，回头望了望躺在沙发上的丈夫。

今晚他是喝醉了，从他身上好象嗅不出女人的气昧。

"我先去睡了。"房子轻轻地说了一句，正想进卧室，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朝阳台走去。

她从六本木回来的时候不曾注意到，天上正挂着一轮盈盈欲满的月亮，月亮的中部还带有几分艳红，看上去格外妩媚。深秋时节的夜风凉飕飕的，站在这儿自然没有待在温暖的屋里那么舒服。

房子将两肘靠在阳台的扶手上，双手托着脸颊望着明月，心里自然又想到了松永。

房子走了以后，不知他是直接回去了呢，还是一个人跑到哪儿喝酒去了。松永平时是个心平气和的人，可是他一旦喝起酒来也是不肯善甘罢休。要是他没回去的话，或许他这会儿正在哪儿狂饮呢。房子想着想着，突然非常渴望能见到松永。

回头看看那个躺在沙发上鼾声大作的丈夫，从他身上，房子丝毫也看不到有任何罗曼蒂克的影子。

过了近20年的夫妻生活之后，他们彼此都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梦，而成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得不脸对脸的两个人。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便也未免有些太令人扫兴了。她要是将类似的话对丈夫一说，丈夫总是付之一笑，说这些不过是小女孩子气的话。然而，女人有时候就希望自己是幻想中的公主，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男人要是能让自己有这种感觉，女人的心境很快就会变得明朗快活，并从而唤起对对方的柔情。

房子对着透红的月亮，轻轻地呼唤了一声："您……"

本来她对丈夫也用这个称呼，可此刻，她只是在呼唤着松永。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么叫他了。

“您……”房子靠在阳台的扶手上，又轻轻地呼唤了一声，全身开始发热。晚风一阵阵地袭来，她却觉得面颊烫得厉害，心跳也加快了，掌心渗出了汗水。

她已经好久不曾被卷入这种感情之中了。从夏天到秋天，她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竭力避免自己被这种缠人的情感所俘虏。她一再告诫自己说：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我必须这么做。

然而，她藏在内心深处的柔情一旦萌发出来，便显得那么亲切醉人。

房子望着明月，悄悄地对自己说：

“看来一个女人，只有在她喜欢的人面前才能显出美丽来。”

原　野

从青山街通往神宫外苑的一路上，满是银杏树。秋日的夕阳将银杏树叶照成了金灿灿的一片，然而走近一看，有一部分树叶已经开始凋谢了。一条狗和它的主人正奔跑在落叶纷纷的街道上。

每年秋天，修平看到银杏树落叶，便会有一种逝者如斯的感觉。

在人们赞叹着樱花和红叶的美丽的同时，时间也正在悄悄地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溜走。就在自己陶醉于自然界难得的美景时，不知不觉地一年又过去了。一个人在一次又一次地大饱眼福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

近日来，屡屡看到落叶飘飞的景象，修平不由地重新回想了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

“究竟自己拥有的是不是美好的人生呢？”

从表面上来看，自己从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又在全市闻名的一家公立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照这样下去，慢慢地也不是没有当院长的可能。自己眼下的地位虽说不上显赫，可也过得去了。再加上家里既有妻子又有女儿，要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便只是少一个男孩子。然而时至今日，他还想要儿子也似乎是有些太过分了。

若论起人的欲望来，那可是没有止境的。不过要是在他的人生路上画个句号，打个分的话，那么起码应该是能及格的。

然而他也并不就此便感到满足了。仔细想想，他还是有许多遗憾事。就工作上来说，他已从事多年的脊椎外科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明显的进展。不过这项研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自然会有成果的。这在某些程度上有赖于时间以及病例数目的积累，他着急是没有用的。比起工作来，他心里感到缺憾更大的，便是他与女人的关系。的确，他不仅有妻子，而且还有与叶子多次幽会的经验。另外，要是算上他年轻时代交往过的女友，还有趁着酒劲上来时厮混过的仅有一夜之交的女人，那么他交往过的女人可也为数不少了。然而，那种真正的恋爱经历，他似乎还从来不曾体会过。回忆一下，也只有在与妻子刚刚认识的那会儿和与叶子约会时，他心里才有过某种程度的紧张兴奋，此外，他几乎还从未在那种罗曼蒂克的氛围中陶醉过。

在这方面，比起他的好朋友广濑来，他可就差远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事业固然重要，但与女人交往中的充实感也是很难舍弃的。现在到了他这年纪，再要让他用“恋爱”或者“爱情”之类的词语，他会觉得有些过于夸张了，然而他内心深处，却一直渴望着自己能沉浸在那种恋爱的情感中。因为即使他在事业上还算顺利，只要他在恋爱上没有充实感，那么他这一生总有些缺憾。

几年来，修平一直憧憬着燃烧般的恋爱。他觉得照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他这一辈子便总有些若有所失似的，因此，他不免有些焦虑。

他的这种焦虑心情，或许与他的年龄也有关系。他现在已是40出头的人了，眼看着自己就要走向老年，于是他对于青春少年生活的渴望便变得尤为强烈。

时至今日，有一个最简单也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恢复与妻子的感情。想当初刚与妻子相识的时候，他俩每次见面感情都是那么热烈。新婚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是一下班就赶紧往家里跑。要是那段日子还能重现的话，他也就相当满足了。

然而，时至结婚17年后的今日，即使他想要唤回与妻子新婚时的那种兴奋和浪漫的气氛，也是太难太难了。他只要一回去，总能看到妻子在家。他一想起家来脑子里便出现了妻子的叠影。对他来说，妻子与其说是他的恋爱对象，还不如说是他生活中的同伴。这种话要是说出来，肯定会遭到那些妻子们的反击——这完全是男人中心论的调子，既然妻子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就应该始终对妻子抱有爱心。这也正是夫妻间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或许家庭生活对于女人来说是很容易满足的，对于男人来说却不容易满足。这与其说是出于男人的以自我为中心或是自私心理，或许还不如说是出于男女之间性的差别呢。从本质上来说，男人的外向型性与女人的内向型性，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得也很不一样。

当然，女人中或许也有与男人性情相仿的，事实上，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个女人同时爱着几个男人的事。但无论如何，让两个整日厮守在一起、想见就随时可以见的人，发生热烈的、燃烧般的爱情，也是太不容易的事。

修平眼下的确处于欲望不能满足的状态。从札幌回来以后，他一直在避免与叶子接触。对叶子来说，本来是一个男人请自己一起去北海道的，后来居然又眼见着这个男人让他的妻子给接走了，为此，她心里自然是感到扫兴透了。然而

近来，他和叶子之间已恢复到了打电话联系的地步，只是双方都不主动说出要求见面的话来。当然，对于叶子来说，必须考虑她自己的自尊心，而对于修平来说，让叶子看到机场的那一幕，他心里也很内疚。于是，他们双方都在试探着对方的心思，同时又都保持着沉默。由此，他们从前那种每个月至少见两三次面的关系便中断了。

另一方面，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并没有因此便变得亲热起来。原先他与妻子就很少亲热，自今年初夏的冷战以来，夫妇间的关系完全陷入了绝境。他明明知道妻子醒了，也没有勇气穿过两人被褥间的那段空隙过去；而妻子似乎也并不指望他亲热。倘若他诚恳地为过去的事向她道一下歉，甚或采取点强迫的方式，夫妻间原来的那种关系或许就能恢复，只是修平现在自己也没有这份热情。即使他主动与妻子和解，他从她那儿也不可能体会到从叶子身上获得的那种充实感。况且，他还没有这种心思呢。

他也并不想另外再找一个情人。重新开始一段恋爱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自然经济能力也是必需的。"真要是想尝尝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你就得不辞辛苦。"广濑曾这么对他说过。话是这么说，到了现实中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修平左思右想，最终他觉得还是回到叶子身边去的好。

这几个月来，修平曾无数次地回忆起叶子那迷人的肉体。叶子表面上看起来很爽直开朗，显得对性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她的床上功夫却着实令人吃惊。尤其是她有一点非常可贵之处：对于修平的种种要求，她总能比较爽快地顺从。她不仅在动作的姿势上毫无抵抗地顺从，甚至她做爱时发出来的声音，也完全符合修平的要求。

他对妻子无法要求的东西，对叶子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来，而且叶子也总能心领神会地呼应他。

修平夏天从蓼科回来后，便时常思念叶子。那独居的两天，对他与叶子的幽会来说，真是最好不过的机会。他却总觉得对妻子有某种犯罪感似的，竭力控制着自己，于是那两天的好时光也终于白白地浪费了。

当时，他还自以为是在做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然而转眼间他又后悔了。他不由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同时对叶子肉体的那种欲望又一次复苏了。

“看样子，我不见叶子心里是不得安宁的。”

他要是见到了叶子，很可能两人又会亲热一番，同时也意味着他又将重新背叛妻子。对于眼下的这种状况他几乎已有些不能自持了，这样下去对身体固然没有好处，就是对精神卫生也很不利。随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压抑自己的欲望，他的心绪也变得日渐烦躁起来。原来以为到了他这年龄，或许欲望就会枯竭了，其实却蛮不是那么回事。

仿佛是看穿了修平的这种烦乱不安的心绪，11月初的一个星期一，叶子打来了电话。当时他正在忙着看门诊病人，所以便冲着电话爱搭不理地应了一声，不料对方竟是叶子。

“啊?! ……”

修平不由失声地叫了起来。叶子的语调倒是十分平静，她先是为对修平久未问候表示抱歉，然后便说了她打电话来的原由。原来是她的一位朋友一个多月前患了腰疼病，已经去就近的医院看了，可仍不见好转，便想请修平给诊治一下。

“什么时候来都行啊。”修平回答说，随后又忽地想起什

么似地赶紧问了一句，“你也一起来吗？”

“我就不去了．病人叫中川章子，请您多关照．”

修平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一边斜眼看着问询处的女护士，一边对着电话轻声问：

“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看来叶子也察觉到了修平声调的变化，于是她说话的声音也明显地小了．

“为什么不一起来呢？”

“你是说我吗？”

“别的时候也行，我有话要跟你说．”到时候反正随便总能找个话题的，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定下与她见面的事，“请答应我。”

稍过片刻，叶子回答说：

“下礼拜二我将去你医院附近办点事．”

“那天也行．”星期二是他做手术的日子，修平立即答应了下来，“几点呢？”

“6点钟行吗？”

“那好，就6点吧．”这么早离开医院似乎太早了些，不过只要手术做完了问题也不大．

他提议碰头地点就在位于涉谷的公园大街上的那家旅馆，叶子同意了。

“一言为定了．”修平又叮嘱一句放下了话筒，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脸烫得很，这可是少有的怪事．

这会儿，修平的车子正沿着两旁林立着银杏树的林荫道往涉谷的方向驶去．

往日他一看到金黄的银杏树，总会感叹时光的飞逝，唯有今日他却无暇沉浸在这种伤感的情绪中。想到自己即将与分别了5个月之久的叶子相逢，心里不由地兴奋起来。

然而这也多亏叶子适时地打来了电话。修平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心里寻思着见到叶子后该怎么办。

他抵达涉谷的旅馆时，比约定的6点钟晚了近10分钟，一是因为下午的手术时间延长了，再则，青山街上交通也太拥挤。而这会儿，叶子已好好地等在那儿了。

"对不起。"修平穿过旋转门，举起一只手向叶子跑去，心里几乎想叫一声"万岁"。"因为手术来晚了，真抱歉。"修平用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叶子轻轻微笑着，回答说：

"我也是刚到。"

"那还好，我真怕我来晚了你已经走了，心里着急得不行。"其实他估计她出于自尊心肯定会晚来10分钟或20分钟，所以并不真地担心什么。他之所以这么说也因为这是他们重逢的第一次约会。他又说：

"我们去哪儿吃饭吧。你还有时间吗？"

"也不能太晚回去。"

"10点钟行吗？"

听修平这么一问，叶子摇了摇头：

"9点钟吧。"

今天叶子在白色的短上衣外面穿了件靛蓝色的茄克，下面穿着同样颜色的宽松式裙子，手里提着黑色手提包。一眼看上去她十分朴素，那小巧玲珑的身材配上那件宽宽大大的茄克衫，倒显得格外可爱。

考虑到时间关系，他们便去了顾客不多的地下室生鱼片店。

“真是好久不见了．”修平感慨地说．

“您近来好吗？”

“还可以吧，你呢？”

“我可是不太好．”叶子说完又扑哧一乐，“不过，身体倒还可以。”

互相斟满一杯啤酒以后，他们轻轻地干杯．

修平想说一句“为了我们的重逢”，可又觉得有些过于一本正经了，便一声不吭地一口气喝了下去．喝完，叶子有所期待似地问他：

“您说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被她这么突然一问，修平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在电话里的确说过有要事相告，可那也不过是让她出来的一个借口罢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病人不知怎么样了？”不得已，修平只好说起电话里叶子曾向他提到过的那个病人的事情，“还不见她来看病，不知她是不是一定来？”

“真是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她很快就能去医院的，可是近来她的孩子感冒了，所以大概要过两三天才能去。”

“要是那样也没有关系．她来的时候，如果能带上原来那个医院大夫的诊断书，我们对她的病情判断起来便能容易一些。”

“那可能会带去的吧。”

“最好能顺便把 X 光的片子也带上。”

“那就等我回头再告诉她吧．好不容易拜托您了，这么晚才去，真是过意不去。”

“只是腰疼病的话，倒也不必太着急。”

对于修平来说，比起叶子介绍的患者来，他更关心的是介绍者叶子本人。

“就是这些话吗？”叶子问道。

“这位患者是你的朋友吗？”

“从前，在目黑的时候我们住同一幢公寓，后来搬家以后，就很少见面了。”

叶子的回答多少带点事务性的口气。看来她并不愿意与修平见面，她来只是为了谈朋友的事情。

“再吃点吧。”修平一面让着叶子，一面注意到自己还是有些少有的紧张，“你今天是直接从健康中心过来的吗？”

“我刚才去新宿拐了一下。”

“可我们真是好久没见面了。”修平脉脉含情地望着叶子，脑子里却在考虑着与她去旅馆的事。

如何才能自然地引导她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去呢？这可就得看自己的本事了。

终于生鱼片饭团吃完了，修平看见叶子放下餐具，立即靠近她悄悄地说了一句：

“我们去找个地方吧？”

“什么？”明明是贴着她的耳边说的话，叶子却好象没听见似地回头问了句。

“你还可以再待一些时间吧？”

“不行了。”叶子这回慢慢地摇了摇头，嘴上带着微笑。

修平把手表伸到叶子跟前：

“现在才 7 点钟呀。”

“我今天也只是想问问你究竟有什么话要说才来的。”

“话已经讲完了。”

“那我就得走了。”

“你不是说可以待到9点的吗?”

女的装出一副要溜的样子，男的便得紧追不放。他们两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在做戏，可也都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种快乐的游戏，在他与妻子之间也是不可能有的。

“你还是陪我去一下吧。”

“去哪儿?”

服务台后面有两位服务人员，他俩正在与别的客人谈话，看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修平他们。

“这儿太亮了，我们找个稍微暗一点的地方……”修平说。

“我不会去的。”叶子象是在告诫他似地又说了一句，“你要是干了这种事情，还不被夫人骂?”

修平将剩下的一点啤酒全都喝了下去。他记得叶子在什么时候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那会儿他听了这话可着实有些害怕，不过眼下他已经从容多了。他说:

“那件事，希望你能忘了它。”

“世上哪会有那样巧的事情啊。”

“不过，那次可真是出于偶然。”修平又解释了一句。

“后来，你们又和好了吧?”

“出了那样的事情，怎么能那么容易就和好呢?”

修平显出一副恳切的样子；叶子却是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喝着自己的茶。

“自那以来，我们一直处在冷战的状态。”

“……”

“几乎彼此都不再说话。”

“……”

修平不能再看着叶子继续沉默下去了，便将双手轻轻伏在桌面上，低下头说：

“上次的事还望你多多原谅，请你相信我吧。”

“这可不象是你说的话呀。”

面对着微露喜色的叶子，修平又一次低下头说：

“去吧。”

“去哪儿？”

“旅馆……”事已至此，修平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于是他又干脆地问了声，“可以吗？”

“那么，我们俩的关系，还要继续下去吗？”

修平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当然了，我没有你还是不行。”

修平正要起身，叶子按住了他的手：

“我可不愿去那种旅馆。”

“那么，去哪儿呢？”

“反正我讨厌那种地方。”

“我们就去楼上行吗？”

“这儿是普通旅馆吧？”

“你稍等一下，我去订个房间。”

“那么，”叶子又摁住修平的手，“我今晚 9 点钟可得回去。”

修平看了看手表，点了点头。叶子又接着说：

“我并不是已经原谅你了。这一点，希望你不要误解。”

这些事情暂且都可以不管，现在重要的是得去找一间只有两个人的房间。修平来到一楼的服务台，询问还有没有客

房。不巧，双人房间已经全满了，只有单人房间倒还有空房。修平不免有些遗憾，但他也没功夫去犹豫了，便决定租一间单人房间。

他刚想在住宿卡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心里又有些担忧，于是便写了一个与自己名字类似的"早川修一"。住址上他也填了自己家所在的街名，只是门牌号码稍微变动了一下。

柜台里的服务员，似乎也察觉到了修平有些心神不宁:

"对不起，请您先付两万日元，这是房间的一部分预付租金。"

修平心里掠过一丝不快：我又不会跑到哪儿去，凭什么先收预付租金?"我可是市内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修平真想这么告诉他，可既然他用了一个假名，也不便将名片掏出来了。无奈他只好将两万日元递给服务员。服务员开了收据以后拿起了一把钥匙，又唤来了一名侍者。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修平将仅有的一只小手提包递给侍者，对于让侍者给他引路，心里也很不痛快。修平接过钥匙，朝电梯走去，途中向等在门厅的叶子使了个眼色。他租的是位于七层楼的708号客房。打开房门，只见左边靠墙处并排摆着两张床，床的前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了一把椅子。右边靠墙处还放着一张细长形的书桌，书桌上搁着一个电视机。此外，整个房间里也只剩仅够一个人活动的空间了。然而，叶子进来一看是普通旅馆的客房，好象很满意。

"还是这种地方干净啊。"

叶子拉开白色的窗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在一旁的修平冷不防一下紧紧抱住了她。叶子慌忙想要挣脱，却被修

平使劲地拉了过去。他刚一接触到她的嘴唇，叶子就变老实了。

“真想你啊……”修平激动地说。

他与叶子的最后一次幽会是6月份在札幌的那次，自那以来，他们已经5个月没见面了。这期间，他与妻子自然没有性的关系，与别的女人也没有任何接触。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男人在有一段时间没与女人接触以后，渐渐地便习惯于这种状态，也不再苦恼了。甚而有时会觉得格外的轻松，似乎不与女人纠缠生活在一起反而显得更明朗单纯了。

然而，这种状态持续了只不过一个月，修平便禁不住开始常常渴念起叶子来。不知是因为他沉睡中的欲望又重新苏醒了，还是由于他男性的本能无法忍受与妻子延续太久的冷战局面，总之，他的脑子里一旦回想起叶子洁白的肌肤，便按捺不住地想见到她。

现在，他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修平粗鲁地抱住叶子，想就势将她推到床上去。

“不行，快放手……”

叶子好象没料到修平这么性急就想要她。就是修平自己，本来也打算进了房间先聊会儿天，再伺机向她进攻的。只是刚到了只有他们俩的房间，他就再也忍不住了。既然到了这一步，他也只能一干到底了。这会儿他要再住手的话，不仅心里会感到扫兴，而且叶子也会笑话他的。

叶子从床上支起两只手，挣扎着想要起身，修平立即就用自己的身体压住了她。此刻，修平对于叶子已产生了一种性虐待狂的心态。他的脑子里不再想任何别的，只有强烈的

“享乐今宵”的念头。

其实，尽管今晚打电话约叶子出来，再把她请到旅馆，这些都是修平事先计划好了的，然而叶子既然也说了见面的日子，那么她对于见面后的结果也应该是早就有所预料的。

既然水有情、鱼有意，那么今晚上的所有情节便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幽暗的壁灯灯光下，修平轻轻地抱着叶子躺在床上。两人都一丝不挂地全裸着。

修平觉得叶子当初的忸怩、抵抗其实都只是故作姿态。可不，这会儿两人不又如胶似漆了？

“几点了？”

叶子懒懒地问了一声，修平从床头柜上拿起表来一看，已经 9 点了。

“过得真快哪……”

修平嘟囔着，叶子却赶紧从床上跳了起来。

“对不起。”叶子从床上拉起被单遮住自己赤裸的身体下了床，抓起乱堆在床上的衣物便进了浴室。

修平仿佛看电影似地望着这一切，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家。

今天离家时，他对妻子说了声“或许我要晚点回来”。他之所以用了含含糊糊的“或许”这个词，是因为一方面他不能确定他今天能不能见到叶子，另一方面即使见到了叶子也不见得就能去旅馆。听了修平的话，妻子只是用眼神表示了一下默许，什么话也没说。修平原以为她会问一句：“那么，晚饭怎么办呢？”谁知她竟然没问。从她的沉默中可以看出，也

许她早已认定他是不会回家吃晚饭了。

冷战以来，妻子总是这副沉默寡言的态度。可是尽管如此，妻子今天的态度还是有些异样。在她表示默许的同时，似乎还有点疑惑。他正觉得难于启齿说明他要晚归的理由时，忽然看到妻子的目光很有含义地闪了一下。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才那么感觉的，没准那纯粹只是出于偶然。不过，妻子的视线当时的确是有些不同寻常。

"要是我这样就回去的话，会不会被她察觉呢？"修平对着昏暗的天花板，在心里自问，"或许还是洗个澡回去，比较保险一些。"他自言自语着，同时也意识到他已有5个月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了。

叶子衣着整齐地从浴室出来了，看样子她没有洗澡。

于是，修平便进了浴室。待他出来时，叶子正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嗯，我们俩，还继续下去吗？"叶子问。

"当然了，我是这样希望的。难道你不喜欢吗？"

叶子沉默了一下，很快又扭过脸来微微一笑：

"只是，我们俩也太奇怪了。"

这话说的也是。修平从今年夏季到秋季，一直下决心不与叶子见面，而眼下却又大模大样地与她见了面，还说要与她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你还是需要我吗？"叶子又问道。

"当然。你呢？"

"我可不明白……"她有些不好意思直说，不过她的话或许正好反映了她的真实心情。

"我还是想再见你。"修平明明白白地说完这句话，掐灭

了烟头。

两人离开旅馆时，正是9点半。他们没有一起从房间出来，叶子先走，修平稍微过了一会儿才出门。

下了电梯，修平原来准备直接去服务台结帐，可服务台周围却空荡荡的没什么人。

几个小时前才刚登记住宿，这会儿马上就结帐，无疑会被认出是借旅馆鬼混来的。虽说服务员也没有理由说他什么，但是这么早就结帐还是不大好意思。

于是修平便装出随便出去走走的样子，穿过门厅，向出口走去。登记住宿的服务员也许能认出他的背影来，不过既然修平已交了押金，服务员也应该放心了。

通过旋转门，到了门口一看，叶子早已不见踪影了。

修平握着口袋里的那把客房钥匙，搭上了出租车。他可以今天晚上先回家，待明天早上去医院时顺便过来再结一下帐，这样反而比现在结帐显得自然得多。反正这家旅馆就在去医院的路上。车子发动了以后，修平又回过头来望了望旅馆。在那些亮着灯光的房间中，其中有一间便是他与叶子幽会过的708房间。

他又摸了摸手里的这把708房间的钥匙，心里感到有些负担，然而眼下要再回去结帐也怪麻烦的。

出租车到了涉谷的车站，刚要往车水马龙的国营铁道方向驶去，修平忽然对司机说了声：

“能劳驾去一下青山街吗？”

“不是说去世田谷的吗？”

“我想去买点东西。”

本来他今晚出来的时候已对妻子说了要晚些回去，所以他这会儿回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感到不太好意思。眼下他与妻子虽说尚处于冷战状态，然而他正值妻子反省的时候，却独自犯禁与叶子幽会，并且还租用了普通旅馆的房间。虽说妻子不可能知道今晚的事，但是他如果就这么一声不吭地回去，也未免太自私了。

到了青山街的第一个交通信号灯处，汽车往六本木的方向一拐，又行驶了100米左右，便到了一家食品店。这家食品店出售的蛋糕深受女性顾客的欢迎。

有一次他收到制造商作为礼物送来的一盒这种蛋糕，他拿回家后递给妻子，妻子高兴得什么似的。别看妻子已是快40的人了，可她一看到蛋糕时的那种满脸放光的样子，活象个孩子。

修平在店里仔细挑选了10块蛋糕，装进一个盒子里，再回到车上，心里这才感到安宁多了。他并不是想拿蛋糕去糊弄妻子，只是觉得这样做能减轻一些心头的犯罪感。

他心里一放松，困意就上来了，于是他便打起盹来。

迷迷瞪瞪地，他似乎感到眼前的灯光闪闪灭灭的，不一会儿车子就穿过一条街，停在了自己的公寓前。

修平提着蛋糕下车以后，冲着无星无月的夜空叹了一口气。他到底又得回到妻子所在的家里去了。

以前，他每次与叶子幽会以后，回家时总有些紧张感。此刻，这种已经变陌生了的紧张感又一次回到了他的心里。当时曾令他那样沉重、忧虑的紧张感，这会儿却使他感到十分的亲切。

修平为了给自己增加勇气，便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想，男

人生活中需要的不仅仅是女人，就是这种令人牵肠挂肚的紧张感，也能成为他起劲工作的动力。他自顾自地想着，又看了看手中的蛋糕：

"有了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空咳了一声，又用手整了整领带、领口，这才拿出钥匙开了自己家的门。

"啊?!"

妻子脸上显得有些惊讶，似乎感到很意外。

"我回来得太早了吗?"

"不……"妻子忙说。

修平心里有点扫兴，进屋便脱掉了外衣。看来妻子刚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会儿沙发的一端还放着几个坐垫。修平将蛋糕盒子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什么?"

"是蛋糕。"

妻子好象看到了什么怪物似地望着蛋糕，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在路上顺便买的。"

不知怎的，修平在妻子面前总是不能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即使刚结婚那会儿，每逢圣诞节或妻子的生日他送礼物给她时，也总是只啪地一下将礼物搁在桌上，一副冷漠的表情。即使心里想说几句甜美的话，可到了嘴边总出不了口。

奇怪的是到了别的女人面前，他就能毫不脸红地说出一些体面的话来。今年春天，他在叶子生日那天送给她一条项链，便很得体地说了一句："这配你肯定很合适。"

一到了妻子面前他又变得支支吾吾了。其实，他又何尝不愿意看见妻子高兴呢？

今天晚上，他看到妻子的反应很淡漠，倒放心了不少。他走到卧室，开始换睡袍。

“今天很早就离开医院了吧？”妻子正将修平脱下来的衣服挂到衣架上，突然她冲着修平问了一句，“6点左右，染谷先生来了一个电话。”

“有什么事吗？”

“我问了，他一听说人不在家就没说什么。”

要是手术后患者的情况有了什么恶化，医院自然是会来电话的，可既然电话里什么也没说，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怎么偏偏就在他与叶子约会的时候来了电话，太不凑巧了。

修平回到起居室给医院挂电话。染谷先生已经走了，值班的年轻大夫接了电话。

“刚才好象是染谷君来电话了，不知有没有什么急事？”修平问道。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会不会是有关这次比赛的事情。我听他说过想跟主任医生商量一下，问问奖品委托哪一家制造商去办比较好。”

一听是这类无关紧要的事情，修平很快就放下了电话，心里微微掠过一些不安。

“真累啊……”为了掩饰心虚，修平坐到沙发上，开始读晚报。电视上似乎在重播一个外国电影，音量不大，倒也不怎么妨碍他。

“您要茶吗？”

妻子一边收拾桌子上的书物，一边问。

“好吧。”

妻子照例不问他晚饭的事，看来她早已认定丈夫在外面吃过饭了。的确，他已经和叶子在外面吃了晚饭，现在也并不需要再给他准备什么饭菜了，可是对于妻子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还是有些不快。他说：

“我有点饿了。”

“想吃点什么吗？”

“有什么可吃的？”

“我想您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要是想吃面条的话……”

“不，我不吃那个。”

他嚷嚷饿了，也不是真想吃什么东西，只是想发泄一下对妻子的不满：她居然毫不关心他吃晚饭的事。

“你吃点这个吧。”修平用目光示意了一下桌子上的蛋糕盒。

“我吃合适吗？”

甭管合适不合适，这可是专门为妻子买的：

“你喜欢吃吧？”

“这真是您为我买的吗？”

“家里除了你还有谁？”

“真是谢谢您了！”

妻子郑重其事地道完谢，坐到椅子上去解开蛋糕盒。

修平被妻子的这份谦恭弄得很拘束，可他目光却盯着妻子的一举一动。

慢慢地，妻子用她纤细的手解开了系得结结实实的绳扣，又将拆下来的包装纸整整齐齐地叠好。修平平时也是了解妻

子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的，然而今晚上他看着她那副认认真真的样子，却感到了某种讽刺的含义。

“真是好吃呀。您不尝尝吗？”妻子问道。

“尝尝也可以。”

“要哪一种？”

“随便。”

妻子纤长的手指，又伸进了盒子里。看见这一幕，修平才感到了今天一天的完满。

夜　寒

沿途的荒野上，几堆篝火冉冉地冒着烟雾，似乎有人正在烧落叶。初冬的天空相当明朗，只是偶而刮着强风。从前只要透过车窗玻璃，便能眺望到窗外摇曳的树木和家家户户庭院开着瞿麦花的景象；眼下列车行驶在时速超过200公里的新干线上，坐在里面只能看到一片模模糊糊的景象。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可以领略到初冬的大地，几乎褪尽了充满生机的绿，无论原野还是山区，到处都是枯褐色。

列车好象已经穿过浓尾平原，就要进入峡谷洼地了。

房子望着阳光下的山脊，考虑着今天的下一步的安排。

接下去，不过1个小时就到京都了。到京都后，她首先得去旅馆，与早已到达目的地的摄影师泽田碰头，然后一起去祇园的饭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采访"京都节日佳肴"，饭馆该已经做好烹调的准备工作了。

元月的妇女杂志上，几乎所有栏目都将刊登有关节日菜谱的内容。为了使旧题材有一点新意，房子他们这回准备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节日菜。因而这次没有去高级餐馆，只是联系了一家普通的小饭馆，以便于更亲切、简易地了解烹调技术。

然而仅仅凭杂志上的几句介绍，读者是否就能做出京都风味的节日佳肴呢？厨师们谈起烹饪来总是显得十分简单轻松，而真要用文章表达出整个烹饪过程来，可着实不容易。

采编烹饪方面的题材，是妇女杂志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年轻记者们往往由于没有烹调的经验，而对此很难胜任。于是，主编便指名让房子去：

“想让你去京都采访，你和松永一起去怎么样？”

主编看来很单纯地以为：既然松永在摄影上比较老练，那么自然就得让他和房子一起去。

然而，房子可不能这么简单就答应与松永合作。与一个曾经与自己有过肉体关系的男人再一同出去旅行，没准又将重复过去的经历。当然，只要房子本人意志很坚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她如果一本正经地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也不至于出什么事。

不过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推断，一到了现实中，她就没有这种自信了。

如果松永在途中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而房子一个人又过于坚持严肃的态度，他们俩的工作或许就难以顺利地配合下去。而且让房子为难的，还是与松永一起出去旅行这件事本身。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克制自己，那么就应该避免这种暧昧的行为。

于是房子下决心向主编提出了请求：

“摄影师能不能别让松永先生去，让泽田先生去怎么样？”泽田是一位比松永年轻十几岁的摄影师，近来拍了一些不错的照片，“我想他或许能拍出一些感觉比较新的、漂亮的照片来。”

主编稍作考虑，便同意了：

“只要你认为合适，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便是这次采访旅行的前奏曲。

然而到了现在，房子对于和泽田一起出来，既感到安心又有些后悔。好不容易有一次与松永一起去京都的机会，又被她自动放弃了。另外，虽说是她在主编面前推荐了泽田，可是泽田究竟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来，她心里也没有底。

拍菜谱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则不然。从被摄物为不动体这一点上来说倒是简单，然而要想拍出盘中物的色调及其新鲜的感觉来，就必须花相当的功夫。此外，再要是想表现出菜肴的香味、热气之类的，就更不容易了。

伴随着这种工作上的担心，房子心里还有一点无法释然：她在决定了京都之行以后，发现了丈夫有行迹可疑之处。

自从上回吵架以来，她一直以为丈夫行为谨慎，也不再与机场上见到的女人见面了。然而从丈夫最近的态度上看来，他似乎老毛病又犯了。

她最初一次注意到丈夫的可疑，是在半个月以前。那天早上，丈夫临走前说了一声"今天要稍晚些回来"，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她当时就觉得丈夫的神色有些异常，当天晚上快 11 点光景，丈夫回家来了，还带回来一份礼物——一盒蛋糕。平时他几乎从不给她买点心，她心头不由疑惑起来。果然，她从他背心的内口袋里发现了一把旅馆的钥匙。

近来有的旅馆的客房钥匙是可以随身带走的，房子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还刻着涉谷某旅馆的名字以及房间号码。丈夫显然不必在东京找旅馆住，现在他居然将旅馆的钥匙带到家里来，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事。再仔细观察一下丈夫的神情，也不象是喝完酒的样子，倒是满脸的疲惫。而且在她

说了“您累了吧，早点休息吧”以后，他依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似乎并不想睡。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地问她“怎么样，味道不错吧”，俨然很以他买的礼物为骄傲，并且，他自己也十分难得地吃了两块。

接着，翌日早上，他又以有手术为理由，提前半小时离开了家。

丈夫走了以后，房子往涉谷的旅馆去了电话，叫钥匙上刻的号码那个房间的房客出来听电话，但没有人。她无奈又打电话给服务台，听说那个房间的客人还没有结帐。

这时，她仿佛看到了丈夫正慌慌张张地往旅馆走去的身影。

更可笑的是，住在丈夫所持钥匙房间内的顾客，居然叫早川修一，与丈夫的名字非常相似。或许这正是由于他不好意思写自己的真名所下的功夫。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也是够可怜的了。然而，丈夫的旧病复发似乎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不知他这回的对象是谁，或许还是从前的那个女人。

如此算来，丈夫的自我约束，前后也不过四五个月。

“男人的性欲就象洪水，如果找不到渲泄的闸门，便会漫过它的堤坝。这时候他所找的女人，就不过是洪水泛滥的场所。”她记得以前曾经读到过某位评论家写的这么几个句子。那么，丈夫之所以要找那女人，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性欲呢？

她要是单纯地站到丈夫的位置上来考虑一下，这几个月以来丈夫的确一次都不曾与妻子亲热过，因而可想而知，他的欲望已是淤积已久了。

在这期间，要是丈夫想跟她亲热，或许她也能答应他。

只是在机场撞上那个女人以来，夫妇俩终究也不再有那份热情了。再说，即使丈夫想亲热，她或许也不能象从前那么容易兴奋起来了。丈夫对这些或许也早已预料到了。

不过无论如何，丈夫重又开始与女人幽会的事还是令她十分震惊，同时也是对她的一次打击。

既然丈夫与原先的女人重归于好，看来他们之间的情分不浅。

然而，至今也不见丈夫有离家而去的迹象。并且，在她确认了丈夫开始与女人幽会以来，丈夫的态度反而比以前温和多了，甚至有时还对她说上几句比较体贴的话。前天，他就问她："你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似乎他为了自己的寻欢作乐，想给妻子一些补偿似的。仅仅从这些现象看来，丈夫近来倒是活得有滋有味的。

自然，房子是不会被那些礼物蒙骗过去的。要是她这么容易就满足，那就等于她认可了丈夫有外遇了。到了这会儿，她也无心一本正经地去论究什么男女平等了；然而她以为家庭只有在默认丈夫有情人的情况下才能稳定的观点也是无稽之谈。这种观点，其实正与"我享乐，你忍受"的大男子主义的腔调一模一样，突出了男女之间的不公平待遇。

这半个月来，房子重新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们夫妇共同生活的这段历史。

新婚之初，夫妻间即使有什么口角，事后也总是马上道歉，两人的关系很简单就和好如初了。那时候，每次闹完别扭，很快地就会雨过天晴。

然而近来的吵架，性质上可与原来的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原来的吵架只是有间断的阵雨的话，现在的吵架却成

了绵绵不断的淫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说一直是阴雨绵绵，地面却不是那么泥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他们在经历了多次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习惯了阴雨天气？事实上，房子明知丈夫有外遇，心里却也不至于太狼狈。不仅如此，她还暗自琢磨着："既然你能如此，那么我就……。"

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决心即使在丈夫胡作非为的情况下，自己也一定要洁身自好。然而眼下，她已没有这么顽强的意志了。

既然丈夫可以在外面寻乐，我也可以自由地玩一玩嘛，没必要一个人独守空房。想到这儿，房子心里也明亮起来了，不由又想到了松永。

她倒也并不是心血来潮，想去报复一下丈夫的不轨行径，只是觉得既然一个人压抑自己、愁眉不展地过下去与事无益，那么倒也不如放达观些。

就在房子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初冬景色，心里思绪万千的时候，列车已经穿过山科的隧道，抵达京都了。

房子穿着一件皮制的齐腰短上衣，右手拎着旅行包，走下台阶，来到车站前面的出租汽车站。

途中，经过米原一带时，天上笼罩着乌云。到了京都，却是一个大晴天。寒风凛冽的初冬的天空下，京都塔映入眼帘。房子看见这塔，才切实感觉到自己是到京都了。

房子就近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向位于四条的那家旅馆驶去。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所以路上交通并不拥挤。

"要是他也来的话……"

看到京都的街道整个儿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房子又一次想起了松永。

“工作，工作……”房子暗自斥责着动辄便沉浸在伤感情绪中的自己，开始筹划起今天该做的事情。

先去旅馆登记住宿，接着打电话与今天准备采访的厨师联系，再去门厅与摄影师泽田碰头。在厨师那里，事先已预约了 3 小时的照相时间，所以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车子通过颇为拥挤的河原町街，抵达旅馆时，正是两点钟。

房子向服务台走去，在住宿卡上填写完自己的名字及工作单位交给服务员，服务员递过来一封便笺：

“这是给您的便条。”

房子以为编辑部又有了什么急事，忙打开便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松永先生致速见女士。

房子便退到一边，开始读便笺的内容：

“我到大阪来办点事，8 点钟回来。能按下面的地址挂个电话来吗？”

房子看着便条上面写着的电话号码，不由为松永这时候打电话来而感到吃惊。

怎么恰恰在她正后悔没与松永一起出来的当口，松永就给她带来了他的消息？时间上的巧合，不由令房子怀疑起松永是否已看穿了她内心的想法。

房子办完住宿手续，进了房间，重又看了一遍便条的内容。

“松永先生致速见女士”，里面的文字都是服务员写的，与松永的字体很不一样。然而，看来松永确乎已经到达大阪了。

房子正想伸手去抓电话，忽又想起他这会儿还没回来呢，便又抱起了胳膊。

“可是就按这个电话号码打一个试试，看看松永是否真的就在那儿，也没什么妨碍吧？”房子自言自语着，拿起电话，开始拨便条上留下的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就通了，对方一听说是找松永的，便回话说他出去了。

房子确证了松永来了大阪，心里也就满足了。接着，她带着采访时必须用的物品，来到门厅找泽田。泽田第一次来京都出差，所以兴致很高，提前两小时就到这儿了。

“我想，我们不要只拍菜谱的照片，再拍一些京都的街景，或许更能衬托出正月的气氛吧。”

房子将她在车上想出的主意告诉泽田，泽田侧着耳朵，认真地听着：

“不过，要在11月就拍出正月的那种气氛来，可不太容易吧？”

“当然，真正的正月气氛是拍不出来的。”

“那么，鸭川和东山一带的风景怎么样？”

“倒不如选一些开着榕花的庭园，和蕴含着冬天气息的竹林之类的景色。反正正月的气氛，可以用节日菜肴来渲染。”

“倒也是，我试试看吧。”泽田毕竟年轻，对房子的话百依百顺的。

“那么，今天还是先拍菜谱，那些景物的照片等明天再拍吧。”

房子在这一瞬，又想起了松永在大阪的事，她赶紧站起

来，努力要甩掉这个念头。

"您常来京都吗?"他们在旅馆前搭上出租车，两人并排坐定了以后，泽田问房子。

"嗯，每年来两三回吧，不过都是为工作来的。"

"这回，我听主编说是您指名让我来的。能够与速见女士合作干一回，是我的荣幸，真是太谢谢您了。"

泽田笨拙地低下头来向她致谢，房子苦笑着，回答说:

"我也是一直很想与泽田君合作的。"

"说实话，我没怎么拍过菜谱，所以，也没有自信。还望您多多指点呢。"

出租车开了不过10分钟，便到了祇园的那家饭馆。

房子以前也来这家饭馆采访过，因而与店老板以及女掌柜都很熟悉。

彼此寒暄一番以后，泽田便在里面的座位上支好相机，开始拍摄菜肴了。他先试拍了一组照片给房子看，两人讨论了一下，这才着手正式开拍。

要是与松永一起来，她只管很轻松地放手让松永去干就是了；然而对于年轻的泽田，她多少有些放心不下。

约定的3小时工作时间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待他们干完活，天空已经发黑了。在采访摄影的过程中，他们都尝了一些菜，所以肚子倒不太饿，只是天气实在是比方才冷多了。

"我们去哪儿吃点热东西吧。"房子提议。

回到旅馆，放好照相器材，房子与泽田又一起到了街上。房子说:

"吃甲鱼或许能暖暖身子。"

"那玩艺儿，我可只是听说，从来没有吃过。"

“那，我们去看看吧。”

沿着四条的花见小路往前走不多远，再往东一拐，便有一家供应甲鱼火锅的小饭店。他们在桌子边上坐下来后，泽田小声地问：

“您早就知道有这个店吗？”

“也不是很早就知道的，不过我曾经来过这儿。”

“我即使到了京都，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我总是在旅馆的食堂吃饭。”

他们都冻坏了，于是便要了温好的热酒，互相给对方斟上。喝着喝着，房子又回想起她与松永初次来这儿时的情景。那是在一个秋天，他们来京都采访，两人也到这个小店来喝酒。本来是松永带她来这儿的，房子只不过是跟着他。

“甲鱼，长的是这种样子啊？”

泽田似乎第一次见到甲鱼，他双眼惊恐地望着厨师处理甲鱼。

“这血也能喝吗？”

“稍微加上些酒，就好喝了。”

趁着泽田正与厨师问答的功夫，房子看了看手表，已是8点钟了。这正是松永回到大阪的旅馆的时间。

可房子还是要了两把勺子，喝得醉薰薰的才离开饭店。

“多谢您的款待。”泽田礼貌地说。

“可这也并不是我请的客呀。”

编辑与摄影师外出采访时，摄影师的食宿费全由编辑支付。当然归根结蒂，都是出版社花的钱。

“不过，我可是第一次到这么好的地方来，还不多亏了您带我来。”

听了泽田这番感激的话，房子不由想带他再去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去酒吧坐坐怎么样？"

"那样好吗？"

"没关系的。"

一般对于采访费用，出版社还是比较慷慨的，当然编辑自己对于花销也该掌握一定的分寸。要是无缘无故地跑到高级餐馆去大吃大喝，也会遭到主编的训斥。

象今天晚餐的费用应该是属于合理的花销，要是再去别的地方花钱，或许就得事后做一些说明了。如果出版社不能报销，只要个人掏钱就行了。

房子本来就不是个爱计较钱物的人，更何况今晚上她的心情也不错。今天的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泽田又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另外，还收到了松永的便条；于是她今天晚上便格外地快活。

于是他们横穿过花见小路，进了祇园新桥附近的一家酒吧。这儿本来是一家茶馆，现在一楼已辟为酒吧，内有普通客座和包厢两种座位。房子与泽田并肩坐到了靠着柜台的普通客座上，房子刚坐定，泽田又凑过来问：

"您是这儿的会员吗？"

"不是呀。怎么回事？"

"可是，那门口上不是写着：非本会会员谢绝入内吗？"

"那只不过是防止暴力集团的人进来的一个幌子罢了。"

泽田点点头，感到十分意外地环顾四周。

"您二位要点什么？"

侍者跑到柜台边上问他们，泽田要了一份掺水的威

士忌。

“请给我来一份冰镇的日本酒。”

听房子这么一说，泽田嘟囔道：

“可真行啊！”

“怎么？”

“在这种季节，还喝冰镇酒，可是够时髦的。”

“可是比起威士忌来，日本酒不是味道更好一些吗？”

“不，我可实在不敢苟同。”

泽田正感叹着，女掌柜从前面的座位那边过来了：

“啊哟，是速见君哪，欢迎您光临。”

女掌柜是个典型的京都美人，标致的瓜子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意。

“我今天白天到这儿的，现在刚办完事情。这位是摄影师泽田君。”房子说。

“是吗，欢迎大驾光临。”

听到女掌柜的寒暄，泽田慌忙将两手支到柜台上，深深地低下头致意。

“速见君，您还是要日本酒吧？”

“嗯，我已经要了酒了。”

看着女掌柜转身去招待邻座的客人了，泽田又不胜敬佩地对房子点点头：

“这儿的人您都认识呀。”

这家酒吧，10年前她就与丈夫一起来过，打那以后，与这儿的人彼此就熟悉起来了。只是这会儿，她也不愿意对泽田解释这个。

“今天与速见女士一起出来，真是长了不少见识。”泽田

又感慨地说。

别看泽田长得那么壮实，酒量却不行。在他们10点多离开酒吧的时候，泽田已喝得满脸通红了。房子却自觉还能再喝，不过她觉着还是就此回去比较好。

"明天上午10点钟去坪庭照相，我们8点钟在楼下的和式餐厅碰头好吗?"

上车以后，听房子这么一说，泽田又一次低下头来:

"今天一天，真是太谢谢您了。"

"男子汉，可不许老这么低头啊。"房子说。

到旅馆后，房子走到服务台前面取钥匙，服务员又递给她一封便笺。

上面又写着一行：松永先生致速见女士，下面在"来过电话"这一栏内，划了一个圆圈。

房子拿着便条，到了五楼，与泽田道别后便进了房间。

房内还是她临走时的那副样子：只有入口和窗边的壁灯还亮着。床上光线很暗淡，房子一下就横躺到了床上。

平常她只喝一杯酒，今天却喝了三杯。幸好这会儿她感觉还很舒服，只是不愿马上就去洗澡。

她闭上眼，正在体味着醉薰薰的感觉时，枕边的电话铃响了。她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已经11点了，便拿起了话筒，电话里传来松永的声音:

"喂喂……刚回来吗?去哪儿了?"

"出去喝了点儿酒。"

"你看到我留的便条了吧。我让你往大阪打电话的，你怎么搞的?"看来松永是有些生气了，"为什么不给我来电话?是忘了吗?我方才可是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房子并没有忘记松永。而且她今晚一直都在想念他，只是不给他打电话。

“今晚上，你就在旅馆待着？”松永又问道。

“当然是在旅馆了。”

“那么，我马上就去你那儿。”

“可你现在不是在大阪吗？”

“我还是要去的。大概不过1个小时就到了，你等着我吧。”没料到松永也会有这么主动的时候，“行吗？”

“好吧。”房子答应了一声，叹了口气。

有时候，房子感到在自己的体内似乎还潜伏着另一个自我。她只有一个身体，却仿佛有两颗心。因此，她时而显得坚强，时而又显得软弱；时而偏重原则，时而又听从自己的任性。那么，她这会儿想见松永的心情，又是受了她的哪一个自我的驱使呢？

简单一想的话，她今晚之所以答应与松永见面，应该是出于她这会儿的本能。然而再细细一想，事情仿佛也并不是那么单纯。比如在松永问她行不行的时候，房子很干脆就回答说“好吧”。这简直就等于是她自己主动接受了见面的提议，而绝不是松永在强迫她。

她的这种姿态似乎表明她俨然已成了一个大胆的女人。

然而，松永在听了她那么肯定的承诺的那一瞬间，心里会怎么想呢？虽说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但是他肯定会为此而感到惶惑，说不定在三思之后，他对于来京都这件事也会有些勉强。

无疑，她那么干脆的一声“好吧”，反而会令松永疑惑不安。

房子提起桌上的水壶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刚才喝了酒，到这会儿体内还是感到有些发热。一杯凉水下去，房子感到特别舒服。

她刚回旅馆的时候，本打算立即卸妆、洗澡、洗头，完了便干干净净地睡觉。可是一会儿松永要来，她就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先去洗澡了，她要是脱下衣服以后再穿上去也怪麻烦的，何况洗了头发也不可能马上就干。于是房子便打消了洗澡的念头。她打开电视，又打电话让服务员送一杯咖啡来。

临睡前喝咖啡会影响睡眠的质量，不过既然松永要来，喝咖啡提提神也不错。

咖啡送来了，房子慢悠悠地喝着咖啡，又琢磨起松永的事来。

究竟他能不能当真从大阪赶来呢？尽管他说了不过1个小时就可以到，但是不知道他是坐电车来还是坐出租车。无论如何，深夜11点以后还往京都赶路是够不容易的。房子心里还是将信将疑。虽然他说了要来，可她总觉得他不会真来。

松永一向很善于控制，不是那种好强迫别人的男人。他总是一副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样子，出了什么事也总是你急他不急。房子之所以喜欢他，也正是因为从他的深沉、内向的性格中发现了魅力。

然而，今晚上的松永却与他平常的形象完全判若两人。他也不仔细问一下房子的心情，便决意要从大阪赶来。并且他说话时的语调，也流露出他急不可耐的心情。松永近来的这种主动态度在他以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上回他俩去听音乐会的时候，他也用了近似于强迫的做法。

回想一下，松永的这种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还是从她回避他的时候开始的。

房子越是想要躲开他，他追她追得越执着了。他的这种过于强硬的做法，似乎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种魅力；然而另一方面，房子又发现，原来他也有这份执拗的男子气，不免又有些得意。同时她也产生了某种恶作剧般的心理：她倒要领教一下男人追求女人时，究竟能疯狂到何等地步。

然而，在等待着松永到来的时候考虑着这样的问题，未免也太超然了。

在此之前，她只要一想起松永来，便会沉浸在对他的种种想象中，别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了。尤其在他与别的编辑外出采访的时候，房子便满脑子都想着他的事情：他这会儿在干什么、他吃什么东西、他要到哪里去等等。

可是，在松永眼下深更半夜地正往自己身边赶的时候，她的心境竟是如此轻松，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她对松永的态度能够这么沉着，恐怕与这段时间以来她总是回避松永有关。这些日子，或许也正培养了她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隔着一定的距离去看松永的能力。这段时间的分离，虽然是出于无奈，可是同时也使房子冷静了不少。

另外，她这一阶段的这种态度的变化，与她丈夫重新有外遇这件事似乎也不无关联。

丈夫与旧情人重归于好，也只能说他是没有汲取教训。可是，事实上房子对此也并不怎么生气。因为一方面，她碰到丈夫有外遇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另一方面，从这回丈夫与情人幽会后的态度上来看，丈夫似乎简直就是一个幼稚笨拙的孩子。比如，他口头上说着一本正经的话，怀里却揣着

一把旅馆客房的钥匙，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失策。另外，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轨行为，居然还去买了蛋糕来讨妻子的喜欢，这也可见他还有软心肠的一面。这么说起来或许也有些让人感到奇怪，然而见了这样的丈夫，房子的怒气真的也就化成了对他的怜悯。

有时候她甚至这么想:“你要是真愿意这么玩的话，那么暂且就这么玩一阵吧!”

她这么宽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从丈夫拼命想要掩饰他有外遇这点上来看，他找情人只不过是玩一玩，而并不是他真的爱上那女人了。他要真想与那个女人一起生活的话，他完全可以做得更正大光明一些。从他日前那种遮遮掩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丈夫绝没有想要破坏现有家庭的意思。

但有一点，是令她遗憾的，自打丈夫重新与那女人鬼混上了以来，他的眼神竟又变得炯炯有神了。她倒也不是想要肯定外遇这种事情，但反过来说，看到自己的丈夫精神抖擞的样子，毕竟也不是一件坏事。

既然丈夫喜欢那样，那么暂且就让他玩一玩吧。反正丈夫有外遇，对于现实中的家庭生活也没有什么致命的影响。一想到这儿，房子心里不由便轻松起来，对丈夫的怨恨也就一下子冰释了。

“既然丈夫可以那样，我不是也可以放松地玩一玩吗?”

从前，她将与松永的亲热看得很严重，总觉得自己是在干着一件罪孽深重的事。因为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地还有这么一个念头：作为一个妻子，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情。

而今，她仿佛在雨雪霏霏的天气里突然遇上了一个晴天，心里豁然开朗：原先为之悒郁的所有重压顿时被一阵强

风吹得无踪无影。当然，强风依然还是让她感到寒冷，然而她的心情却一下子变得轻快多了。

今晚上，她对松永的请求，那么干脆地就答应了，其实也正体现了她的这些心理变化。

半夜 12 点多，沉寂的房间里"零零……"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房子将电视的音量调小一点，然后拿起了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

"我刚到门厅休息室，你能赶紧下来吗?"松永气喘吁吁地说，看来是走得太急了，"我是坐车来的，中途出了点事故，所以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噢，请稍等一会儿!"看来松永是在与身边路过的侍者交谈着什么，电话里出现了一段空白。过了不多一会，松永又说:"这家旅馆的酒吧和咖啡厅全都关门了，我们去外面找个地方好吗?"

房子虽然还好好地穿着衣服，可是这会儿她也有些懒得出去了:

"您到房间里来行吗?"

松永很感意外地"啊"了一声，又问道:

"我上去行吗?"

"没关系的。"

房子搁下电话，跑到浴室的镜子面前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的面容。

最近，房子新理了短发，这种发型只有前面的流海长长地垂下来，耳朵全露出来了，看上去显得有些大胆，由美却说她理这种发式正合适。她的口红也用了一种比以前更鲜艳

的朱红，显得似乎更年轻了一些。

松永看到她今晚上这样子，说不定会大吃一惊，不过这也挺有趣的。

房子用毛刷往眼圈上轻轻抹了一点眼影，这时，门口的电铃响了。

她赶紧从浴室出来打开门，松永象一阵风似地钻了进来。

“总算你在这儿。”

“当然了。”

突然被引进室内，松永似乎还有些不知所措。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这才仿佛安下心来似地点点头，随即又低头致礼：

“真是抱歉，这么晚了还闯进来。”

松永依然穿着那件他喜欢穿的黑色茄克衫，下面是一条灰色的裤子。

“房间很小，可是也没办法了。”这是一间单人房间，因而小小的桌子边上也只放了一把椅子。房子请松永在椅子上坐下，打开冰箱问，“想喝点什么吗?”

“有没有威士忌?”

“这个行吗?”房子取出一个小酒瓶来，松永自己打开了盖，将纯威士忌酒倒入了杯中。

“你喝吗?”松永问。

“不，我已经喝够了。”

松永理了理耷拉到前额上的头发，似乎有意想把自己灌醉似地，一口气将酒喝了下去。

“我真没想到你会到大阪。”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去拍一些那个城市的照片。”

“那么是为你个人干的了？”

松永在为杂志摄影的同时，还在完成一项自己的个人计划：拍一组全国各城市的照片，打算出一本摄影集。

“可是，你为什么这会儿来呢？”房子又问。

“因为你来京都了。”看到房子在床沿上坐下，松永又接着说，“我是追着你来的。”

“……”

“因为你不愿意带我一起出来。”

“可没有这种事情。”

“看来还是年轻的小伙子强啊。象我这种人，是够让人讨厌的。”

“嘘……”房子用食指挡住了嘴唇，“对面住的就是泽田君。”

“既然住对面，不会听见的。”

松永将杯中剩下的一点威士忌喝完，又粗鲁地抓过酒瓶子往杯里倒酒：

“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我怎么是在避开你呢？”

“是的，你是在躲避我。”

松永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而两眼却闪着异样的光彩。房子难得看到男人的这种神情，便十分专注地盯着他看。于是，松永又朝前探了探身子：

“你是不愿意见我吗？”

“不是，我只是有些别的考虑。”

“你别找借口来哄骗我。我想你这会儿还在对我犹犹豫豫的吧。”

“我要是还在犹豫的话，我干吗在这样的时候，让你到我房间里来呢？”

松永将刚送到嘴边的一杯酒重又放回到桌子上，似乎这才意识到什么似的点了点头：

“我可真没想到你能让我到你房间里来。”

松永缓缓地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看着他这模样，房子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大孩子：

“今天，我可一直都在想着你的事哩。”

“……”

“听说你要从大阪来，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这是真的吗？”

“这种事情，我想撒谎也撒不了啊。”

“我相信你。”

松永忽地站起身，抱住了房子。房子感觉到他整个身体的重压都加在了自己的身上，于是她慢慢抽出一只手围住了松永的肩。

房子刚回房间时看到窗外的天空上挂着一枚月亮。然而这会儿她躺在床上已看不到月亮了。

看来，就在她和松永互相接受着对方的爱情的同时，月亮也移动了方位。于是房子顿时感到了羞愧，再看看松永却背着对窗口，似乎不曾注意月亮的动静。

房子躺在松永怀里，越过他的肩头静静地望了一会儿月亮，便从他的怀里探起身来：

"起来吧。"

"到时候了吗?"松永支起身子，看了看嵌在床头柜上的时钟，"才1点啊。"

房子想起床并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深夜1点了。她是想从松永的怀抱中起来，整一整衣装。

"想赶我走吗?"松永说。

"没有的事。"

"那么……"松永话没说完，便又摁住了房子的身体。

房子感到他并不是在拥抱她，而是用脸在她的胸脯上蹭来蹭去。

她默默地任凭他爱抚。他们俩的年龄相仿，房子却觉得松永的举动象个十足的孩子。他的脸在她胸前晃来晃去，轻轻地吻着她的乳头。

刚才，松永也在同样的爱抚动作之后，进入了房子的体内。然而这会儿，高潮已经过去了，她不可能再变得象刚才那样亢奋。她只是全身痒酥酥的很舒服，但不再有那种燃烧般的感觉。就是松永，看来也没有再爱一次的力气了。

"嗳……"

房子轻轻地敲了敲松永的脑袋，仿佛是在对他说：别再淘气了。她想把他拉开，可是松永还是紧紧吮着她的乳头。房子早已从神魂颠倒的感觉中清醒过来了，她此刻只是觉着自己的乳房在膨胀。

她在机场上见到的那个和她丈夫在一起的女人，身材并不太高，然而胸脯却相当丰满。要是她丈夫就是为了追求那种性感的丰满而与那个女人接触，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

毕竟她自己的胸脯不如人家的丰满，然而眼前的松永却

对她瘦小的乳房如此地疯狂，这可真令人不可思议。

“好了，好了，够了吧。”房子催促道。

“别说话……”松永显然有些生气了。在他正沉浸在对房子的爱抚之中时，她却居然说出这种煞风景的话来。

不过房子的确是醒了。她不喜欢松永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爱抚下去，明摆着这也是徒劳的事情。

“起来吧。”

听到房子又催促了一声，松永稍微过了一会反问道：

“起来干什么？”

“去洗个淋浴呗。”

松永停止了手指的抚摸，屏住了呼吸将脸埋在她的胸前。仿佛他这时才意识到房子已不可能再兴奋起来了，同时在他的屏息沉默中，还流露出他心中的留恋。

静寂中，房子对自己的清醒也感到很吃惊。从前，松永总是先从情欲的陶醉中清醒过来。嚷嚷着“起床吧”，先起床的，也总是他。然而现在却变成了房子先催促着起床，不知不觉中，两人的位置似乎颠倒过来了。

但是房子对松永的感情也没有什么变化。既然她深夜能让他到自己的房间来，并且也接受了他的爱抚，这无疑是说明她依然对他抱有好感。一个男人一心一意地为了她，专程从大阪深夜赶来与她见面，拥抱她，对她细诉爱的情怀，作为一个女人，她在那一瞬间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与快活。

不过，首先想从那张给了她幸福与满足的睡床上下来的，的确是她而不是松永，这也是事实。

她这么快就从刚才甜蜜的恋情中清醒过来，并不是由于她挂念着丈夫的缘故。事实上，她从一见到松永起，就完全

地忘掉了丈夫。这一点与她从前的心情也不一样。从前，她在与松永约会的时候，总是同时牵挂着丈夫的事情。那时候，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居然那样做是一件不顾廉耻的事。万一要被发现了，事情可就非同小可了。那样一来，她将失去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资格。她在与松永的幽会中愈是感受到充实，事后她的犯罪感也就愈是深重。

然而此刻，她已不再有从前的那种胆怯和不安了。事到如今，即使被丈夫发觉也不会再酿成一场大风暴了，事实上丈夫应该和已经明白了这一切。不知不觉中，她已变得大胆而无所顾忌。

"你在想什么呢?"松永很担心地问道。

"不，没想什么……"

房子似乎是在等着他的这句问话似地，一骨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松永大概也明白了他留不住她了，便伸开胳臂，仰面躺在了那儿。

房子趁机溜下床，进了浴室。

待她干干净净地洗完澡、穿好衣服，从浴室出来，只见松永还趴在床上抽烟呢。他问道:

"你是不是又要催我走了?"

"我可没有这个打算。"房子一边拢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坐在了靠窗的椅子上。

"那你为什么穿衣服?"

"我就想穿穿看嘛。"

"你要是想穿旅馆的浴衣，就在那儿。"松永指了指门边的壁橱。

"我不穿浴衣。"

“看来，我还是回去吧。”

“这就随你自己的便了。”房子说。

“现在就走，也没有电车呀……”

房子站起身，拉上了窗上的双层窗帘。

“我能不能在这儿待到天亮呢？”松永又问。

“可是，泽田君就住在对面呀。”

“明天你们几点开始工作？”

“8点钟，在楼下的食堂见面。”

“那么，我完全可以在这以前走。”松永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碾灭了烟头，“5点钟走，行吗？”

“这么早能起得来吗？”

“能起来。嗨，我一定起来。”松永说完，又问房子，“你是不是当真希望我走啊？”

房子打开了咖啡渗滤壶的开关：

“可是，这会儿不是没有电车吗？”

“倒是有出租车，不过……”松永这么说完，又看了看房子，“看来我还是走的好啊。”

看见房子点了点头，松永叹了口气，接着，便慢吞吞地起了床。

翌日早晨，房子7点钟起床，开始化妆。今天只是去见泽田，本来也没必要太精心地化妆，然而既然要出去，她还是想把自己打扮得利落一些。尤其是昨晚上与松永亲热了半天，脸上还是能够看出有些睡眠不足的痕迹。

昨晚上两点钟，松永离开了她的房间。走的时候，他还是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接下去，房子终算是可以安安心心地休息了，不过她对于赶松永走这件事还是有些后悔。

他特地那么老远赶到京都来看她，她也不能大半夜就赶他走呀。其实也不妨就象松永说的，让他再待一会儿，然后坐凌晨头一班电车走也不晚。

要是房子挽留一下，松永自然会非常高兴地留下的。可是两个人睡一张单人床，很难解乏。她眼看着就快 40 岁了，脸上的小皱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睡眠不足将直接导致皮肤的老化。所以她一直坚持让松永回去，与其说是怕他打搅她，还毋宁说是出于美容的考虑。

同时，她的确也有些不愿与松永在同一间屋子里过一整夜。两个人在单人床上休息，还有一点很不好办：两人的躯体贴得太近了。在做爱以后，两个人还紧紧地靠在一起，那种感觉是不太舒服的。况且，要是他们俩一起待到黎明，松永的体味将会渐渐地渗透她的全身。

她喜欢被男人拥抱爱抚，却不喜欢自己的身上沾满男人的气味。她这些微妙的心情，不知道松永是不是理解了。从他临走前面带怨气来看，恐怕他是没能理会她的心思。

她昨晚上的行为，的确也有着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接受了他的爱抚，可是又不挽留他。

房子正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一边化着妆，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一听，是松永的声音：

"你起来了吗？"松永用很含混的语调告诉她，昨晚他搭上出租车后，快 3 点钟时才回到旅馆，"我本来想在你那儿待到天亮的，可是真没办法呀。"松永似乎还在留恋着昨晚的事，"接下去，就要与泽田一起去工作了吧？"

“嗳……”

“我们在东京再见面吧?”

“好吧。”房子答应完，察觉到自己方才的语气也太平静了些。

“不过，昨晚见到你了，我这次大阪之行也就有了价值。”

“接下来，您去哪儿?”房子简直就象是在问着别人的事情似的。

“准备白天去姬路，傍晚就坐新干线列车回去了。”

房子与松永通完电话，急忙化好妆，到了楼下的食堂一看，泽田早已坐在那儿等着她了。

“您早!”

从泽田那么坦诚的笑脸上，看不出他有怀疑她昨晚行为的迹象。

他们边吃早饭边商量着工作的事情，随后就近搭上出租车，上了三条，往鸭川和西芳寺附近的竹林驶去。

气温毕竟还是没有严冬那么寒冷，然而竹林间弥漫着晨雾，颇能渲染出冬日的那种冷寂的氛围。

拍完照片，他们就径直坐车到了京都站。然后，在下午两点多乘上新干线列车，踏上了归程。

房子与泽田并肩坐在车厢里，她对于挨这么近地与泽田完成旅行感到有些负担。正好车厢里很空，于是在过了名古屋以后，她便坐到过道对面的座位上去了。

这么一来，泽田心里仿佛也轻松了不少，他开始读一份周刊杂志。

房子眺望着窗外辽阔的原野，渐渐地感到有些睡意朦胧

了……

被车厢轻度的摇晃震醒后一看，列车正行驶在热海的海岸上。

波光粼粼的海面很快就一闪而过，列车穿过隧道，只见山谷削成的台地上，一幢幢小小的住宅连成了一大片。

眼下才4点钟光景。天上乌云密布，然而距天黑还早。

房子在这种黄昏的气氛里，第一次想起了丈夫。

她对丈夫说过她昨天来京都出差，住一宿后今晚回去的事。当时他在听她的预定计划时，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房子原以为他听完以后会有什么反应，谁知他依然是一副冷漠的神情，继续读他的报。

现在，她就要回到丈夫身边去了。这一瞬间，她忽然感到自己心头有一种对丈夫的温柔的情愫在复苏。

那个默默地送她出门的丈夫，现在正在等着她的归来。这时，她才体会到丈夫的等待竟是如此的珍贵。有好一会儿，房子心神荡漾地沉浸在这种感觉中。随后，她终于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

她往后穿过两节客车车厢到了7号车厢，然后用车内电话往丈夫的医院打电话。一阵杂音过后，接线员来接电话了，再稍过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丈夫的声音：

"怎么回事？"

"我正在新干线上，再过二三十分钟就到东京了。"

"工作办完了吗？"

"当然了。今天晚饭怎么办？"

"我回去吃，你来得及做吗？"

"我直接回家，估计6点钟就到了。那么，我回家准备吧。"

"好吧……"听到房子这边没吱声，丈夫便问，"就这个事吗?"

"嗯，就这事。"

丈夫对妻子打电话来仅仅为了商量晚饭的事，似乎有些纳闷。房子脑子里想象着丈夫此刻的神情，苦笑一下，放下了电话。

她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泽田就问：

"有什么急事吗?"

"噢，没什么……"

房子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给丈夫打电话，她只是心里很满足。

下午5点差几分时，新干线列车到达东京站。

"这一行非常感谢您。以后要有什么机会，还请多多关照。"泽田十分有礼貌地向房子致谢，看来他还是有他的机敏周到之处。

房子就照片的事简单地与泽田商量了一下，便与他告别，到了山手线的站台。途中，她在涉谷换了一次车，到等等力下车的时候，已经6点钟了。房子在车站附近的商业街上，买了金枪鱼的生鱼片和鲽鱼。丈夫修平是专爱吃日本菜的，由于旅途的劳顿，房子今晚也想吃些清淡的菜。于是她又买了些豆腐和青葱，便回家了。

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晚上，她离家总共也不过一天半，然而她却感到有好久不曾回家了似的。

“都没有变化吗?”房子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自然那些家具及榻榻咪都沉默着，谁也没有答应她。

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显然是丈夫用过的茶碗，烟灰缸里扔着几个烟头。靠近厨房的餐桌上，放着几片烤面包还有奶油，看来是早上吃剩下的。另外，搅汁机里还剩下了一些蔬菜汁。房子拣起掉在地板上的晚报，走进卧室，只见丈夫的被褥还铺在地上，旁边扔着一件茄克衫。

无论如何，至少昨晚上丈夫象是回家来睡的。

自然房子不可能知道他回家的时间以及回家前的行动，眼下她也无心去试探他这个。

她换上在家里穿的毛衣和裙子，卷起了被褥。又走到起居室，打开窗户换换空气，用吸尘器清除了一下地面，这才坐到沙发上，喘了一口气。

这么一来，整个屋子便焕然一新了。

她坐在整洁的室内，喝着茶，眺望着窗外的夜色，脑子里不由又想起了松永。

他说过今天要去姬路的，看来这会儿还不会回东京。

房子的脑子里浮现出松永的形象：他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茄克衫，肩上背着一只相机。她似乎觉得松永的这个形象离她好远好远，或许这与她回家也有关系。

回想起来，自昨晚分别以来，她还是这会儿才第一次想到松永。今天一早她只忙于和泽田一起干活，坐新干线列车回东京的路上，她也没有想起松永来。

房子不由为自己的冷漠感到有些吃惊，然而转念一想：这样倒也好，反而有益于精神方面的卫生。

她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进

了厨房。

丈夫的医院5点半下班，下班后他总还有些事情要做。待他回家时，一般总是已经过了7点钟了。

房子将在车站附近买来的鱼和蔬菜放到桌上，煮上一壶水，又把装在包内的生鱼片取出来，搁在盘子里。正当她准备取熟鱼干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她穿着拖鞋走过去抓起话筒一听，是由美来的电话：

“噢，你回来了？”电话里同时还夹杂着别的说话声，看来由美是在出版社给她打的电话，“京都的工作没事儿吧？”

“都干完了，这会儿我刚回来。”

“那你一定正忙着吧？”

由美一般总是在深夜来电话，在今晚这个时间打电话来可是够稀罕的。

“你有什么事吗？”房子问道。

“有一件事想问问你，近来我们家好象也开始出事了。”

“出什么事呀？”

“今天，一会儿我们能见见面吗？”

“我这会儿正在做晚饭哪。”

“是吗？你丈夫在家吗？”由美打一开始说话就很小心，不肯痛痛快快地直说出来。

“他还没回来呢。你说的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呀？”

“这儿说话可不太方便。”既然她不便在办公室说话，看来肯定是有关什么隐秘的事。

“明天说行吗？”

“那么，你稍等一下。我过会儿再给你打电话。”由美说完便放下了电话，似乎是跑到别的房间去了。不出两三分

钟，电话铃又响了："这会儿我是在接待室，这儿说话就没事了。"

看来，这个电话短不了。房子便熄灭了厨房的火，拉了一把圆椅到电话跟前，坐下听电话。

"好了，你说吧。"

"我们家的那位，近来态度相当奇怪，好象是有了女人了。"由美说。

"真的?!"

由美的丈夫比修平小1岁，在某广告公司任职。大概是他们没孩子的缘故，他显得格外年轻、开朗，与由美谈话也象是一对好朋友聊天似的。他们夫妻俩不仅一块儿去海外旅行，就是去酒吧也总是形影相随，房子一直很羡慕他们的这种夫妻关系。

就是这么一位令人羡慕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外遇，真是不可思议。房子问：

"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有了。"由美说话时显得很气愤，她压低了声调继续说，"说起来真让人恶心，他的内裤居然换了。"

"为什么?"

"这我正想问问你呢。"由美说，两天前她让丈夫换内衣，丈夫说还不太脏硬是不肯换。她觉得奇怪便非让他脱下来不可，结果发现他身上穿的裤衩竟不是他从家里穿走的那条。她自然很吃惊，问他来由，他解释说是因为裤衩脏了，便自己买了一条在厕所换上了。"你说能有这种傻事儿吗?"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还是有可能的。"

“他绝对是在撒谎。因为他也没有拉肚子什么的，那天晚上他还喝了酒，半夜1点多才回家。”由美接着还叙说了她丈夫的种种不同寻常之处：他近来格外注意穿着，另外还多次声称是在加班，因而到半夜一两点钟才回家。

“同时，他又买礼物给我，突然想起要讨我的喜欢了。反正他做的事情总让人觉得不对劲。”

暂且不说裤衩的事，他别的种种表现倒的确挺象是个有外遇的男人所常常有的那样。

“你应该能明白吧。他近来绝对是令人怀疑。”由美又说。

“是啊……”房子话一出口，慌忙又改变了说法，“不过，关系也不大吧。”

“为什么关系不大？”

“你先生即使是有了女人，大概也不会是出于真心吧。”

“怎么呢？他都让那女人给他买裤衩了，不是真心，又是什么呢？干糊涂事儿也得有个分寸哪。”

房子明明已跟她说了这儿正忙着呢，由美却正在气头上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房子在为她咨询的过程中，弄不好还会挨她的骂，这可真叫人受不了。

“喂，请稍等一下。”

房子回到厨房，重新打开刚刚关上的火，又将盛着汤汁的锅端到火上。然后又拿起话筒来，由美的声调也比刚才平静多了：

“真对不起。你刚一回来就跟你说这些无聊的事情。不过，我总算是体会到你的心情了。”由美这么说着，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补充了一句，“不过，你们俩是双方都有外遇，还

是与我们不太一样。”

房子听她冷不防迸出这么一句话来，不由大吃一惊。这时，由美又说了下去：

“我是不是也得去找个情人呢？你说，那样是不是好一些？”房子没有回答，由美又问道，“在京都，你见到松永君了吧？”

“不，没有啊……”

“哼，你可骗不了我。我调查了他的去踪，是大阪吧？”房子被她一语道破，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由美又感慨地说，“不过也够浪漫的了，还要预先商量好在京都见面。”

“不，不是那样的……”

“看来你还是忘不了他呀。”

本来房子是来听由美发牢骚，不知不觉中，这种关系似乎颠倒过来了。

“你们俩倒是越来越不错了。”

“请等一下……”这回是房子又重新握了一下话筒，“不过，我们并没有事先约好。”

“但你们还是见面了吧？他一直追你都追到京都来了，也是够了不起的。”

听由美这么一说，倒似乎也是那么回事，然而实际情况还是有一些不同。至少是房子觉得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只是这种事情，在电话里也解释不清。

“你们现在还是这么深的关系，没问题吗？”

房子就昨晚的事情，本来就想找个时间与由美好好谈一谈，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于是她非常严肃地对着话筒说：

“我们俩，现在似乎已是两个成人之间普通的关系了。”

"那么，关系还是很深吧？"

"也不是。我们互相理解，同时又有一定的分寸。"

"那么，你指的就只是玩一玩吧？"

"你那么说倒也是够直截了当的。……我们也只是见面的时候玩一玩，仅此而已，也没有更深的关系。"

"事情能那么简单吗？"

也不管是不是能那么简单，反正现在房子就是这么想的。事实上，从他们昨晚的那场见面来看，要维持这种程度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

'男人或许还好说一些。女人要是一旦爱上了对方，恐怕就会陷进去不可自拔了吧？"

房子在刚认识松永的时候，的确也有过这种顾虑。现在她却变得能如此冷静地看待松永，这令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在有丈夫的同时与情人交往，这两者的界限能分得清吗？"由美又问。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不那样做也没别的办法吧？"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一直维持这种状态了？"由美刚说完，便叹了口气，又嘟囔道："不过，你也够厉害的了。"

被由美这么一夸，房子觉得她无疑也差不多是在说自己：你真是个坏女人。她说：

"也不至于太可怕。女人有时候也是可以有一些外遇的，你不这样想吗？"

"可是，你还是爱着你丈夫吧？"

"那倒也是。他与在外面碰到的男人不会是一回事。"

"那么，你又怎么能分得清楚呢？"

对此，房子自己也不太明白，或许她与松永之间的那一

段空白，对她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她明白了丈夫虽然有外遇可也并不想破坏现有家庭这件事本身，或许也使她的思想有了某种转变。

“下回，我一定要好好向你请教请教。”由美又说．

“你别讽刺人了……”

“可是，你先生要是察觉了又怎么办呢?”

“当然，尽量不让他知道．并且……”

“并且什么?”

“我现在根本不太想过问丈夫的事情。”

“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有鬼吧?”

“那么说好象也太严重了点．”

“我明白了．就是说，即使互相对对方有疑虑，可是彼此也都互不干涉，是这样吧?”

“我认为这种做法比较好，不过……”说心里话，房子现在确实不愿意去了解丈夫的事情．或许他真的有情人，但只要他与情人混得别太过火，也就随他去吧．她自己也不愿与松永有更深一步的关系．

“那么，这也便是所谓的‘成年人的智慧’了?”由美说，也不知道她是真心的佩服还是有意的挖苦，“只要能做好了的话，那样的确不错．”

“我这么说或许是有些不近常情，然而夫妻俩在外面都有了喜欢的人，就不会再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纠缠不清了，这样一来人还能变得更精神些呢．”

“那么，你近来变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就是这个缘故?”由美反问道．

“那可是没有的事……”

“不过，这么一来，夫妇俩都变得更出色了，倒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你可真不愧是我人生问题上的导师呀。”

“你别取笑人好不好?”

“我可没有取笑的意思，我是真心佩服你。”由美说到此，稍微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说，我下回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件事：出一期双方都有外遇，可又不能分手的夫妇的专辑。要是费点心思找一找的话，或许还真有不少呢。”由美不愧为女性杂志的编辑，说着说着便忘了自己的事情，思绪转到工作上来了，“我也不能光在这儿嚷嚷，同时我自己也得重新考虑一下……”

正当由美说着这些话的功夫，门口的电铃响了。房子忙凑近话筒说：

“好象是他回来了，咱们下回再谈吧。”

“好吧。请代我向你那位了不起的先生问好。”由美最后又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了一句，接着她说“那么下回再商量吧”，便放下了电话。

丈夫回家的时候，只要摁了电铃，他大都是在门口等着开门。不过有时候他自己就用钥匙开门进来了，那往往是在房子正忙着干活的时候，于是房子便在家里“啊”地招呼一声，继续干她的活。

今天，房子刚放下电话，丈夫便推开入口处的门帘悄悄地探进头来了。房子一看见丈夫，便感到他竟是这样的亲切：

“您回来了。”

“啊。”

见面的问候就这么两句话。房子在说“您回来了”的同

时；也蕴含了"您辛苦了"的意思。

"回来得挺早嘛。"丈夫说。

"今天的摄影，白天就完了。"

丈夫点点头，进了书房。他将包搁到书桌上，便脱下西服换上了家常便服。近来所谓的家常便服，往往是在睡袍外面再套上一件宽松式的茄克。因为丈夫没有招呼，所以房子也没有过去帮他换衣服，只是替他收拾了一下换下来的衣物。

接着，房子去厨房看看鱼烧得怎么样了，丈夫穿着睡袍踱回了起居室。

他照例又坐到电视对面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读报。

以前她曾经劝说过丈夫："吸烟对身体不好，还是戒了吧。"然而丈夫并不听。他还说过近来的年轻医生大都不吸烟了，可他自己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吸。这倒也不是因为他顽固，而是因为他生性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比较超然。他的这种超然态度，还是挺有男子气的，房子心想。

"京都怎么样啊？"

被他突然一问，房子忙转过身去：他却依然在读他的报纸。

"天气倒是不错，不过也够冷的。"她说。

"东京冷得很。"

"您没用电热毯吗？"

"那个太麻烦了。"

两人对话到此又出现了停顿。

夫妇俩长年在一起生活，平时谈话就很少。对此，他们也没有感到别扭，也从未因此吵过嘴。修平从年轻时候起，

就是个话不多的人，因而房子对于他们之间谈话很少这种状态也早已习惯了。

如此想来，"外遇事件"爆发的那个晚上，丈夫可真是不同寻常。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看到丈夫变得那样的暴跳如雷、那样的能言善辩。然而，那也是丈夫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个暴露出雄辩才能的时刻，自那以后，丈夫重新又回到了原先的那种沉默寡言的状态。

相比之下，今天的丈夫还算是比较轻松地主动与她说了几句话。他刚一回来就说了句"回来得挺早嘛"；接着，又问了她一句"京都怎么样啊"。起初，她以为丈夫是有意要试探出一些什么名堂来，后来一看也不象是那么回事儿。

房子放下心来，将一碗事先预备好的热茶放到丈夫面前。

"嗯……"修平点了点头，便粗鲁地用他的大手捧起茶碗喝茶。与松永纤细的双手相比，丈夫的手更是显得粗壮结实，就象是一双干粗活人的手一样。以前，房子曾经跟丈夫谈到过这个话题，丈夫说："动手术，可不就是体力劳动嘛。"

"再过多长时间可以吃饭了？"丈夫问道。

"马上就好了。"

看来丈夫是有些饿了。已经过了7点钟，也难怪他饿了。都是因为刚才与由美长时间地通电话，所以饭菜做晚了。

房子赶紧将鱼盛到盘子里。为了衬托出鱼的形状来，房子特地用了一个白色的大盘子装鱼，又在边上撒了一些柠檬薄片。

接着，她又炸了一盘豆腐，将汤汁盛到一只小盆里。本

来市面上也有卖汤汁的，房子这次却是自己做的。她先放上等量的酱油和料酒，煮了片刻后，再加上一些木鱼，便做成了一盆汤汁。自己做自然没有直接从市场上买方便，不过今晚上，房子却很愿意精心地准备一顿晚餐。

“好了，让您久等了。”她招呼道。

一听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修平立即站起身来，走到餐桌跟前：

“噢，今天晚上够丰盛的啊！”

“是吗？”

这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也只有生鱼片、鱼、油炸豆腐以及一小盆汤汁。今天的晚餐之所以看起来显得很丰盛，是因为房子在做的时候的确也尽了心了。

“昨晚，弘美来了一个电话。”修平一边将萝卜丝泡到汤里，一边说。

“有什么事吗？”

“关于上大学的事。”

女儿弘美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明年就将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她上的是箱南的一个住读学校，眼下她可能有些担心。

“她不想上现在的学校了，想去别的学校呢。”丈夫说。

“怎么她现在还说这种话？在现在的学校念下去，不是能直接上大学的吗？”弘美上的是女子高中，即使不参加入学考试，也可以直接升入女子大学，“上女子大学，和女孩子们一起不是挺好吗？”

“嗯，她好象不太喜欢只有女孩子的大学。”

“有那种事？”

“真好吃！”丈夫边吃油炸豆腐边点头说，“这汤真鲜呐。”

听到丈夫的夸赞，房子很高兴：自己的劳动并没有白费。这时，丈夫的话题又转到了女儿身上：

“这孩子，似乎也有些春心萌发了。”

房子听到这话，不由停住了筷子，抬头望着丈夫。丈夫接着说：

“看来，她还是想去有男生的大学。”

“那么，她想去哪儿？”

“K 大或者 R 大，好象她还考虑了不少学校。”

“去 K 大可不容易，太难考了。”

“她说她可以努力。”

“可是，好不容易上了现在这个学校的。”房子说。

箱南的女子高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去那儿上学的都是一些体面人家的女孩儿。学校的环境也比较好。早知道弘美要上普通大学，也没必要当初费那么大的劲，非上这个女子高中不可了。

“那么，你是怎么回答她的？”房子又问道。

“我说了，要是自己愿意的话，那就去试一试吧。”

“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可是，本人要是一定要去，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吧。”丈夫就是这种大大咧咧、松松散散的性格。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

“真要是考不上，还是有好多其它出路的。”

“我可是反对这么做。”

“嗨，你也别想得太严重了。”

丈夫不动声色地吃着鱼。房子望着他那厚实的肩膀，觉

得自己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说服他。她说：

“这件事怎么也不好好跟我商量一下。”

“你也别太唠唠叨叨了。”

“可她是个女孩子呀！”

房子刚说完，修平便捧着饭碗笑出声来了。

“有什么好笑的？”房子嘟囔道。

“你也是，一碰到女儿的事情，就变得这么保守了。”丈夫说。

“可我是有道理的，不是吗？”

房子还想征得修平的同意，然而看来他是听不进去了，他只顾大口大口地吃饭。

餐毕，修平稍事休息，便进了浴室。房子开始收拾餐具。就在她快收拾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原来是由美来的电话：

“喂，你今天还是不能出来了吧？”

“恐怕不行了。”房子说完，又觉得自己的态度太冷淡了，便又道歉说，“真是对不起。”

“现在，说几句话行吗？”

“这个嘛……”要是再象刚才那样长篇大论起来，可是受不了。

“我不会说松永君的事。”

“倒不是因为这个……。”

现在对于房子来说，无论是松永的事还是由美丈夫的事，都仿佛是遥远的、与她毫不相干的事情似的。

等明天早上到了杂志社以后，恐怕她又会有另一种心情

了。这会儿，她只是想安安宁宁地享受与丈夫两个人团聚的时光。

“那么，就明天再说吧。”由美说。

“我很抱歉，可是也只好这样了。”

“我明白了，请向你先生问安。”由美又嘲讽了一句，挂断了电话。

房子快步跑到浴室前面的更衣处，问修平：

“洗澡水的温度可以吗?”

“嗯，好象还行。”

丈夫的答话照例很短。房子正准备回厨房去，忽然注意到了丈夫扔在脱衣处的内衣。

傍晚由美打电话来抱怨她丈夫换裤衩的事情，而修平的裤衩似乎并没有那样的问题。房子回想起由美的话来，不由苦笑了一下，走进里屋，打开装着内衣的抽屉。

在这以前，丈夫洗澡的时候，她从未帮他擦过背，也从未问过他要不要帮他擦背。就是内衣，只要丈夫不要求她准备，她也都是不管的。然而今晚上她却不知怎地想要尽可能多地为他做些事情。

房子从抽屉里取出裤衩和背心，回到更衣处。

浴室里面传来了蹩脚的哼唱声，好象丈夫正在边洗澡边唱歌呢。他唱的还是那支60年代流行的情歌，就在这支歌流行以后不久，修平便向房子求婚了。从此，17年都过去了，修平却依然是个音盲。照女儿弘美的话来说：“爸爸简直不象是在唱歌，而是在朗读。”

房子悄悄地听了一会儿丈夫的“朗读”，便轻轻敲了敲浴室门上的磨砂玻璃：

“你的内衣放这儿了。”

“什么？”丈夫看来没听明白。

“内衣给你放这儿了。”

“噢……”玻璃的那边传来生硬的一声答复。

房子回到厨房，继续收拾好了碗筷，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没有冰镇啤酒了。丈夫洗完澡出来后，总是要喝一杯冷饮，所以总得给他准备一杯冰镇啤酒，或是冰镇桔子水。

房子从厨房的贮藏柜里取出啤酒，放入了冰箱。

这么快可能也冰不了了。不过，万一丈夫洗完澡出来要喝啤酒，她可以往里面再放些冰块。

晚餐后的清理工作全都忙完了，房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室内的暖气不是太热，不过倒也并不令人感到寒冷。天气预报说了从今晚起天气将要变坏，幸好气温倒似乎还没有骤然下降的趋势。

房子一个人坐在略有暖意的房间里，脑海中很自然地又浮现出松永的形象来。

不知道他是否已从姬路回到东京了。或许他这会儿还在京都的街头徘徊呢。

想到这儿，房子又一次为自己的大胆而震惊。在这以前，她也曾多次想到过松永，然而却从来没象今天这样堂而皇之地想到他。那时候，她即使想松永，同时也总担心被丈夫看出破绽来。

而今天，她想到松永的时候，心里几乎就象是在想着别人的事情似地那么轻松。

“这是为什么？”

她自问道，然而她自己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只知道自己需要松永的温柔，也需要丈夫的可靠。

“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女人吗？”

她又一次自问道，然而这会儿却传来了丈夫的叫声：

“喂，准备啤酒了吗？”

“噢，准备好了。”房子回答着，同时又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有些过于激动，便稍微降低了一些声调，“这会儿正放在冰箱冷冻格里呢。”

说这话的时候，房子又成了那个普普通通的妻子了。

风 花

随着年关临近，医院也格外地忙碌起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天气严寒，患感冒的人增多了；另一方面，忘年会以及圣诞晚宴等导致不少人狂欢暴饮，也成为人们发病的重要原因。再加上腊月繁忙的节奏，使各种事故及灾害的发生率也增高了。

就在修平负责的整形外科，不仅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增多了，而且因滑雪而受伤的患者也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从进入 12 月份一直到圣诞节，修平的工作日程表上几乎排满了手术。有一次，他甚至在星期天也被叫到了医院。

然而，不管工作上有多忙，他也没有耽误谈情说爱。光是 12 月份，修平便见缝插针地与叶子见了三次面。最后一次幽会是在 28 日，已经快到年底了，他俩在青山的某西餐馆吃完晚饭，便去了涉谷的旅馆。

他俩的关系尽管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可他们毕竟已有了两年的交情了，所以两人觉得一起去旅馆是件很平常的事。

他俩进了客房，很自然地就脱下衣服上了床，做爱。整个过程中，他俩几乎都不说什么话。剧烈的动作本身，早已代替了语言。

他们都明白：比起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身体的反应要真实得多。

意醉神迷的感觉过去以后，四周复又归于宁寂。久久地，他俩沉浸在这种静谧的气氛中，然后，两人的身体终于分开了。

“最近，您夫人没再说什么吗？”起床以后，叶子突然问道，“这回，不会再撞到她了吧？”

“那次也只是偶然的。以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事情了，你放心吧。”修平说。

“你总是这副漫不经心的态度。”叶子娇嗔地瞟了他一眼。

修平自己觉得这些日子以来妻子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怀疑他的迹象。

“只要她不去兴信所，是不可能知道的。”

“不过你可别忽视了女人的直觉。”

在这一点上，修平也有同感，不过至少这一回，他觉得是没什么可担心的。

“没关系。”

“你可不能太乐观了。”

“不过，我在上个星期和上上个星期与你见面以后回去，她都没说什么。仿佛她自己的心情也挺好的。”那两次修平回家时，都是快12点了。妻子还是十分高兴地到门口来迎接他，接着便是泡茶倒水的忙个不亦乐乎。修平接着说：“她似乎不再关心我们的事情了。”

“要是那样的话，会不会是夫人她也有外遇啊？”

修平正在结领带的手突然僵住了。叶子却用两手拢着头发，对着镜子乐：

“生气了？”

“不……”

“我还是比较了解夫人，并且也在注意她。”

“她会不会是知道了我的事情后，才开始有外遇的呢？”修平问道。

“怎么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叶子说话的腔调象是在开玩笑，然而仔细一想，她的话似乎又很有道理。修平感到近来妻子的态度的确是格外的宽容、沉稳。叶子又说：“既然彼此都厌倦了，可能也就变得漠不关心，随遇而安了。”

“会不会与她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的场面也有关系呢？”修平追问叶子。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夫人的心思呢？”叶子看到修平心神不定的样子，便想再激他一下，“不过，要是我处在夫人的位置上，我肯定也会有外遇的。”

“她与你可不一样。”

“你就这么自信？”

“女人要是有外遇的话，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从神情到言行，总能看出些名堂来的。”

“不过也有丝毫不露声色的女人啊。”

“就象你这样的？”

“不，在这方面，看来夫人比我厉害。”叶子说到这儿，便离开梳妆台，进了浴室。

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以后，修平整了整领带，穿上了背心。

叶子说话尽管带有一点恶意，然而修平也的确无法证明妻子的清白。自那次大吵大嚷以来，妻子安稳了一段时间，不过近来，她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元气。前些日子，她从京

都回来的时候，简直就象一个小姑娘似的神采飞扬，甚至连她的肌肤也仿佛滋润了不少。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妻子的肌肤变得那么滋润的呢？是由于她重新从工作中获得了力量，还是由于她对丈夫的看法有了转变？再有一个原因，便是可能她又有了情人。

修平自己还自信是妻子重新又发现了丈夫的魅力。

无论如何，他还是愿意相信妻子，事实上他也的确相信她。即便就象叶子说的，他妻子又有了外遇，他也不想再象上回那样去质问她了。一方面那种争吵的确也让人够受的；另一方面吵架也与事无补。

近来，他与妻子的关系非常谐和。结婚17年以来，除了新婚的那会儿以外，或许近来就是他们夫妻俩最恩爱和睦的一段时期了。

或许这样想有些自私，然而修平对于眼前的状态的确十分满足。

“看来，你还是在爱着夫人呢。”叶子说。

从他愿意将现在这种状态维持下去这点上来看，他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在爱着妻子。然而，修平总觉得用“爱”这个词似乎又有点过份：

“你也别太夸张了。”

“我们走吧。”

叶子化完了妆。她今晚化得比平时稍浓了一些，脸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这会儿，从她脸上已看不出她与方才床上的那个放纵的女人有任何共同之处。

“年内，看来我们没机会再见面了。”

“嗯，好象是够呛了。”叶子这会儿的表情才显示出她是

一个有家庭有丈夫的女人。

“那么，新年开始以后呢?”修平问。医院从年三十起，一直休息到正月初五，加起来正好一个星期。

“我们这些天暂时别再见面了吧。”

“怎么……”修平赶忙走近叶子身边，“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些。”

“还是和我见一面吧，我请求你。”

“你还想见面哪?”

“当然了。”

看到修平象个少年一样满脸严肃地点了点头，叶子偷偷地乐了:

“那我们初二见面怎么样?”

这回倒是修平觉得太早了些。叶子接着说:

“正月初二，只有我们姐妹几个回娘家团圆，大概傍晚我就可以出来了。这样是不是太早了?”

“没有的事。”初二原定他医院的几个同事要来，不过只要让他们初三来，他就可以与叶子见面了。

“要是初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

“那么，就初二见面吧。”修平说。

“没关系吗?”

“我可以设法出来。谁让咱俩还没有在新年之初亲热过呢?”

“你这人真讨厌!”叶子又高兴起来，拧了一下修平的胳臂，“嗳，说真的，这阵子你和夫人没有那种关系吗?”

“我可不是在说笑话，我和她一直都没干那事。”

“那夫人也是够可怜的了。”

“不过，她对这种状况早已习惯了。”

“你净说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倒霉的。”

“我和她，不过是一个家庭中的战友。”

“你这么想，也太乐观了。”

接着，修平又一次回头看了看房间，确信没忘什么东西以后，便出了门。

出了旅馆，一拐弯，便到了繁华的大街。在这么热闹的地方，他们俩完全可以装作刚刚一起吃完饭或喝了茶出来的模样。

到了大街上，叶子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那么，明年再见了，过个好年。”

她那么一说，修平感到他们俩似乎将要隔好久不能见面似的。其实从今天到初二，也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初二，5点钟在T旅馆的门厅见。”修平叮嘱了一句。

“我明白了。”叶子在车里点了点头。车子很快就开动起来，越驶越远。

正月休假的前夕，在大街上闲逛漫游的人可真不少。修平挤在人群中往涉谷的车站走去，来到车站前，他进了电话亭。他往广濑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很快广濑就来接电话了。修平说：

“我这会儿正在涉谷，你那儿没什么事吧？”

“出了点事。”

“怎么了？”

“你夫人死了。”

“什么?!”

“开个玩笑。”

听他平白无故地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修平心里很生气。可是他今天是以与广濑见面为借口，才出来与叶子幽会的，所以也不好对广濑发脾气。

“这么说，她已经走了吧？”似乎旁边还有什么人，广濑的声音很轻。

“她刚走。今天就算是你我两人在新桥吃了饭，然后又去银座的酒吧了。”

“你也不必费这个心思，反正你夫人也不会打电话来。”

“不过，就怕出现万一的情况。”

“她要真想调查一下的话，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对她有太大的打击。”

“要真是这样，你就趁早别干这种事了。”

“那也不行。”

“你真让人没有办法。”

听到广濑传来的叹息声，修平又对着话筒辩解起来：

“可是，我们近来过得还蛮不错呢。我自己有外遇，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妻子，同时，她也明白我的心思，并没有过分地责难我。这样一来，虽说我们中间有了第三者，可我们还是保持了平衡。”

“要说平衡的话，也只有在夫人也有外遇的情况下，才能有真正的平衡。”

“从道理上来讲是那样的，可是……”

“那么，是不是夫人也有外遇呀？”

怎么他也说出与叶子一样的话来，修平缄默着。接着，广濑又开口了：

"要是夫妇俩都适度地有一些外遇，同时又能搞好夫妇关系，倒真是最好不过的了。"

"你是指我们吗?"修平问。

"你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种形式的夫妻关系，可是够潇洒时髦的。"

"那倒也是……"

即使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一起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彼此也总难免会有些无聊的感觉。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倦怠的心理，丈夫与妻子不妨都稍微体验一下有外遇的经历。这样一来，彼此在心理上都保持了一种紧张感，只要这种紧张感不至于毁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那么，或许这种紧张感便成了生活中的美好因素。

"事到如今，再说什么'夫妻之间没有秘密'、'夫妻本是一体'之类动听的词语，又有什么用呢?"广濑又说。

"不过，那样还得有一个前题：就是夫妻双方都不能沉溺到对情人的感情中去。"

"你们俩做到这点，恐怕没什么问题吧?"

"为什么?"修平反问道。

"你本来就不愿意与夫人分手的，就是夫人她，也不会有与别的男人结婚的意思吧?"

"不过，万一妻子被别的男人迷住了怎么办?"

"你们家的夫人可不会那样。明摆着有你这么一个既聪明又可靠的丈夫在，她最多也就是与别的男人玩一玩罢了。"

"得了得了，我家里的那位可没有外遇啊!"修平赶忙否认。

"真对不起。不过，我的意思是：即使夫人有了外遇，

要是她仅仅是理智地交个把男朋友，你也别太在意。”

“这种事情，也只得碰上以后再说了。”

“不过，你自己不是也有外遇吗？也就是彼此彼此吧？”修平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这时广濑又用十分恳切的语调说了句：“你们可真不错呀。”

“什么？”

“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哪。”

“去你的，别给我瞎下结论好不好？”

“失敬，失敬。不过要真是那样的话，可太让人羡慕了。”

修平转过身去，看到后面有人正等着打电话呢。那是一对年轻的恋人，那女孩子正往修平这边窥望着。他又接着说：

“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因为我初二傍晚还有一次约会。”

“初二，还是与她见面吗？”广濑问。

“她约我的，让我一定得去……”

“你当真没有动真心吗？”

“当然了，只不过是玩一玩。”

“那就行，不过正月的旅馆房费可不低呀。”

“那也没法子。”

“随你便吧。”

修平感到广濑有些生气了，便说了一句“下回，我一定请你一顿”，随即放下了电话。

这会儿时候已经不早了，修平也不愿意再去坐电车，便在车站前面搭上了出租车回家。

他照例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家门，只见妻子与女儿两个人正并排站在厨房里忙着什么。

"您回来了。"女儿弘美虽说还是个高中生，然而说话的声调却酷似她的母亲。照这样下去，看来再过10年她俩的声音或许就难以区分了。弘美又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们正在做过节的菜呢。"

修平仔细一瞧，妻子正在剁萝卜，女儿在剥小芋头。

他不由对自己独自在外面寻欢作乐感到有些愧疚，便打招呼说：

"看上去挺忙乎嘛。"

"不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吗？"妻子说。

房子每年这个时候总要自己做一些节日菜肴。象炖菜、醋泡萝卜、金团*等过节少不了的食物，她年轻时候在娘家就学会做了，所以吃起来味道都蛮不错的。

平日都忙于工作，一到过年放假了，本来全家可以舒舒服服地去旅馆住上几天的，可妻子每年都总是喜气洋洋地待在家里做菜。修平很欣赏妻子的这种不辞辛劳的品性。

"吃晚饭了吗？"

"晚饭可没有爸爸的份了。"一听见妻子问话，女儿立刻补充了一句。近来，女儿对他的态度比妻子苛刻多了。

修平苦笑着向书房走去，点上一根烟。

书桌上放着白天收到的信和杂志，信是他大学时的同年级同学寄来的。这位同学现在住在名古屋，一个月以前，他的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了。这封信就是要告诉修平这个

* 一种甘薯泥加栗子的甜食。——译注

消息的。

修平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瞬间，不由联想到他自己万一没有了妻子，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眼下要是没有了妻子，将成为他生活中不可估量的损失：不仅是做饭、洗衣服和打扫房间等都会成为问题，而且只剩下他一个人的话，精神上也很寂寞。

按广濑的话来说："还是不能没有妻子啊！"仿佛一个男人有了妻子，他的生活便立刻会变得光辉灿烂起来似的。可是仔细一想，广濑的话还是有其深刻的含义。也许一个男人在失去妻子的同时，甚至都会丧失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同学在信上说："猛然间，这世上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一下就呆住了。"

修平心头油然间对妻子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回到起居室，看到母女俩已忙完活，正在洗手呢。

"您洗澡吗？"

听到妻子愉快的问话，修平放心了不少：

"不，不用了。"

"正月里，您有什么安排吗？"

"医院大概有两三个同事要来。"

"初二那天，您在静冈的哥哥他们说了要来看看咱们。"

"初二来可不好办哪。"怎么正巧赶上他与叶子约会的那天，就有客人要来呢？

"您有什么事吗？"

"倒也说不准。不过那天我可能得去见见广濑。"

"不过，哥哥他们从静冈特地过来可不容易啊。"

修平的哥哥在静冈经营一家超级商场，要是哥哥来的

话，那么当然他们的母亲也将一同来。

“能不能让他们初三来呢？”修平说。

“您哥哥说除了初二，他们就没空了。”

“那么，就让他们晚上来吧。”

妻子不言语，走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出来后，又进了浴室。

修平正在这儿看晚报，女儿弘美走过来问他：

“爸爸，上大学的事，您和妈妈说了吗？”只有在她自己有什么事要请求他的时候，女儿才对他毕恭毕敬的，“妈妈还是不同意，爸爸再帮我说一次试试看吧。”

“不过你也不是非上别的大学不可的嘛。”

“可是，在这以前您不是已经同意我了吗？”弘美大模大样地盘腿坐在了修平的身边，抱起了胳臂。

“看你这副坐相，还是去女子大学的好。”

“那事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弘美勉勉强强地照平常的样子坐好，又望着修平说，“爸爸，可不能老是这么晚才回来啊。”这回，女儿开始反击了，“这样多不好。”

“我有什么不好的？”修平反问道。

“我每次放假回来，您从来就不曾和我们一起吃过晚饭。”

“这阵子老是有忘年会，今天我是和广濑叔叔一起喝酒去了。”

“撒谎。”

听弘美这么一说，修平赶紧掉过头去，只见弘美正恐怖地窥视着他，她说：

“其实是去约会了吧？”

“约会?”

修平一听自己的西洋镜被拆穿了，便赶紧将视线岔开。这时，弘美忙用食指挡住嘴，轻轻地“嘘”了一声。她偷偷地望了一望房子正在洗澡的浴室，使了个眼色说:

“爸爸，您还在与那个人来往吗?”

“哪个人?”

“我们在机场碰上的那个。”

弘美的确在机场见到过叶子。虽说她事后对于此事一言不发，不过那个场面或许在她少女的心里已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我倒不在乎爸爸妈妈干些什么事情，只是，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俩离婚。”别看她才是一个高中生，却突然出人意料地说起这种大人话来，这不能不让修平感到恐慌:

“你怎么会想到爸爸要离婚的呢?”

“可是我的朋友野村，她的爸爸妈妈就在前两天突然离婚了。我去过她的家，那样子简直让人没法看……”

“我们可不会有那种事。”

“您能让我相信吗?”

修平知道了她在这么天真烂漫的年龄，居然还在担心着父母的离婚问题，心里很愧疚。他正想跟她说几句什么话，弘美又接下去说:

“无论如何，在我结婚以前，请你们一定不要分手。”

“就到你结婚为止吗?”

“要是我只有单亲的话，对就职与结婚都很不利。”

听到她说出这么自私的理由来，修平又是一惊，而弘美却还在一边满不在乎地喝她的茶。看到她这副样子，修平不

由想好好地跟她谈一谈：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爸爸今天在约会的呢?”

“嗨，反正是约会嘛。”

“不，没有的事……只是你自己这么说罢了。”

修平心里十分紧张，想要说服她，弘美却不紧不慢地说：

“是妈妈说的。”

“……”

“我刚才问爸爸的晚饭怎么办，她说爸爸今天有约会，所以不用管他了……”

“妈妈真是这么说的吗?”

“妈妈什么都知道。”

修平悄悄朝浴室瞥了一眼，浴室里静悄悄地也没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或许妻子正在泡盆浴呢。修平一边听着浴室的动静，一边想着：今天他与叶子约会的事，唯一的知情者是广濑，而广濑是不可能背着他去向他妻子告密的。那么，难道又是女人的直觉在起作用吗?他问弘美：

“妈妈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爸爸也不能太轻视妈妈了。妈妈她多贤惠呀。”

“这个我知道，不过……”

“妈妈对于全家发生的事情，她都知道。尤其是爸爸的这种事情，想知道那就太简单了。”

“就那么简单吗?”

“是啊，爸爸的事情，就是我也能看得出来。”

“你别瞎说……”

“初二那天，是不是又要去见今天约会的那个人?”

“住嘴，不许你胡说八道的。”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不会说出去。可是，也别让妈妈太伤心了。”

修平干咳一声，站起身来，从食品柜里取出一瓶白兰地，倒满了玻璃杯。

怎么搞的，他原以为自己的骗术很高明，却不料其实早已露了马脚。

他竭力想让自己的心绪镇静下来，可是他镇静不了。他一连喝了两杯白兰地，这时，妻子从浴室出来了。或许是刚刚洗完澡的缘故，她的脸色显得格外的红润，从毛衣的领口，还可以窥望到她洁白的皮肤。

“你们还没睡呀?”妻子一面用毛巾擦着头发，一面向厨房走去，“你不洗澡真的没关系吗?”

“嗳……”

“被褥早已铺好了。”

这几句平日听来十分寻常的对话，今日听起来却仿佛别有含义似的。

“下一个新年，我们全家去哪儿玩玩吧。”修平为了驱除他心头的那种犯罪感，有意这么提议说，“每年，都自己动手做菜过节，也太辛苦了。”

“不过，要是和在静冈的婆婆还有医院的客人一起在家里聚一聚，不也挺愉快的吗?”妻子说。

“我们今年能不能也出去玩玩呢?”

“那么，就同静冈的婆婆一起，去旅馆住几天吧。”

弘美听着听着，也发表了她的看法：

“最好还是初二、初三就离开东京，去外面好好玩上

几天。”

修平一听她故意说初二、初三去玩，便一下子站了起来：

“好了，去睡吧。”

他上了趟厕所，又从书房拿了安眠药以及围棋书，走进了卧室。

卧室里照例还是对着窗口并排铺着两条被褥。修平调了一下台灯的灯光，发现两条被褥之间的确有着一条空隙。回想起来，这条被褥之间的空隙也已出现了快一年了。起初他还以为是妻子铺被褥时偶然留下的，现在才发觉无疑是妻子有意铺成这样的。

这一条缝也是有时宽一些，有时又窄一些，每天都在变化。空隙最宽的那次，是妻子在机场撞上叶子的那个晚上。那天被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50英寸，就是盖被中间也留出了一条空隙。自那个晚上以来，有好长一段时间那条空隙都是那么宽，临到夏末的时候，被褥才渐渐靠拢起来。现在从上面望一眼，根本就看不见被褥之间的距离了。

修平脱下睡袍，慢慢钻进了被窝。他从冷冰冰的被单上将腿往妻子的被子那边伸去：他发现两条被褥的一端靠得很紧，而中间还是有一条小缝。这条小缝大概有10英寸那么宽，脚一伸过去，就能感觉到粗糙的榻榻咪，再往前伸一下，便碰到妻子的被褥了。

自从空隙出现以来，眼下或许是它最窄的时候了。

修平将自己的腿搁在榻榻咪的空隙上，回忆着弘美说过的话：“妈妈说爸爸今天是去约会了。”

如果妻子事先知道了他与叶子的约会，那么这条缩小了

的空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她无心再过问那些事情了，还是她允许他只有纯粹的性关系的那种外遇了？

修平在暗淡的灯光下反复思忖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从年底至新年初，就象天气预报说的那样，一连几天都是晴好的天气。

修平30号出去打了一次高尔夫球，大年夜和元旦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修平记得小的时候，他觉得元旦那天的父亲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正是在这天早上，全家都要整整齐齐地穿上有家徽的和服，向神龛供酒，在佛坛前合掌而跪。全家人跟着父亲，模仿着他的一举一动，向神灵祖先祈求新年的和平幸福。随后，全家所有成员都一个挨一个地向父亲拜年：

"祝您新年万事如意！这一年内，还望您多多关照。"

相应地，父亲也慢慢地向每个人点头回礼。

孩提时候，修平还一直担心自己不能流畅地说出新年祝词来；到了上大学，他便开始反感起父亲的那一套夸张的做法了。只是出于多年的习惯，他也感到好象不经历那一番仪式，便不能算是过年似的。

与那个时代相比，现在速见家的新年可真是简单多了。

首先，速见家没有神龛。要在公寓里找个安放神龛的地方的确比较困难。何况，佛坛也只有静冈的哥哥家才有。既然没有了向神灵供酒、参拜的场所，也就难怪他们家没有那一套仪式了。

另外，他们家总共也不过三口人，再要一本正经地穿上有家徽的和服，让母女俩向修平致新年贺词，也太小题大作

了。

因而在速见家，照例只有在元旦的早餐之前，妻女两人才向修平问候一句“祝您新年快乐”，于是修平也答复一句“新年好”，如此而已。祝贺新年的时候，由于大家都穿着睡袍，又是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所以远远没有修平小时候的那种过年气氛。

如此一来，父亲的威信也就自然下降了。修平早就认为：为了恢复父权，家家户户必须首先设立神龛，广濑对此也深有同感。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修平还是广濑，家里都没有设神龛。一旦他们真搞起这一套来，大概也会被当作迂腐的对象来嘲笑；此外，仅仅靠设一个神龛来挽回父亲的威信，也显得太没有气魄了。

更何况过新年时，总有妻子为他斟酒，他再递给女儿一包压岁钱，听她说一声“爸爸，新年还望您多多关照”什么的，还是能有一种新年伊始的感觉。

大年初一的下午，女儿弘美和小朋友一起去神庙谒拜。修平几杯酒下肚以后，也就懒得再往外跑了。于是，元旦这天，他就在家里收看贺年片，同时自己也补发了几份贺年片，剩下的时间，就全泡在看电视上了。

傍晚时分，因为女儿说好了要晚回来，于是修平就和妻子两人一起就着过节的菜对饮起来。屋里的气氛安静得令人觉得有些无聊，喝着喝着，修平举起酒壶，想给妻子斟酒。

“怎么了？”妻子见他突然想起为自己斟酒，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了酒杯。

“总觉得没有过年的气氛似的。”从前，只要临近过年

了，修平心里总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这 10 年以来，他对过年的感觉是一年淡似一年了。他问妻子：

“你今年多大了？”

“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

“不，算虚岁的话呢？”

“不是比您小 7 岁吗？”

“是吗，那么是 41 了。”

“真让人讨厌……”妻子喝了酒后，两颊绯红，显出少女似的满脸害羞的神色。

“要论虚岁的话，我也眼看着就到 50 了。”修平说。

“不过，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吧？”

“啊……”修平正想点头，忽然感到妻子话中有话，便轻轻地回了她一句，“还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您这是奉承话吧。”

“我真是这么想的。”

听到修平这么明明白白地说起她的好话来，妻子很不好意思地将视线挪开了。

回想一下，他们结婚至今的十几年的确是一段坎坷不平的岁月。尤其是去年，他们由于彼此都发现了对方有外遇，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然而今天一看，在元旦的晚上，还是他们夫妇俩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干杯。在“外遇事件”爆发的当天，他原以为他们夫妻已经走到尽头了；可是到了现在，他却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回想起那些事情，仿佛那已经成了十分遥远的回忆了。是因为他们俩都忘性大，还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节操？或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让那件事伤了感情，而依然互相信赖着？反

正，无论如何，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可以这样延续下去，而且中间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隔膜。

“真是奇怪呀！”修平感叹道。

“什么奇怪？”

“我是说咱俩啊。”

“那倒也是真是的。”妻子似乎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吃吃地笑了。

“明天，咱们也去神社参拜吧？”修平感到自己与妻子的心情实在太合拍了，不由又有些惴惴不安起来，便赶忙岔开了话题，“去哪儿呢？”

“就去附近的神社吧。”

“那么，去冰川神社怎么样？”虽说他不是名人，但是与妻子一同悠闲地出去溜达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找一个人少一些的地方。

“可是，明天傍晚您不是要出去吗？”

听妻子这么一说，他突然想到了与叶子的约会，心里一惊，但很快又装作平静的样子回答说：

“医院的那些同事，我让他们初三再来吧。”

“明天晚上，静冈的哥哥他们可要过来啊。”

“我尽早回来吧。”修平干完一杯酒，又转变了话题，“弘美怎么还不回来？”

”她说了要去朋友家的。”

而对着妻子，修平心里虽然说不上紧张，可还是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终于适可而止地吃完饭，进了浴室。接着，他又看了会儿电视，这一天就过去了。

元旦之夜的梦通常被叫做“初梦”。修平这晚上似乎是做了初梦了，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已全然记不清自己梦见的究竟是什么了。

“梦见富士山是很吉利的吧？”女儿弘美听了小朋友的话，在临睡前便祈祷着能梦见富士山，结果她果真如愿以偿，所以一起来就喜气洋洋的，“看来我今年要交好运了。”

女儿居然寄希望于梦神的保佑，修平觉得有些可笑。他想：这恐怕是因为她太年轻了。

修平的早饭吃得比较晚，他喝了两壶酒，吃了一碗年糕汤。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看电视。一开始是与家人一起看滑稽节目，后来又看了一会儿围棋赛和高尔夫球赛。

一天到晚泡在喝酒和看电视上，修平感到自己渐渐都有些发福的趋势了，幸好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了几天。

上午就那么过去了。下午到了两点钟光景，修平招呼妻子说：

“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去神社吧。”

“真的去呀？”看来妻子以为他昨天说的话只是在开玩笑，“就和我一起去，这样行吗？”

“当然行了，为什么不呢？”

妻子不再答话，又问弘美去不去。弘美说她昨天已去过神社，今天就不再去了：

“还是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好好地出去约会一次吧。”

“不过，就在附近的神社呀。”

“到那种地方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倒不如去明治神宫或成田山看看呢。”近来，女儿竭力想劝说父母一起出去走

走。不知道这是由于她自己长大了，不愿意老跟父母待在一起了呢，还是由于她表面上满不在乎的，其实心里却很为父母的事情担心？

去冰川神社，只要坐两站电车，再走不过5分钟的路就到了。

待在家里的时候，看到外面阳光明媚，一派暖融融的样子。谁知出门以后，外面的风竟相当地冷，并且寒风中还时而飘来一阵阵的薄雪片。

修平在茄克衫外面套了一件大衣，妻子穿着一件毛皮短大衣。

“这些纷纷扬扬的雪片，也叫风花吧？”妻子问。

“嗯，尽是些飘忽不定的东西。”

夫妻俩并肩向前走着。这时，修平意识到他们俩已经好久不曾在一起这么散步了。尤其是这一年以来，他感觉到妻子有些行迹可疑，便更是难得有与她一起出来走走的心情了。

可说实在的，他也无法肯定妻子是否在与别的男人私通。不过，既然他妻子是那么聪明，那么她即使有情人，也肯定是在巧妙的掩饰下，悄悄地与情人交往。

而眼下，修平已经不想再去考虑有关妻子是否有外遇的事情了。

对于见异思迁这种事情，真要硬心压抑一下，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好结果。如果早知道自己能安于压抑状态，那么就谁也不会去受那番辛苦了。常常是明知自己闯了禁区，可还是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对于这方面的心理，修平自己最清楚不过了。

归根结蒂，当事者与情人的关系究竟亲密到何种程度，全看他自己的控制能力了。

对此，修平完全相信妻子的控制能力。这也正是他之所以现在对妻子这么放心的理由。

近几个月来，妻子对修平的态度显得格外温柔体贴，这不是因为她是他妻子，而是因为她信赖他。这从她的举手投足间都可以反映出来。她对修平的关心流露得相当自然，没有丝毫勉强的痕迹，这使得修平有一天在无意间忽然感觉到自己与妻子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心心相印的东西。

“下回，我们找个地方吃河豚去吧。你还没吃过吧？”修平提议道。

“您请客吗？”

“在向岛，虽说那地方稍微远了点，不过那儿有一家菜很好吃的海鲜店。”

妻子没有表示她是去或是不去，然而修平明白：只要她有空，她是会和他一起去的。

前方出现了一个交通信号灯，走过这个信号灯，可以看到马路左边有一座古老的鸟居。*

原以为都已是初二了，前来神社参拜的人应该不多了，不料神社里竟还是挤满了人，来人中还有不少是穿着和服的姑娘。

修平与妻子穿过人群，两人并排来到了拜殿面前。

拜殿前照例也是热闹非凡，修平夫妇先捐了香资，然后便合掌而立。

---

* 鸟居：日本神社的门，类似牌坊。——译注

“托神的福，去年全家得以平安地度日。今年还望神灵保佑全家的康乐安宁！”

修平一面做着礼拜，一面在心里默默地这么祷告着。待他抬起身来，看到妻子仍然闭着双眼，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着，于是修平又一次低下头去，合掌祈祷：

“还有一件事情说起来或许是我的自私，可是也望神灵保佑我与叶子的关系顺畅无阻……”修平默念至此，喘了一口气，又一次合掌补充了一句，“再过一两年，我一定和她断绝关系……”

他又抬起头来时，看见妻子正好也仰起脸来。

这一瞬，妻子轻轻微笑了一下，于是修平也随着苦笑了一下：

“走吧。”

妻子点点头，他们一起下了拜殿的台阶。

右边的事务所前面搁着一个神签箱，箱子周围已形成了一圈人墙。

“抽一根试试吧！”

听到修平的建议，妻子从钱包里取出钱来。

尽管修平并不相信这类玩意儿，然而他在抽签的时候心里还是微微有些紧张。

抽完签，两人一起走到一颗枯瘦的梅树底下，打开神签一看：修平的是“凶”签，妻子的却是“大吉”签。

“看来，今年是有什么好事情在等着我了。”妻子两眼闪着光，十分快活地说着，便过来看修平的。看到修平的签后，她不由轻轻说了一句：“怎么会有‘凶’签的呢？”

修平对此也感到有些意外，他赶紧又瞄了一眼“所期待

的人"这一栏，只见上面写着："只要别去晚了，就能见到所期待的人。"

"不过也就是碰巧抓了一根不常有的签罢了，您也不必认真。"

修平听着妻子的安慰话，同时又透过两根光秃秃的梅树枝，偷偷瞥了一眼挂钟。

现在距约会的5点钟还有一个小时。从这儿出发去的话，时间足够了。

于是两人又随着拥挤的人流往回走，出了鸟居，又到了交通信号灯处。从信号灯再往前走百把米，那儿便是一个车站。

"您坐出租去吗?"妻子问道。

"是啊，就在这儿搭个车吧。"修平一回头，看到岔路口正好有一辆空车过来，"你坐电车回去吗?"

"中途我想去一下自由丘，然后再回家。"

"那么……"修平正要道别，忽然又回过头来，对着妻子。

"有什么事吗?"妻子问他。

"不，也没什么……"

修平对于自己独自去与情人约会很有些内疚，妻子却轻松地冲他点点头：

"您上路吧!"

"好吧……"修平也点了点头，随即又补充了一句，"我一定尽早回来。"

"您也不必着急回来，反正老母亲有我招待。"

修平上了车子，又对着妻子招了招手。妻子正站在漫天

的风花之中，微笑着对他挥着手。

“对不起……”修平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声，又转过身去，对着映在车子后窗玻璃上的妻子的形象，再一次挥了挥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外遇
作者＝（日）渡边淳一著　　庄玮译
页数＝２６３
ＳＳ号＝１１６０６３６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版